

## 傈僳族

傈僳族主要分佈在雲南省西北部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碧江、福貢、貢山，瀘水等縣，其次分佈在麗江、保山、迪慶、德宏、大理、楚雄等州、縣，此外，四川省的西昌、德昌、鹽邊、木里等地，多半與漢族、白族、彝族、納西族交錯雜居，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特點。

據 1982 年的統計數據，傈僳族共有四十八萬零九百六十人，另據 2000 年數據則增為六十三萬四千九百十二人，十八年間人口增加十五萬三千九百五十二人，平均每年人口增加八千五百五十人左右，如果以此類推截至 2010 年底，傈僳族總人口應為七十二萬零四百多人（據悉 2010 年中共曾作全國人口普查，有關統計數字，目前尚未公開列印出售，因無法取得，只能以類推方式毛估）。

傈僳語屬於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彝語語支，以往傈僳人曾使用過兩種文字，一種是音節文字，字體像漢字一字一個音節，約有五百多個字，僅在維西傈僳族自治縣部份地區使用過，另一種是外國傳教士擬制的音素文字，中共建政後，於 1955 年為傈僳族創制了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新文字。

傈僳族為多神信仰，崇拜自然認為日、月、山、川、風、雨、雷、電…等萬物都具靈魂，也都加以膜拜，顯然是泛靈的薩滿信仰，因而祭祀鬼神的活動頗為盛行，有專門從事祭祀工作的人，稱為「厄帕」、「左帕」，類似巫師，厄帕的地位較高，負責祭祀鬼、神、卜卦等活動，在祭祀活動中，往往要宰殺大量牲畜，以為祭祀。

傈僳族基本上是一夫一妻制，家庭由夫妻及未婚子女組成，三代同堂的家庭極為罕見。在財產繼承上，重視幼子，以幼子留守老家，與父母同住，負責贍養父母，所以享有財產繼承權，其餘各子，結婚後都要另立門戶，但都在父母居家附近。傈僳族的婚姻都是奉父母之命而成婚，而且盛行姑舅表婚配，因此流行一句俗語「樹中最大的是杉樹，人中最大的是舅父」按照傈僳族的習俗，女兒婚配之前，要先詢問舅家娶不娶，如舅家不娶，才可以嫁給別家男子。夫妻離婚也由父母作主。此外，在婚俗上，傈僳族還有「轉房」之俗，如一個男子死後，其兄弟都有權要求死者的妻子轉房為自己的妻子。早年也有過一夫多妻的情形，現在已經沒有這種情形了。

傈僳人以玉米為主食，因為長於狩獵，所以肉食比較不缺，同時喝酒的風氣頗盛，節日或婚喪喜慶時，往往縱酒歌，一派歡樂景象。

## 目 錄

再論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	劉學鈞	1
台灣邊政研究現狀與主題 .....	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紀錄	45
追憶廣祿先生 .....	鋒 暉	73
《百二老人語錄・世宗憲皇帝上諭》與相關滿漢文 史料比較研究 .....	蔡名哲	99
海峽兩岸少數民族事務與政策學術研討會側記 .....	張華克	129
六十年來國民政府之藏事措施 .....	劉學鈞	135
少數民族美食簡介（五）一回族食品「羊雜麵」 .....	華 華	145
稿 約 .....		149

## 啟 事

一、本刊 187 期《西洋藥書》《祛毒藥油》譯註一文，作者為蔡名哲，誤植為編輯部，特此更正，並向蔡名哲先生致歉。

二、本協會劉學鈞，最近出版下列二書：

《中亞與中國關係史》

台北知書房出版社，電話：2394-0872

《少數民族史新論 平心靜氣看新疆西藏事件》

台北南天書局，電話：2392-0190

有意閱讀者，請逕向出版處電洽

## 再論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劉學鈞

中國文化大學兼任教授

### 摘要

新疆古稱西域，其早住民族乃是高加索種（即習稱之白種人或印歐語系民族，自西漢武帝伐匈奴奪得河西四郡威服西域後，開始屯田戍邊，自是始有蒙古利亞種（即習稱之黃種人）之漢人進西域，稍早西域三十六國受匈奴之威脅，向之納貢稱臣，而匈奴以僮僕都尉監臨西域，不免有血胤之混融，漢雖屯田戍邊、匈奴與西域雖有血胤之混融，但西域仍以白種人為主，此乃不爭之實，但自六世紀突厥興起後，建立東、西突厥兩大汗國，西突厥汗國擁有古狹義之西域（天山南北）及廣義之西域（今中亞兩河之間地域），黃種人始大量進入西域；大唐帝國雖先後威服東、西突厥兩大汗國，但漢人並未大量進駐西域。清乾隆剿滅準噶爾後，派駐將軍、大臣、都統…等駐紮西域，正式納入版圖，號稱新疆，但並未從內地大量移民新疆，清中葉以至民國時期，政治紊亂邊政不修，而俄羅斯帝國正向東侵城掠地，中亞兩河之間各突厥語系汗國為俄羅斯所占領，俄國更向我新疆西部掠奪大片土地，意欲鯨吞新疆，民國時期中央無力，新疆落入軍閥控制，而西方帝國主義者，則製造「雙泛主義」意圖使新疆脫離中國，中共建政後，在新疆成立「生產建設兵團」，傳承歷史屯田戍邊措施，成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寓防衛邊疆於生產建設，有其歷史傳承，現實需要以及防微杜漸之三層意義，前此筆者曾撰有《從屯田戍邊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一文，刊載《中國邊政》第 176 期（2008 年 12 月出刊），但

言有未盡，特再作此文用紓所見。

**關鍵字：**屯田戍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 壹、新疆簡史

新疆古稱西域，從中外史料所載，其早住民族乃高加索種之各民族，也即習稱之白種人<sup>1</sup>，白種人之東進及於河西，月氏、烏孫、大夏曾立國於今甘肅省黃河以西之地<sup>2</sup>，此乃史實，既無需更不必加以掩飾<sup>3</sup>，如 1980 年之考古調查，在羅布泊西邊、孔雀河北岸、鐵板河北岸二公里處之土阜中掘得一座古墓，發掘一具女性乾屍，此後日本人稱之為「樓蘭美女」，其面貌經電腦技術復原後，具有完全之白種人特徵，茲將乾屍及電腦技術復原後之圖像附列如下，以證其確為白種人無疑<sup>4</sup>，原乾屍經碳 14 測定，距今 3800~4000 年左右<sup>5</sup>，因此我們可以斷言，在匈奴力量進入西域（新疆）之前，西域甚至今甘肅省黃河以西地區，都是白種人聚居的天下，這是歷史事實既無需更不能隱諱，至於「東突」份子宣稱新疆自古以來就是突厥民族聚居生存的空間，實屬無稽之談。

---

<sup>1</sup> 世界人種可分為：高加索種（Caucasian）、蒙古利亞種（Mongoloid）、尼革羅種（Negroes）及澳斯特諾德（Australoid）也即習稱之白、黃、黑及混合人種。

<sup>2</sup> 此部分可參看《史記·大宛傳》、《漢書·西域傳》、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余太山《塞種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等書，其中大夏初在甘肅黃河之西，後遷往阿姆河之南，仍以大夏稱之，諸多學者《上引各書》認為大夏乃吐火羅之音譯，其為高加索種人無疑。

<sup>3</sup> 中國甘肅黃河以西以至西域，在先秦時代，均為高加索種人所分布地區，可參看註 2 所引各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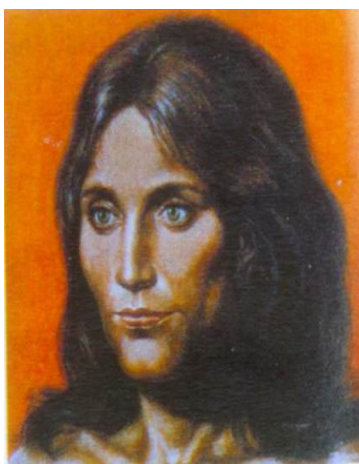
<sup>4</sup> 圖一係採自 2011 年 2 月 17 日台北《聯合報》A15 版；圖二採自丁曉命編著《樓蘭故城》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頁 5；圖三採自月明日《神秘消失的古國》河南鄭州中原農民出版社，頁 92，宣稱此電腦技術復原圖像係「中國刑警學院首席教授趙成文還原的樓蘭美女」。

<sup>5</sup> 穆舜英《千古之謎樓蘭》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23，稱距今 3800 年，《樓蘭故城》一書頁 5 及《神秘消失的古國》頁 92，均稱距今 4000 年。





圖一



圖二



圖三

及至西元前 177~176 年（西漢文帝劉恒前元三~四年），匈奴冒頓單于擊月氏，月氏不敵，西走今伊犁河、楚河一帶，烏孫也隨之而西，西域遂被匈奴所控制，當時匈奴冒頓單于躊躇志滿曾致書漢廷稱：

「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今以少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以滅夷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應為三十六國之誤）皆已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sup>6</sup>

從此河西走廊納入匈奴右賢王管轄之地，而西域各綠洲國家<sup>7</sup>也成為匈奴的藩屬，向匈奴納貢稱臣，成為匈奴後勤補給基地，也從此黃種人血胤開始注入西域，此也為中外所共認之史實。

其後西漢武帝一改之前對匈奴和親、厚遺作法，主動出擊匈奴，雖曾多次獲勝，但總不能徹底解決匈奴經整補後，又南下掠奪的問題，幾經研究，認為要徹底解決匈奴問題，必須「斷匈奴右臂」，所謂「斷匈奴右臂」就是要切斷匈奴與西域各綠洲國家的關係，也即不讓匈奴從西域獲得

<sup>6</sup> 《漢書·匈奴傳》

<sup>7</sup> 漢時西域多指天山南路之塔里木盆地，此一盆地中央為塔克拉馬干沙漠，僅有盆地南北兩緣有若干綠洲，可以居人，但面積不大，人口不多，雖稱國家，但實力不強及齡役男，多則萬餘，少則千餘，稱為國家頗不相宜，惟史傳所載如此，故以綠洲國家稱之，蓋「國」之本意為一塊地域。

補給，這種大戰略思維，凸顯西域對中國安危的重要性，於是乃有派張騫出使大月氏之舉，雖未能與大月氏結盟共擊匈奴，但卻與烏孫聯姻，初以江都王劉建之女爲細君公主，嫁烏孫昆莫<sup>8</sup>獵驕靡，烏孫王獵驕靡以之爲右夫人，其左夫人爲匈奴單于之女，可見初期烏孫雖與漢和親，但其與匈奴之關係仍極密切，北方草原民族尙左，細君公主只能成爲右夫人，但漢朝爲貫徹其斷匈奴右臂之目的，對此並不爲意，惟細君公主已遠嫁異域，語言不通、飲食不同、習俗各異，極難適應，兼以昆莫獵驕靡年事已高，細君公主時感悲傷，乃作歌曰：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  
遠托異國兮烏孫王；  
穹廬爲室兮旃爲牆，  
以肉爲食兮酪爲漿；  
常思漢土兮心內傷，  
願爲黃鵠兮歸故鄉。」

藉這首歌細君公主訴說了心中的感傷，這首歌也訴說了中原漢人與高加索種的烏孫人有了姻婭之誼，不久細君公主可能因憂傷過度兼以水土不服，在烏孫只四、五年就因病而死，漢朝爲貫徹消滅匈奴的決心，再以楚王劉戊之女爲解憂公主，嫁烏孫昆莫岑陬軍須靡（爲獵驕靡之孫），此時約爲西元前 101 年，這次聯姻達成與烏孫結盟的目的，漢人血胤再度滲入烏孫，解憂公主既識大體又富政治手腕，終使烏孫與漢朝聯兵，東西夾擊匈奴，獲得大勝，「（匈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sup>9</sup>，匈奴從此無法再支配西域，代之的是「漢之號令班西域（班同頒）」<sup>10</sup>西域進入漢朝控制之下。

從此西域各綠洲國家與漢朝有相當密切的往來，但是西域、長安之間

<sup>8</sup> 烏孫稱元首爲昆莫，如同中原稱君王爲皇帝、匈奴稱單于、埃及稱法老，後代柔然、突厥、回紇、契丹、女真、蒙古稱可汗、吐蕃（讀若土伯，即今西藏）稱贊普。

<sup>9</sup> 《漢書·匈奴傳下》

<sup>10</sup> 《漢書·鄭吉傳》

路途遙遠，雙方使者長途跋涉攜帶糧秣極為困難，同時又要防止匈奴死灰復燃，因此在西域適當地點屯田墾地，除供應駐防西域軍隊糧食外，也供應往返使者、商賈的需要，之後漢朝在西域設置都護，正式號令西域各綠洲國家，可惜漢人是一個安土重遷的民族，並沒有大量漢人遷居西域，縱或如此，這些屯田戍邊的漢朝兵士，最後都融入西域高加索種人之中。

這時（指西漢設置西域都護）西域能否算是西漢的領土，這是一個很有爭議的議題，一般漢文史料或著作，幾乎一面倒的認為在西域設置都護府，就等於將西域納入大漢版圖，然而事實是否如此，則有很大的討論空間，現在不妨先看看西域都護府的組織架構，判斷是否西漢統治西域的機構，按西漢宣帝劉詢神爵二年（西元前 60 年）始設西域都護府，負責處理漢朝在西域的軍政事務，府治烏壘城，其地約當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輪台縣東 61 公里處之策大雅鄉，以鄭吉為首任都護，被封為安遠侯，據《漢書·鄭吉傳》所載其職責為：

「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

另據《漢書·西域傳》所載其任務為：

「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揖，安揖之；可擊，擊之。」

從《鄭吉傳》所載漢西域都護的地位只在「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並不像一個地方長官，具有處理地行政，辦理司法案件、徵收稅賦，任命官吏之權，如果說設置西域都護府，就等於將西域納入版圖，似乎過於勉強。如從《西域傳》所載都護的任務只是「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揖，安揖之；可擊，擊之。」顯然只是漢朝派駐西域的一個軍事單位，負責監督烏孫、康居（在今中亞薩馬爾罕一帶及更北之地，與後之康國名雖相似，實則不同）諸外國，將其動靜上報朝廷，如果可以安撫的，就近安撫之；如有必勝把握的話，就剿擊之。這只是漢朝在西域派駐一個具嚇阻力量的軍事單位，很難解釋成漢朝統治了西域。以往著書立說者本諸維護國家「光榮」的歷史，都說成漢朝統一了西域，儘管西方史家說過：歷史教育本是愛國教育。但如過於背離史實，雖愛國仍不可取。

雖則如此，但是仍然可以確定的是：漢朝以其強大的國力，威服西域各綠洲國家，使她們都向漢朝俯首稱臣，只是中原王朝一向以天朝自居，自誇物富民豐，從不向四周弱小國家搜刮財物，這與後代西方帝國主義對待殖民地，純然以掠奪物資、販賣人口者，絕不相同。吾人似乎可以確認西域綠洲國家在西元前一世紀，漢朝設置西域都護府時（西元前 60 年），西域各國懾於漢朝的兵威，成為漢朝的藩屬國，而不宜宣稱漢朝已將西域各國納入版圖。

西域各綠洲國家雖然向西漢俯首稱臣，可是並未喪失其為獨立政權的地位，依然有自己的國王、自己的統治機構，以及各級官吏，當然不能指其國亡而併入中國，只是這些向漢朝俯首稱臣的西域國家接受漢朝所給的冊封任命，佩帶西漢朝廷所頒發的印綬而已，對內仍然是一國之君，且在國內設置各級官吏，其情形如下：

「最凡國五十（西域僅三十六國，西漢哀帝劉欣、平帝劉衍時，西元前 6 年至西元 5 年，分裂為五十餘國，事見《後漢書·西域傳》），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長千長、都尉、當戶、將、相至侯、王」<sup>11</sup>

這裡所謂「國五十」是指接受漢朝冊封任命、佩帶漢朝所頒印綬而言，跟離漢朝較遠的國家如大月氏（已遷到今阿姆河流域）、安息、罽賓、烏弋等並未向漢朝俯首聽命，不在「國五十」之內。因此我們只能說漢朝力量強盛足以壓制匈奴時，西域各國一時都成為漢朝的藩屬國，只要漢朝力量衰微，匈奴力量立刻進入西域，而西域各國也即刻見風轉舵改向匈奴納貢稱臣，這是客觀形勢然（綠洲地方狹小，人口不多），整個廣狹義的西域（狹義西域僅指新疆，廣義西域則兼指今日中亞錫爾河、阿姆河地區）各綠洲國家，都具有這種見風轉舵的特質，近人王國維（觀堂）氏對此種情形有極深刻之描述，王氏稱：

「西域人民，以國居東西之沖，數被侵略，亦遂專心職業，不復措意政治之事，是故希臘來則臣希臘，大夏月氏來則臣大夏月氏，嚙唃來則臣嚙唃，九姓昭武來則臣九姓昭武，突

<sup>11</sup> 《漢書·西域傳下》

厥來則臣突厥，大食來則臣大食。雖屢易其主，而人民之營其生活也如故。當時統治者與被治者間，言語風俗，固有不同，而統治一級，人數較少，或武力雖優而文化較劣，狎居既久，往往與被治者相融合，故此土之言語風俗，非統治者之言語風俗，實被治者之言語風俗也。

然則論西胡之事，當分別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二級觀之，否則鮮不窒閼矣。」<sup>12</sup>

王氏此種對西域民族性（其時均為白種人）之描述，可說是入木三分一針見血，因此國人對兩漢時西域之記載，稱其為中國之藩屬則可，堅稱兩漢疆域包括西域（今新疆）則有商榷之空間。

兩漢之後，中原陷入三國分立之局面，自是無力經營西域，司馬晉短暫統一中國，對西域仍沿襲兩漢懷柔，封賞政策，但其實力去兩漢甚遠，所以不可能派出都護戍守西域，只是在西晉季世，前涼政權創建者張駿<sup>13</sup>，曾發兵西征，佔領高昌地區（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設立高昌郡，前涼雖然只是地方性政權，但卻真正統治了西域東部的高昌，由於高昌郡的設立，為前涼經營西域提供了前進基地，西元 345 年（前涼張駿建興 22 年），據《資治通鑑》卷 101 載張駿在這一年「使其將楊宣率眾越流沙，伐龜茲、鄯善。于是西域并降。」《通鑑》說「于是西域并降」，未免失之誇大，按龜茲、鄯善都在北道的東部，縱然前涼楊宣獲勝，西域南道各國未必「并降」，但無論如何前涼張駿倒確實統治了今新疆東部地區，此與兩漢純以軍事力量（都護、戊己校尉）鎮懾西域，有絕大的不同，這時新疆東部是中國領土，是絕對站的住，因為前涼在高昌設置了與內地相同的郡、縣、鄉、里的地方行政組織，雖然仍設有戊己校尉，可是這個戊己校尉只管軍務，不得過問民政。民政歸高昌郡管。據《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所載，前涼張駿、張天錫曾多次任命相關人員到

<sup>12</sup> 王國維《觀堂集林·西胡考·續西胡考》台北河洛出版社，1975 年，頁 606~620；按此早在 1959 年，北京中華書局即出版。

<sup>13</sup> 關於張駿建立前涼政權及前涼史事，可參看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台北中華書局，1974 年，另《晉書·張駿傳》；趙向群《五涼史探》甘肅人民出版社，1996 年等書均有參考價值。

高昌擔任西域校尉、伊吾都尉等官吏<sup>14</sup>，足證高昌為前涼領土無疑。

此外，前秦（西元 351~394 年）苻堅也設立高昌郡，並於其建元十二年（西元 376 年）九月命楊翰為高昌太守<sup>15</sup>，同年同月又在龜茲設置西域校尉府，可見前秦確實統治過今新疆東部，及至西元 382 年（苻堅建元十八年）命氐族大將呂光率八萬大軍出征西域，苻堅之所以要出征西域，實是受到鄯善王休密馱、車師前部王彌賓到長安遊說苻堅出兵討伐西域<sup>16</sup>，而鄯善王、車師後部王之所以慫恿苻堅出討西域，實欲藉前秦大軍削弱西域各綠洲國家力量，以便各自獨霸西域南、北道（車師後部為北道，鄯善為南道），專享中西貿易之利益<sup>17</sup>，而苻堅也有好大喜功之心，遂派心腹大將氐族呂光率大軍討伐西域，呂光於西元 383 年正月出發，由鄯善、車師後部二王作嚮導，幾經征戰終於威服西域各國，一一降於呂光，呂光原擬留在西域建立政權，但其所統部隊家眷都在中原，堅決不肯留在西域，呂光只得率軍東歸，設若當年呂光及其部隊確定留在西域建立漢魏式政權，則苻堅淝水戰敗後，北方又陷於大亂，必然有會有相當數量之中原各族人士出嘉峪關投奔呂光，蓋稍早因中原喪亂，許多中原人士舉家挈族出山海關投奔鮮卑慕容部，設若中原各族人民西去投靠呂光，則西域情勢將完改觀，不會有什麼民族問題。

鮮卑拓跋氏北魏統一北方，而與東晉及南朝宋、齊對峙，是為南北朝，起初北魏無意經營西域，但為防止柔然利用西域為後勤補給基地，於是派萬度歸率軍攻滅鄯善、焉耆，並在當地留軍駐守，實行屯田，等於將此二地視同北魏領土。南北朝之後，隋唐繼立，隋祚短暫，其季世突厥逞強於中國北方，隋末群雄併起，紛紛向突厥俯首稱臣，突厥汗國建立之初，即仿高車之例，兄弟分別建東、西突厥汗國，西突厥汗國擁有今新疆及中亞兩河流域之地，聲勢之壯，較諸匈奴盛時猶有過之，建立唐朝之李

<sup>14</sup> 崔鴻《十六國春秋》原書早已亡佚，今本係後人據《晉書·載記》等史料輯錄而成。文中稱任命官吏如「張碩仕（張）天賜為西域校尉。」「張植仕（張）駿為西域校尉。」張駿議開墾石田，參軍索孚諫不可行，張駿怒「出（索）孚為伊吾（今新疆哈密地區伊吾縣）都尉。」

<sup>15</sup> 《資治通鑑》卷 104，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

<sup>16</sup> 鄯善王休密馱，車師後部王彌到長安遊說苻堅進擊西域一事，見釋慧皎《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頁 49。

<sup>17</sup> 劉學鈞《中亞與中國關係史》台北知書房出版社，2010 年，頁 76~77。

淵在起事之初，也曾向東突厥始畢可汗俯首稱臣<sup>18</sup>，然而不旋踵唐太宗貞觀三年（西元 629 年）派李靖等率大軍討伐東突厥，大勝並活捉頡利可汗（始畢已死），東突厥滅亡，次年（630 年），唐太宗命涼州都督李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招撫西突厥在西域的屬國，同年九月，伊吾城主石萬年率所屬七城降於唐，唐朝在伊吾設置西伊州，其成為唐帝國版圖。二年後（632 年）十一月，西突厥所屬契苾部酋長契苾何力（614~677 年）及其母姑臧夫人，率所部六千餘帳自熱海（今新疆之西伊塞克湖）至沙州（今甘肅敦煌）降於唐，唐廷將之安置於甘州（今甘肅張掖）、涼州（今甘肅武威）一帶，可見西突厥汗國所屬已有凜於大唐之威望，而有意附唐。

西元 640 年（唐太宗貞觀 14 年）滅鞠文泰之高昌國<sup>19</sup>，將之設置為西昌州及安西都護府；之後唐朝積極經營西域，至高宗李治（650~683 年在位）顯慶三年（658 年），唐朝攻滅西突厥汗國，整個西域（新疆）及中亞都為唐朝所掌控，唐朝在今哈密市設伊州，在高昌設西州，在今吉木薩爾一帶設庭州；地方建置與內地相同，稱西域為唐朝領土，應屬無訛；此外，唐朝在西域設安西都護府（治龜茲），統于闐、碎葉（在伊塞克湖西，今吉爾吉斯之托克馬克一帶）、疏勒，號稱安西四鎮<sup>20</sup>，新疆納入唐朝版圖，乃是無可爭議之事實。

只是唐玄宗李隆基（712~756 年在位）晚年有安史之亂，長安、洛陽尚且失守，西域自是失去控制，西域一度落入吐蕃之手，其後五代十國中原喪亂，更談不上對西域之經營。十世紀中葉，趙匡胤建立宋朝，在建國之初就因先天不足（後晉石敬瑭割燕雲十六州予遼，因此北方要塞盡失），國力有限，既要面對北方之契丹，又要防範西邊之西夏豈有能力經

<sup>18</sup> 唐高祖李淵向突厥俯首稱臣一事，兩《唐書》高祖本紀，均未提及，諒係撰史者（後晉劉昫）為長者諱，但在舊《唐書·李靖傳》中明白寫出：「太宗（李世民）初聞（李）靖破頡利（為始畢之弟，繼始畢為可汗）大悅，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太上皇（指李淵）以百姓故，稱臣於突厥，朕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此處指突厥）…』（舊《唐書》卷 67，列傳 17，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頁 2480），可見李淵確曾向突厥稱臣。

<sup>19</sup> 唐三藏法師玄奘往天竺取經時，曾經過高昌，受鞠文泰之殷殷接待事見玄奘口述，辯機筆錄之《大唐西域記》季羨林校訂，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

<sup>20</sup> 《新唐書·西域傳·龜茲》

營西域，不過力雖不足，心仍懸之，在北宋太宗趙炅（炅，音窘，976~997 年在位）曾在其太平興國六年（981 年）派王延德，白勛率百多人之使團出使高昌，此時高昌爲回鶻所控制<sup>21</sup>，王延德受到回鶻汗之盛情款待，985 年王延德返回汴京（今河南開封）後，曾撰有《西州使程記》，也稱《高昌行紀》。北宋對西域只是出於溫情聯絡而已，說經營西域，則失之沉重，西域各國對北宋之溫情召喚，也本諸來而不往非禮也的態度，曾派使者到北宋，這只是禮相往來，可是漢文史料總是稱之爲「遣使貢方物」，如：

「建隆三年（962 年，建隆係趙匡胤第一個年號），西州回鶻阿都督等四十二人，以方物來貢。乾德三年（965 年，亦趙匡胤年號）十一月，西州回鶻可汗遣僧淵法獻佛牙（可見在十世紀下半葉，西州回鶻尚崇信佛教）、琉璃器、琥珀盞。太平興國六年，其王始稱西州外甥獅子王阿爾斯蘭汗（按阿爾斯蘭，回鶻語之意即爲獅子），遣都督麥索溫來獻。太平興國八年，高昌使百餘人，隨王延德來謝恩。景德元年（1004 年，宋真宗趙恒年號），遣使金延福來貢，……」<sup>22</sup>

像這樣記載，雖然滿足了一些漢人的虛榮心，但與史實卻有相當出入，試想當時高昌與北宋之間，有個力量不弱的黨項人所建的西夏橫亙其間，西州回鶻並無必要向北宋稱臣納貢，因此說進貢，不免有些自我膨脹。至於南宋，力量更弱，自顧不暇，遑論經營西域。

就在北、南宋之交時，契丹族所建立之遼，被女真族所建之金滅亡，並於西元 1125 年，俘獲遼末帝耶律延禧，遼朝滅亡；但在此前一年有遼宗室耶律大石者，率少許兵馬，北入大漠，召集故遼所屬各部落得萬餘

<sup>21</sup> 按回鶻原作回紇，即今之維吾爾，原在漠北建有回紇汗國，與唐朝關係良好，曾多次迎娶唐廷公主；安史之亂時，曾出兵協助唐朝收復兩京，可稱有功于唐，至西元 840 年，被黠戛斯汗國（今吉爾吉斯，在中國境內者稱柯爾克孜）所擊破，部落離散，一部分流亡甘州，稱甘州回紇，一部分進入高昌，稱高昌回紇或西州回紇，建立喀拉罕汗國者或出於此部，見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年。西域或新疆之有回紇（維吾爾）實始於 840 年之後，今「東突」分子宣稱新疆自古即爲突（厥）回（紇）民族生息空間，實爲無稽之談。

<sup>22</sup> 《宋史·高昌傳》



人，從此西入高昌，威服高昌，更進入西域，建立政權，都於巴拉沙滾，改稱虎思斡爾朵，西方稱之為喀喇契丹，中文史料則稱之為西遼，盛時統有今新疆全部及中亞河中地區，回紇之喀喇罕汗國、花剌子模都向西遼納貢稱臣，據西方史家稱喀喇契丹宮廷中可能使用漢語及漢文<sup>23</sup>，且《遼史》載有西遼史事，因此西遼史應為中國史之一部分，將漢語作為官方語言在新疆及中亞使用的，是契丹族所建的西遼，而非漢人，此點以往甚少有人提及，但卻極為重要。西遼直接統治今新疆及間接統治今中亞，而漢語又成為西遼之官方語言，因此十二世紀至十三世紀初期，新疆為中國領土，乃是不爭之實。

十三世紀初，蒙古成吉思汗崛起，鐵蹄所踏之處無堅不摧，西遼遂被蒙古所滅，成吉思汗鐵木真將今新疆部分賞封其第三子窩闊臺，建為窩闊臺汗國，屬於蒙古帝國（此乃一般文獻稱成吉思汗所建之政權；但成吉思汗則稱其所建之國家為「蒙兀兒烏魯斯」，而且此一稱謂一直沿用到達延汗、俺答汗，甚至到十五世紀之林丹汗；至於忽必烈建立元朝，乃是針對被統治之漢人、契丹、女真而言，在草原上仍稱「蒙兀兒烏魯斯」，這點以往甚少有人提到<sup>24</sup>），當時蒙古帝國尚未滅金，西夏也尚存在，更談不上統治南宋所轄之地，所以窩闊臺汗國，雖統治有今新疆全境，但未必能證明新疆就是中國領土，未幾窩闊臺入承蒙兀兒烏魯斯大汗，原新疆領地，多被成吉思汗次子察哈臺汗國所吞併，察哈臺汗國主要地盤在中亞河中地區，況且察哈臺汗國與元朝中央關係並不和睦<sup>25</sup>，如果說元朝版圖包括西域、中亞，確有商榷的空間。

明朝建立後，元朝皇帝脫權帖木耳只是退出大都（今北京），元朝並沒有滅亡，仍然在大漠南北發號施令，又五傳，由於被統治的已少有漢

<sup>23</sup> 法·格魯塞《草原帝國》（*L'empire des steppes*）有三種漢譯本，其一為魏英邦所譯，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指俄人巴托爾德稱喀喇契丹宮廷使用漢語，見魏譯本頁186；另藍琪也譯有該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直接稱：「契丹行政機構中使用的語言可能是漢語」，見該書頁213；此外尚有李德謀編譯本，重慶出版社，2006年，李譯本係節譯未提此事。

<sup>24</sup> 元朝每一帝幾乎都有一汗號，如元世祖忽必烈汗號為薛禪可汗、成宗鐵木耳，汗號為完澤篤可汗、武宗海山，汗號為曲律可汗，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汗號為普顏篤可汗……詳見黎東方《細說元朝》台北文星書店，1966年，下冊頁215~216。

<sup>25</sup> 關於蒙古所建四大汗國及其與元朝之關係，可參看劉學鈞《蒼狼白鹿的傳奇民族·蒙古史》，此書即將由台北知書房出版社出版。

人，所以只稱蒙兀兒烏魯斯，同時也只用可汗的名號，因為「元朝」或「皇帝」的稱謂，草原上的蒙古人聽不懂，所以不用，可是漢文史料則記載成：去元國號，改稱韃靼，去元帝號，改稱可汗。這與史實頗有距離。明朝雖然建立，而明成祖朱棣也遷都北京，但有明一代三百年都沒有統治過今長城以北、嘉峪關以西之地，所以說有明一代並未統治過新疆乃是不爭之實。

明朝未曾統治過新疆，新疆地區則落入厄魯特蒙古之準噶爾部之手<sup>26</sup>，準噶爾稱強西域及中亞東部，歷康熙、雍正及乾隆前期都奈何不了準噶爾，直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清廷派大軍進剿準噶爾，經過前後三年，終於滅絕準噶爾，據清代魏源（1794~1857 年）於其所著《聖武記》載有剿滅準噶爾之戰，殺戮極為慘烈，為史上所罕見，計被殺者二十餘萬戶、六十餘萬口<sup>27</sup>，從此將新疆納入大清版圖，並派駐將軍、大臣、都統分駐各重要地點，以為治理<sup>28</sup>，不僅如此，清廷又從東北、察哈爾等地徵調錫伯、索倫、察哈爾等人集體移居新疆，以為駐防，惜乎當時沒有大量從內地征集漢人移民新疆，但無論如何在有清一代，新疆確實是中國領土，何況後來又將新疆設立為行省，在地方制度上，已與內地並無二致。只是清朝對人數眾多的漢人，心存偏見，沒有遷移漢人以實邊的政策，此蓋清廷對漢人心存疑懼，尤其季世甚至心存「寧給外人，不予家奴」的想法，致使新疆民族問題始終無法解決。

民國肇建之後，新疆始終在軍閥控制之下，且自遜清季世以來，西方帝國主義者，英、俄、日諸國無不想染指新疆，至少想將新疆從中國版圖中分裂出去，此蓋西方自拿破崙時代就存有分化、裂解中國之思維，1817 年（清嘉慶二十二年）七月一日，拿破崙在聖赫勒拿島對來訪的英國朝見嘉慶特使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Lord Amherst）說：「中國讓她沉睡，醒

<sup>26</sup> 蒙古有所謂本支、別支之分，凡原非蒙古而後納入蒙古者，稱蒙古別支，又稱厄魯特或作額魯特，明代稱瓦剌或衛刺特，共四部：和碩特、土爾扈特、杜爾伯特及準噶爾；後二部皆姓綽羅斯，以準噶爾牧地在左邊，蒙語讀左為「準噶爾」，遂稱之為準噶爾部。

<sup>27</sup> 魏源《聖武記》台北世界書局，1962 年，卷四，頁 105。

<sup>28</sup> 關於清廷所派駐伊犁、哈密、葉爾羌、阿克蘇、烏什、和闐、喀什、塔爾巴哈台、喀喇沙爾…等地將軍、大臣、幫辦大臣等姓名年表，請參見章伯鋒編《清代各地將軍都統大臣等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

來世界就麻煩了」<sup>29</sup>，因此麻醉、分化、裂解中國，就成為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指導方針，揆諸近二百年來的歷史，西方國家（包含日本）確實以此種思維方式對待中國，只是更巧妙地以民主、人權為包裝而已。

中共建政後，確實統治了新疆，這是不爭之實，1954 年成立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既傳承了屯田戍邊的歷史使命，也符合抵禦外人蠱惑分化的時代需求。

## 貳、新疆的民族

對於上節所述極簡式之新疆歷史，可知自史前至匈奴控制西域時（約在西元前三~二世紀），整個西域乃至東到今甘肅黃河以西地面（即河西走廊）都是白種人生存空間，這部分已為中外學界所公認，甚至進一步確認生息其間之民族，是操吐火羅語<sup>30</sup>。之後匈奴、漢人、柔然、嚙唃、突厥、高車、鮮卑、契丹、高麗、蒙古、錫伯、索倫、滿洲、柯爾克孜、烏孜別克、塔吉克、哈薩克、回紇（維吾爾）……等民族陸續進入西域（今新疆），新疆成為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沒有任何一個族群可以說新疆是他的，試想土地先人類而存在，而且也沒有一個人或一個族群帶一片土地甚帶一把泥沙到這世界來，所以沒有任何民族有資格說這片土地是她的，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論點，試想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前，美洲何曾有白人？今天南、北美洲卻遍地白人，今天美國支持達賴喇嘛反對漢人到西藏的論調，美國何不反躬自省一下，如果印地安人要求白人離開美洲，中國也支持印地安人的論調時，美國將作何反應？

新疆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區，只有到新疆的先後，到新疆之後，都是新疆人，沒有一個民族可以自稱是新疆的主人，因為土地先人類而存在，而且從來沒有一個人或一個民族給新疆帶來寸土尺地，在新疆的每一個民族都是新疆人，無所謂主、客之分。依據較新的資料，2008 年全疆

<sup>29</sup> 1958 年十二月號《時代（TIME）雜誌》曾以此語作為封面用語，另請見佩雷菲特著・王國卿譯《東西大帝國》（下）（醒來的睡獅），台北風時代出版公司，2002 年，頁 700~701，但此書譯為「當中國覺醒時，世界也將為之震撼」。

<sup>30</sup> 關於此一部分可參看法人謝閣蘭、伯希和著，馮承鈞譯《中國西部考古記・吐火羅語考》，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及王欣著《吐火羅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

共有 2130.81 萬人，漢人以外之各民族人口有 1294.5 萬人，占全疆人口 60.8%<sup>31</sup>；換言之漢人占全疆人口 39.2%，也即約有 836.31 萬為漢人，但據稍早另份資料則稱全疆漢人有 828.04 萬多人，約占全疆人口 43.02%，兩者有相當出入<sup>32</sup>兩者相差 3.82%，如以全疆總人口 2130.81 萬人計，其 3.82%約為 81 萬多人，如果分析其原因，有可能是在疆漢人受一胎化之限制，人口增長緩慢，而維吾爾、哈薩克……等少數民族不受一胎化約束，人口增長速度較快，所以七年之間（一為 2010 年資料、一為 2003 年資料）全疆少數民族總超過漢人人口，是否果真如此，仍有待更多官方統計數據比對。

依據《中國新疆歷史與現狀》一書所載；維吾爾族約有 834.56 萬，漢人有 829 萬（該書載全疆總人口為 1,925 萬，漢人以外各民族有 1,096.96 萬，從而推算漢人人數），哈薩克族有 124.5 萬，回族有 83.98 萬，蒙古族有 14.99 萬，柯爾克孜族有 15.88 萬，塔吉克族有 3.95 萬，錫伯族有 3.46 萬，烏孜別克族有 1.21 萬，滿族有 1.95 萬，達斡爾族有 5541 人，塔塔爾族有 4501 人，俄羅斯族有 8935 人，其餘為東鄉、苗、彝、布依、朝鮮…等共有三十四個民族。只是這幾個民族（漢人、維吾爾、哈薩克族、回族、蒙古族、柯爾克孜族、塔吉克族、錫伯族、烏孫別克族、滿族、達斡爾族、塔塔爾族、俄羅斯族）人數加總起來，已經超過全疆總人口 1925 萬人<sup>33</sup>，這些數字頗令人眼花潦亂，很難掌握到底那一組數字較為正確，但是縱然如此，上列各民族人口數字，仍然極具參考價值。茲為明瞭起見，將述各民族人口數字及其分佈地區，以表列方式呈現如下：

<sup>31</sup> 《新疆簡讀》編委會《新疆簡讀》，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2。但據悉 2010 年曾有人口普查，但無法得到最新數據。

<sup>32</sup> 此項數字請參見厲聲主編《中國新疆歷史與現狀》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60。

<sup>33</sup> 經初步加總上列各民族人口已達 2,002.56 萬，何況尚有東鄉、苗、彝、布依、朝鮮……等民族尚未統計在內。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要民族人數及分布地區簡表				
民族	人數	所占%	分布地區	備註
維吾爾	8,345,600	43.35%	全疆多數地區，天山以南喀什、和田、阿克蘇及東疆地區之哈密、吐魯番等地較為集中。	本表資料係依據《中國新疆歷史與現狀》一書
漢人	8,290,000	43.02%	分布北疆各地，南疆較少。	
哈薩克	1,245,000	6.47%	主要分布在哈薩克自治州、木壘哈薩克自治縣及巴里坤哈薩克自治縣。	
回	839,800		遍布天山南北，主要分布在昌吉回族自治州。	
蒙古	149,900		主要聚居於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及和布克賽爾蒙古自治縣。	
柯爾克孜	158,800		其中 80%居住在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	
塔吉克	39,500		其中 60%聚居在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	
錫伯	34,600		大部分聚居在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難城縣、鞏留縣。	
烏孜別克	12,100			
滿族	19,500		散居全疆各地。	
達斡爾族	5,541		主要聚居在塔城、霍城。	
塔塔爾	4,501			
俄羅斯	8,935		天山南北	

從上表可見在新疆人口超過百萬的民族，有維吾爾、漢及哈薩克三族，這三個民族人口已經超過全疆百分之九十，但是沒有一個民族人數占全疆總人口一半，也因此沒有一個稱得上是新疆的主體民族，任何呼喊「新疆屬於我」的民族，不僅昧於歷史，也昧於現實。不過新疆雖然沒有

一個民族稱得上是主體民族，但是新疆卻有很多是跨境民族<sup>34</sup>，跨境民族可分兩方面來說，其一為主體部分在中國境內及其二主體部在中國境外，茲分別就此兩部分加以說明：

### 一、主體在中國新疆境內之跨境民族

中國古以來即是由多民族所共同建構之國家，各民族都會尋找適合其生存發展之地方，或被迫遷離其原有聚居地區，前者如北方草原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因此居無定所；後者如漢人中之客家、閩南人、原均聚居於黃河流域，嗣因諸胡列國時期（即一般所稱之五胡十六國或五胡亂華時代，但筆者認為古往今來並無任何律法規定中國大地必得由漢人統治，如有胡族命王稱帝，則稱之為「亂華」，況且其時並非只有匈奴，羯、鮮卑、氏、羌、五胡，故以諸胡列國稱之較為中性），因中原喪亂，乃舉家挈族南遷閩、粵，形成後日之客家、閩南人；復如西元 840 年（唐文宗李昂開成五年），原在漠北之回紇汗國受黠戛斯汗國所擊破，數十部落紛紛遷離漠北或入河西、或西進高昌，更從高昌遍佈西域乃至中亞；再如清乾隆滅絕準噶爾汗國後，為駐防新疆，以行政命令原聚居東北之錫伯、達斡爾、索倫之泛滿族系各族，以及察哈爾之蒙古族，駐防新疆；另因疆域改變或國內動亂，使原來在新疆之民族，成為跨境民族，茲將主體在中國新疆境內之跨境民族簡析如次：

（一）維吾爾族：西元 840 年漠北回紇汗國被黠戛斯汗國擊破後，四處奔逃，有入高昌者，建立高昌汗國，從而遍佈南疆其中龐特勤一支征服葛邏祿後，建立喀喇罕王朝<sup>35</sup>，統治自今新疆至中亞河中之地，其後由於政治疆域之改變，西喀喇罕王朝之維吾爾族遂融入中亞各民族之中，若究其

<sup>34</sup> 跨境民族或作跨國民族、跨界民族，雖然三個辭稱各有不同界說，但大致都一個民族跨越兩個國家，只是聚居地區有相連或不相連之差異，詳情請見：胡啓望《跨境民族初探》，該文載於馬啓成、白振聲《民族學與民族文化發展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頁 127~128。申旭、劉稚《中國西南與東南亞的跨境民族》，雲南民族出版社，1988 年。戴慶廈《跨境語言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 年，金春子·王健民《中國跨界民族》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 年。鄧敏文《中國多民族文學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 年等書。

<sup>35</sup> 關於喀喇罕王朝之創建者，向來眾說紛云，約略言之有維吾爾說、土庫曼說、樣磨說、葛邏祿說、葛羅祿——樣磨說、處月說、突厥說等不一而足，但以維吾爾（即古之回紇）說，最具說服力，詳見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年，頁 31~50。

源，可視為早期維吾爾跨境民族，十八世紀後半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此近一個半世紀中，由新疆遷往中亞之維吾爾族約有以下五波：

### 1. 十八世紀後半至十九世紀前半

西元 1758 年在南疆有大、小和卓之亂，也就是所謂白帽派、黑帽派之亂，經清廷敕平後，大、小和卓家族及其徒眾逃往中亞。之後 1820 至 1826 年，又有張格爾之亂，經清廷之剿討，雖俘獲張格爾，但其徒眾頗有逃往中亞者。1847 年，南疆又有七和卓之亂，挾持一些人逃往中亞，幾次事件之後，逃往中亞的維吾爾人約有八萬五千人。

### 2. 十九世紀下半葉

西元 1873 年（清穆宗載淳同治十二年），陝甘回亂首領白彥虎，被清軍追剿後，進入新疆，其時正逢阿古柏肆虐新疆。白彥虎入疆後兩股合流，經清廷派兵，終滅阿古柏，白彥虎則裹脅回、維之眾進入中亞，其中大部分為今日所謂「東干」族，但也有若干維吾爾族。

### 3. 1881~1884 年被沙俄強迫遷往中亞之維吾爾族

十九世紀中葉，沙俄占領伊犁北部的七河區，1864 年十月七日（清同治三年九月七日），中國被迫與沙俄簽訂不平等之《中俄勘分西北界約》，其中第五條規定「人隨地歸」，於是在七河流域之維吾爾族人被併入俄境，據《新疆外交報告表》所載，伊犁居民「被脅遷而去者，十之七八」<sup>36</sup>，可見此次被送往中亞者，人數相當多。

### 4. 二十世紀初赴中亞做工之維吾爾族

日俄戰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使沙俄經濟遭受極大損失，於是在中亞鄰近新疆地區播種罌粟，煙苗遍野，幾乎無處無之，無論播種、收割都需要大量人力，於是便向新疆招募漢、維、回各族人民前往中亞種植鴉片。據不完全的資料，當時種植鴉片之土地多達四千六百俄畝（每一俄畝約合 1.09 公頃），可以想見需要多少人力，於是又有不少維吾爾族人遷往中亞。

### 5.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遷入中亞之維吾爾族人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俄兩共發生路線之爭，蘇聯蠱惑新疆維吾爾族

<sup>36</sup> 《新疆外交報告表》新疆外交公署刊印，清宣統二年（1910 年），雜物，頁 23，但此處係轉引自李琪《中亞維吾爾人》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60。

人成立「維吾爾斯坦」組織。1962 年一月至五月，蘇聯駐伊寧領事館副領事曾非法多次接見新疆維、哈各族人民六千多人，進行蠱惑煽動，並在群眾中散發「召喚書」、「邀請信」、「出生證」及「僑民證」等文件，誘使新疆維、哈各族人民遷入中亞<sup>37</sup>，約略估計人數當在萬人以上。

至於有多少維吾爾族人遷徙到中亞五國，無論中亞各國或中共的官方資料，都很難找到較正確的數據，這有其背景，在中亞五國為落實其「國族」政策，對國民有升學、租稅等優待措施，對非國族之國民（如在哈薩克斯坦共和國，非哈薩克族之哈薩克國民），就享受不到這優待措施，因此遷徙中亞各國之維吾爾族，為享受這些優待措施，不得不自我放棄民族身分，而維吾爾族與中亞五國之主體民族，無論在血緣、語言、宗教、生活習俗各方面都無太大差異，因此在中亞各國官方資料中，維吾爾族的人數都非常之少；但在一些非官方統計資料中，如哈薩克斯坦發展研究所所編《政治》月刊，1997 年第四期發布政府機關社會文化發展局顧問 C.巴伊馬加姆扶夫的一篇文章，在提到維吾爾族的人數時，該作者稱：「在哈薩克斯坦集中了生活在獨聯體國家二百萬維吾爾人的 68%」<sup>38</sup>，如依此推算，則在 1997 年之前，在哈薩克之維吾爾族人，應有近一百四十萬之多，而另有六十萬則分散在中亞其他四國或其他獨聯體國家中。至於中共官方或學術論著中所呈現遷徙中亞之維吾爾族人數，更是分歧不一，如張興堂在其所著《跨界民族與我國周邊外交》一書指稱在哈薩克斯坦之維吾爾族約有 185,000 人<sup>39</sup>；薛克翹、趙常慶主編之《簡明南亞中亞百科全書》則指 1999 年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有維吾爾族 210300 人（該由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於 2004 年出版，頁 725）；吳宏偉《中亞人口問題研究》指稱在哈薩克斯坦有維吾爾人 185,000 人（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40）。可見維吾爾族有多少遷徙中亞，是一個有待釐清的問題，中共官方或私家著作，有其不願觸及的一批遷移中亞（以哈薩克為主）的維吾爾族，這一批為數頗多的維吾爾族集體遷往中亞哈薩克有其政治背

<sup>37</sup> 有關此五波維吾爾族人遷入中亞詳情，均係摘李琪《中亞維吾爾人》一書，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36~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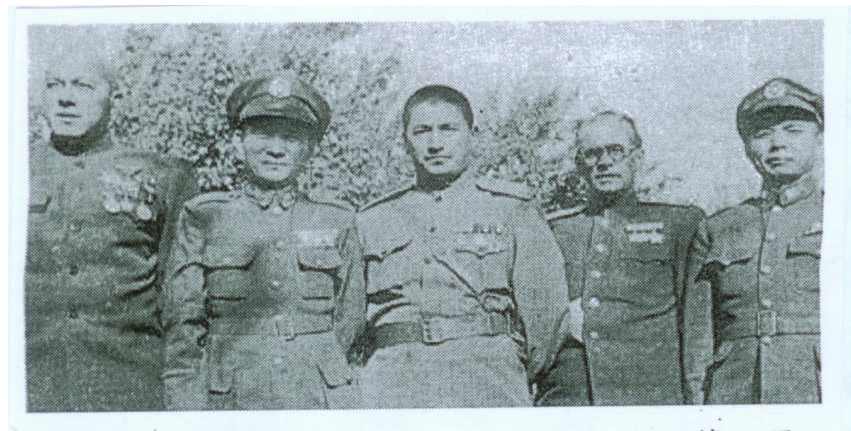
<sup>38</sup> 郝文明主編《中國週邊國家民族狀況與政策》，北京民族出版，2000 年，頁 114。

<sup>39</sup> 該書係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出版，2009 年，頁 113。



景。

此事必須回溯到更早的「三區革命」<sup>40</sup>時為 1945 年（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在前蘇聯指使下，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區的民族軍，意圖謀求新疆獨立，也即要建立所謂「東突」國家，國民政府幾經斡旋，且蘇聯已與中華民國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蘇聯如願以償獲得中華民國承認外蒙古獨立，因此「三區革命」草草收場。此時國共內戰方殷，國民政府節節敗退，在新疆之陶峙岳部隊投共，新疆「和平解放」，中共將原民族軍編為人民解放軍第五軍，之後中共將在疆軍隊改編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民族軍自然也包括在，這些民族軍在「三區革命」時，原抱持「東突」建國理念，一旦編入生產建設兵團，無異宣布「東突」建國理念破滅兼以稍後中、蘇共決裂，蘇聯千方百計煽動新疆維、哈各族背叛中共，原民族軍長朱龍、塔伊波夫（或作祖龍太也夫）遂率民族軍攜家帶眷逃往蘇聯哈薩克，並將之集中在哈薩克阿拉木圖某處<sup>41</sup>，以作為要脅中共之籌碼，經過四十多年，此近一萬之民族軍（含其眷屬），如今可能已有數十萬之多，此一部分中共方面文獻自然不願提及。因此在哈薩克斯坦共和國之維吾爾族人超過百萬，乃是極有可能之事。



中間即為朱龍、塔伊波夫、左第二人為張治中<sup>42</sup>

<sup>40</sup> 關於三區革命詳情可參見馬大正、許建英《「東突厥斯坦國」迷夢的幻滅》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77~87。馬大正等著《新疆史鑒》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98~106。黃建華《國民黨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年，頁 125~129。

<sup>41</sup> 關於民族軍逃往蘇聯一事，可參見劉學鈞《流亡海外維哈各族近況》一文，文載《中國邊政》季刊第 78 期，台北中國邊政協會出版，1982 年 6 月。

<sup>42</sup> 本圖轉錄自焦鬱鑒《新疆之亂》香港明報出版社，2009 年，頁 123。

(二)回族：以往國民政府有關中國民族志之論著，幾乎都不承認回族之存在<sup>43</sup>，而在所謂「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中之「回」是指在新疆之維吾爾族，此因維吾爾族在清代以前多稱回紇。但中共建政後，曾舉辦多次民族識別，確定回族之存在<sup>44</sup>。至於回族之形成，其過程甚為複雜，非本文所能容納，清季有甘肅、陝西回亂，經剿討後，逃入新疆，與新疆之回族結為一股，再經剿討，竄入俄國境內而成為跨境民族，至於其國境外有多少人，至今尚無法見到較明確之數據。

(三)蒙古族：北疆原為厄魯特蒙古之大本營，共有四部即杜爾伯特、準噶爾、和碩特及土爾扈特，四部之中以準噶爾部最為強大，按準噶爾與杜爾伯特均姓綽羅斯，以準噶爾部牧地在北疆左邊，蒙古語讀左為準噶爾，逐名之為準噶爾，明代季世，準噶爾部恃強常役使其餘三部，於是和碩特部徙牧青海；土爾扈特部越過哈薩克草原，遷到裏海之北、伏爾迦河東、西兩岸駐牧，杜爾伯特則駐牧於今外蒙古科布多盆地，準噶爾遂獨霸於北疆，因此，北疆又稱準噶爾盆地，準噶爾持續強大建立汗國，聲勢之壯，威服全疆更及於今中亞東部，清康熙時，又入侵漠北喀爾喀三汗，迫使清廷出兵討伐準噶爾，歷康、雍、乾三朝之剿討，卒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始徹底滅絕準噶爾，北疆已無蒙人，但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原徙牧裏海北岸之土爾扈特因不堪俄羅斯之強征暴斂，又獲悉北疆空虛，遂決定舉族重返故土，但因故伏爾迦河以西部分因無法渡河，仍滯留伏爾迦河西岸，河東部分在其汗渥巴錫率領下，十餘萬帳歷盡艱辛，及沿途被哈薩克、布魯特（今吉爾吉斯）人追殺擄掠，於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在伊犁界外向清廷投降，清廷將之編設盟旗，此為今日新疆蒙古族之由來<sup>45</sup>，但仍有數十萬人在俄國境內，為俄羅斯下之喀爾瑪克自治共和國，其為跨境民族應無疑問。

(四)錫伯、索倫、察哈爾等滿、蒙民族，此類民族都是清廷平定準噶

<sup>43</sup> 如張其昀、林惠祥、胡耐安等所著之《中國民族志（史）》，多以回族指維吾爾，不另列回族。

<sup>44</sup> 中共建政後，於 1953 年首次辦理民族識別併同人口普查進行，即確認回族之存在。

<sup>45</sup> 有關土爾扈特蒙古之西遷及東返詳情，可參看杜榮坤、白翠琴《西蒙古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 年；馬汝珩、馬大正《漂落異域的民族》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年；劉學鈞《土爾扈特源流與考證校補》台北蒙藏委員會，1970 年。

爾之亂後，分別從東北、察哈爾等地強行遷往天山南北駐防，所以雖也是跨境民族，卻不是跨國民族（關於跨境民族、跨國民族或跨界民族其間之差異，請見注 34 所引吞書）。

## 二、主體民族在境外之跨境民族

新疆既是多民族共同聚居的省區，其有主體民族在中國境內者，如上節所述，也有主體民族在中國境外者，茲就新疆地區主體民族在國境以外之跨境民族，酌作介敘如下：

（一）哈薩克族：哈薩克族主要聚居在中亞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在該國有哈薩克族 6,534,616 人，其次則在中國新疆有 1,245,000 人，再次為中亞烏茲別克有 808,227 人、吉爾吉斯 37,318 人、外蒙古十餘萬人、塔吉克 11,376 人；而新疆與哈薩克共和國相鄰，從而可見哈薩克族對新疆而言（在新疆為人口第三多之民族），具有高度之政治敏感性。

（二）柯爾克孜族：柯爾克孜族為中國之稱謂，在中亞稱之為吉爾吉斯族，清代稱布魯特，其主體在中亞吉爾吉斯斯坦共和國，有 2,229,663 人，但在新疆境內只有 158,800 人，但是由於中吉昆鄰，又有若干恐怖組織藏匿吉爾吉斯山區，因而也具有相當之敏感性。

（三）塔吉克族：塔吉克族主要聚區在中亞塔吉克斯坦共和國，有 3,172,420 人，在新疆境內有 39,500 人，也因中、吉相鄰，也具有不可忽視之敏感性。

（四）烏茲別克族：其主體在中亞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有 14,142,475 人，為中亞五國人口最多之國家，在新疆則僅有 12100 人，由於中、烏並不接壤，雖然敏感度不如前三族，但是近年新疆地區之多次暴動，多少都與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Islam Movement of Uzbekistan IMU 簡稱「烏伊運」）有關，如從此一角度看，其敏感度反在前三族之上。

（五）俄羅斯、塔塔爾等族：其主體在俄羅斯及俄羅斯下之韃靼自治共和國，在新疆之俄羅斯人約有 8,935 人，塔塔爾族約有 4,501 人，由於人數不多，不具影響。

以上所述為新疆之民族複雜情況，而且除漢、回外，幾乎各有其自身之語言、文字；漢、回雖同其語言、文字，但宗教信仰、生活習俗又迥然不同，回族與哈薩克、維吾爾、柯爾克孜、塔吉克、烏茲別克各族，雖然

語文不同，但宗教信仰與生活習俗又相當一致，又使新疆民族問題更趨複雜，從本文首章所述新疆簡史看，中國歷代中央政府真心實際而有效統治天山南北者，唯清代與目前之中共而已。漢、唐雖也擁有天山南北，但仍多賴屯田戍邊而已，盛清雖曾擁有最佳機會，當其滅絕準噶爾時，北疆空虛，南疆也多畏威而降，設若當年能以移民實邊，代替屯田戍邊，則今日之「雙泛問題」當不致發生<sup>46</sup>，從歷史發展經驗看，新疆關係中國盛衰甚至興亡者，至巨且大，必須建設新疆與移民實邊雙管齊下，始克有濟。

### 參、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上節提到新疆關乎中國之盛衰興亡，清季（1870 年，同治九年）阿古柏侵佔整個南疆以及部份天山以北地區，1871 年俄羅斯又侵佔伊犁地區，之後更控制北疆西部地區，設若新疆不保，則蒙古必失，如是則華北岌岌可危，而朝廷還在海防、塞防上爭論不休，所幸左宗棠力爭海防塞防并重，清廷才意識到新疆對國家的重要性，於是命左宗棠率軍收復新疆，時為 1875 年。

左宗棠幾經征戰，終於光復新疆，又幾經建議，卒於光緒十年（1884 年）將新疆設為行省，與內地各省同其體制，但是在民族結構上仍未見大作更張，民族矛盾也依舊存在，及至民國肇建，新疆開始於由軍閥控制，未能善待維、哈維等少數民族（在新疆實際上是多數民族），加上俄、英等帝國主義者從中撥弄，散布所謂「雙泛主義」，鼓動新疆脫離中國；其後國共內戰，中華民國節節敗退，駐防新疆之陶峙岳部隊變節投共，（中共稱之為起義），終至整個大陸落入中共之手，中共建政後，於 1950 年一月十六日，新疆軍區代司令員王震於新疆省財經委員會上提出動員駐新疆人民解放軍進行生產建設，以減輕國家財政負擔，並支援邊疆建設，五天後，新疆軍區發布大生產命令<sup>47</sup>規定全體在疆軍人一律參加勞動生產，此可視為新疆生產建兵團之濫觴，這種作法較諸史上屯墾戍邊規模要大得多，自有其歷史傳承之意義。

<sup>46</sup> 所謂「雙泛問題」係指泛突厥主義及泛伊斯蘭主義而言，關於「雙泛問題」詳情可參看馬大正、許建英《“東突厥斯坦國”迷夢的幻滅》及潘志平、王鳴野、石嵐《“東突”的歷史與現狀》等書。

<sup>47</sup> 新疆簡讀編委會《新疆簡讀》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155。

按當時在疆軍隊計有：中共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之第一兵團；由陶峙岳所率原國軍改編之二十二軍；原三區革命時維、哈各族組成之民族軍所改編之第五軍（軍長為朱龍·塔伊波夫或做祖龍太也夫）；其人數應不少於三十萬人，這些人除極少數中、高級軍官外，幾乎都是隻身在疆，要這些軍人長期在新疆一手握槍捍衛國家邊疆，一手拿鋤從事勞動生產，就必須讓他們有家有眷，唯有如此他們才能甘心情願在新疆落地生根，於是軍區司令員王震就給家鄉湖南的領導去函，要湖南當局大量招募女青年，到新疆學習俄文、開拖拉機、進工廠…等，一時湖南各地大街小巷貼滿這類招募廣告，新疆軍區招募女青年的真正目的是要為這些在疆軍人招募配偶，只是在招募廣告絕看不到到新疆是要成家結婚<sup>48</sup>，當時中共建政伊始，全國失業率極高，許多小學、初中學生嚮往到新疆上俄文學校，學開拖拉機、進工廠賺錢…有多好，於是便紛紛報名「參軍」，這些湖南辣妹子一到新疆，依其學歷、容貌，依次「配給」黨齡深、淺的幹部乃至士兵，透過「組織介紹」、「個人同意」的程序，開始了「先結婚、後戀愛」的婚姻生活<sup>49</sup>，至今已將近半個世紀，不管當年是否真的「個人同意」，如今已經是分不開的生命共同體，至於當年她們的心情與現實生活，在軍區流傳著這麼一首「順口溜」：

「誰言大漠不荒涼，地窩房，沒門窗；一日三餐，玉米間高粱；一陣號聲天未曉，尋火種，去燒荒。最難夜夜夢家鄉，想爹娘，淚汪汪，遙向天山，默默祝安康。既是此身許塞外，宜紅柳，似白楊。」<sup>50</sup>

這首似詞的順口溜，對現實生活情況與抽象的心理感觸的描述可說是入木三分，既典雅又寫實，至於出自何人之手筆，由於年代已久，已是渺不可考了。

1954 年十月，依照毛澤東指示，中共中央軍委決定，中共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二軍大部、六軍一部、五軍大部（原民族軍）、二十二兵團（原陶峙岳部隊）全部集體轉業，成立新疆軍區生產建兵團（以下均

<sup>48</sup> 焦鬱鑒《新疆之亂》頁 137。

<sup>49</sup> 具體人名、結婚情況等，《新疆之亂》頁 137～141 有詳細描述。

<sup>50</sup> 同注 48 所引書，頁 139。

簡稱兵團），由陶峙岳出任兵團司令員，由中共政治局新疆分局第一書記新疆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王恩茂（王震已調離新疆）為兵團首任政委<sup>51</sup>。從此項人事部局看，依照中共體制，政委地位高於司令員，正如各省、直轄市、縣（市），黨委高於省、市、縣（市）長，陶峙岳雖為兵團司令員，但對兵團事務，並非拍板定案者，然而兵團司令員畢竟還是第二把手，地位還是相當崇高，其所以會讓「降將」出任兵團司令員，其原因可能有二，其一，禮遇降將，一如原「華北勦匪總司令」傅作儀，變節（或稱起義）後，出任部長；其二，可能陶峙岳所部人數眾多，必須賦予陶峙岳某種職位，其所部人眾才會俯首聽命，在「維穩」思維下，作出此項人事安排，是耶？非耶？可能永無答案。

兵團實行黨政軍合一的領導體制，受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政軍統一領導（按新疆省於 1954 年撤銷「省」之建制，改設為自治區，其地位與省平行，全大陸共有五個省級自治區<sup>52</sup>），執行中共中央賦予屯墾戍邊之任務，兵團由於任務特殊，既是國防體系下負有戍守邊疆的責任，卻未領軍餉；又是國家經濟體系負有生產建設的功能，卻又不入工會；不領軍餉，就是一般國民，然而又不納稅，在體制上確實相當特殊，是以有所謂「是政府要納稅，是軍隊無軍費，是農民入工會，是企業辦社會」<sup>53</sup>的怪現象，但屯墾戍邊原就是個體制外的特殊任務，不宜以正常的體制來規範，此即馬大正先生所說「國家利益高於一切」，但是卻有些人沒有看到整體的、長遠的利益，只從近處、小處著眼，對兵團的建制任意加以批判<sup>54</sup>，雖能譁眾取寵於一時，卻無益於國家的長遠發展。茲就兵團之發展、布局及效益分別敘述如次

<sup>51</sup> 馬大正《國家利益高於一切》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214。

<sup>52</sup> 此五個省及自治區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另四個為：內蒙古自治區、西藏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及廣西壯族自治區；原有熱、察、綏、寧、西康及廣西省建制撤銷。

<sup>53</sup> 同注 51 所引書，頁 221。

<sup>54</sup> 王力雄《我的西域·你的東土》台北大塊文化出版公司，2007 年，頁 98～114。王氏對新疆歷史、東土等似乎所知不多，但妄加批評，頗不可取。





兵團犁田情形（轉錄自《新疆簡讀》頁 157）

### 一、兵團發展

兵團於 1954 年成立，在前三年可說是創立階級，主要是興修水利，進行較大規模之基礎建設，組建十個農業師、一個建築師，布建 59 個團場，在這三年中畜牧、交通運輸、建築工程、合作商業、手工副業、文教衛生等事業均有相當發展。顯然原來的軍人未必都能勝任兵團發展農、工、商各業，於是在「知青支邊」（知識青年支援邊疆建設）的口號下，先後吸收了為數頗多的山東、河南、四川、廣東、江蘇等省的知識青年加入兵團，由是兵團規模日漸擴大，並且也使兵團年輕化、知識化，等於提高了兵團素質，有利後續發展。

從 1958 年至 1966 年，這八年可說是兵團的發展階級，在發展階段中，兵團開發新墾區、擴大舊墾區，興辦工商業與社會事業，並發展石河子、奎屯、五家渠、阿拉爾、北屯等數個屬於兵團之新城鎮，而團場總數也迅速增加到 158 個，兵團的工、農業總產值占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總產值 26.3%，其中皮、棉產量更佔全自治區皮、棉產量的 31%<sup>55</sup>，就此項統計數據看，兵團之貢獻相當可觀，此時兵團總人口達 31 萬 1 千 5 百人，職工 17 萬 8 千 7 百人<sup>56</sup>。1960～1962 年，兵團經濟出現困難，而 1962 年一至五月，蘇聯駐伊寧領事館副領事曾非法多次接見新疆維吾爾、哈薩克各族人民進行蠱惑煽動。誘騙維、哈各族離開新疆進入蘇聯，大約有萬餘

<sup>55</sup> 《新疆簡讀》頁 157。另據《中國新疆歷史與現狀》一書頁 317 載，兵團開發耕地。1,212 萬畝，糧食總產量為 7.2 億公斤，皮棉生產 2499 萬公斤。

<sup>56</sup> 《中國新疆歷史與現狀》頁 317。

維、哈人進入俄境<sup>57</sup>，致使北疆一些農地、牧場荒廢，這就是所謂「伊塔邊民越境」事件，此時兵團發起組織「三代」工作隊前往塔城、裕民、霍城及額敏四縣執行代耕、代管、代牧任務<sup>58</sup>，稍後兵團新建農牧場 32 個、耕地 277 萬畝，在這 32 個農牧場中容納人口 14.7 萬人，其中職工 6.7 萬人，對新疆西北角邊防（按四縣都在新疆西北角、中俄邊境，其中霍城在伊寧之西，其時中亞五國尚未獨立）具有鞏固功能。

自 1964 年起，內地數十萬轉業官兵、城市知識青年加入兵團生產行列，為兵團添注新血，也使兵團展現新活力。

## 二、文化大革命與兵團之撤銷及恢復

中共文化大革命長達十年，其破壞性之大，為國史上所僅見，使中國倒退十年，無可避免兵團農工牧業都遭到極大之破壞，以 1974 年與 1966 年相比，兵團人口增加 77 萬人、職工增加 12 萬人、但耕地反而減少 52 萬畝、林地減少 18 萬畝、糧食總產量減少 1.95 億公斤、油料減產 478.6 萬公斤、棉花減產 979.48 公斤，財務虧損 1.96 億元（人民幣）<sup>59</sup>，文化大革命可說是國史上空前浩劫。

中共中央及中共中央軍委於 1975 年二月十八日至三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召開改變兵團體制的會議，這個會議長達一個月又一週，可以想見其間曾有冗長的討論甚至爭辯，會議結果由中共中央及中央軍委發文批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與軍區黨委關於撤銷兵團之報告，至此成二十多年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建制被撤銷了。前面提到 1974 年文革後兵團人口增加到七十七萬人、職工增加十二萬人，兵團被撤銷後，雖然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設立農墾局接管原兵團的農墾業務，但原兵團近九十萬人員，絕非農墾局所能安置，更非農墾局所能管理，1975 年至 1977 年的兩年間，新疆農墾經濟成果大幅滑落，累計財政虧損六億多元（人民幣），而原兵團成員流竄所造成的問題，更是令自治區頭痛，這些問題引起中共中央的注

<sup>57</sup> 李琪《中亞維吾爾人》，頁 36～83。另劉學鈞《少數民族史新論—平心靜氣看新疆西藏事件》台北南天書局，2011 年，頁 43。

<sup>58</sup> 馬大正《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歷史與現狀》一文，此文輯入《馬大正文集》，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年，頁 469。

<sup>59</sup> 馬大正《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歷史與現狀》，同注 58 所引同頁次。



意。

中共國務院 1977 年十二月十二日至 1978 年元月二十日，在北京召開全國國營農場工作會議，這次會議又是長達一個月多，會中建議將黑龍江、新疆、廣東、雲南四省區的墾區改由國務院主管部門及省區雙重領導，但以省區為主。因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等機構明確決定將原兵團所屬農牧場 44 個地方國營農場劃歸農墾總局統一管理，同時調整、充實各級領導班子，新疆農墾經濟因而有所改善，但兵團撤銷後所留下的問題，如人員流竄、戍邊乏人等問題都依然存在。尤以戍邊問題更是拖延、鬆懈不得。

1981 年，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會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的王震，向主持軍委工作的鄧小平提出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建議，雖然沒有立即得到可否的答案，同年八月中旬，鄧小平在王震、王任重的陪同下，親自到新疆實地觀察，並聽取各地意見，參酌古往今來屯墾戍邊的史事，顯然心中已有了定見，就在這年十二月三日，中共黨中央、國務院及中央軍委聯名發佈《關於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決定》，生產建設兵團由是死而復活，只是復活後的新疆建設兵團劃歸農業部直接管轄，從制度上看生產建設兵團似乎是放下武器，拿起農具真正從事農墾建設工作，在名稱上也從「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改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擺脫了軍方的控制，在之後十年生產建設兵團就「生產建設」層面看，據稱獲得頗大成就。

就在新疆建設兵團有較大成就的十年間，國際情勢有了極大的轉變，所謂「蘇、東、波」風潮風起雲湧，蘇聯解體，東歐各共產國家極大多數奔向西方，中亞各原蘇聯加盟共和國紛紛獨立，久經壓制的伊斯蘭教，一時在中亞如脫韁的野馬，飛躍奔騰，在西方帝國主義操作下，「泛伊斯蘭主義」乘機興風作浪，中亞各國才脫離蘇聯的捆綁，自不願再掉進泛伊斯蘭的約束，所以紛紛宣佈要堅持成為世俗國家，這些泛伊斯蘭、泛突厥主義份子，就進入新疆，製造民族衝突、宗教對立，新疆地區一時之間問題重重，且因此突顯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存在的意義，因此中共中央在這種形勢下加強生產建設兵團的任務，無論從屯墾或戍邊的工作，都予以強化，務必要穩住新疆的情勢，所以在 1996 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黨委才提

出「二次創業，再造兵團輝煌」的口號，號召生產建設兵團更加落實屯墾戍邊，衛國圍邊的歷史使命，而今看來雖覺有些八股，卻頗合當時的情勢，就事論事，鄧小平的拍板決定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確有洞燭機先之功。

在這種情勢和時代使命的要求，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所承擔的任務是相當的沉重，既要生產建設，又要保衛社會安定，要防止「雙泛主義」的分化與製造對立，原有的生產建設兵團人員可能力有未逮，必須要加以補強，因此號召內地有志青年投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這個號召跟國民黨蔣介石委員長（時蔣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在六十多年前提倡新生活運動時，號召青年要做邊疆屯墾員如出一轍，可見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邊疆情勢險峻如故，而中國青年不熱衷於邊務或民族工作也如故，這雖是題外，卻關係著中國的長治久安。

兵團既已恢復，1990 年中共國務院批准兵團實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單列，擴大兵團經營理權，授予內部行政管理權。更從 1993 年開始二度創業，加快兵團發展腳步，並使其現代化。

中共自黨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之中共黨中央對兵團之支持加大力度，並明確指示兵團發展方向，帶領兵團為數龐大之職工，抓住機會，求真務實，開拓創新，爭取更大進步<sup>60</sup>。兵團位在新疆，而新疆又位於中國西部，與新興之中亞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三共和國相鄰，因此兵團之農、工業產品，自以向西拓銷為宜，因此「西進」遂成為兵團主要「戰略」（大陸對一切發展方向，喜用「戰略」二字），而「西進戰略」首重邊境貿易，據 2006 年資料，兵團對外貿易進出口總額已突破 35 億美元，其中出口為 29.57 億美元，其出超情形至為明顯，其中棉花、番茄醬出口量位居全國首位<sup>61</sup>，兵團在經貿上之成就，頗值稱道。

茲據最新消息，中共國務院已審批核定，在南北兩疆各設立一個經濟特區，並且已納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十二五規劃綱要」之重點項目，此南、北兩疆之經濟特區分別為南疆之喀什，北疆之霍爾果斯（在霍城縣境北，原本即為重要之邊貿口岸）。據稱新疆 2010 年招商引資到位資金首

<sup>60</sup> 《新疆簡讀》頁 158。

<sup>61</sup> 《新疆簡讀》頁 159。

度突破一千六百億元（人民幣，約合新台幣四千五百億），今（2011）年，可望超過一千六百億元（人民幣），並首次召開「中國—亞歐博覽會」以加速推動招商引資<sup>62</sup>。而霍城縣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即曾由兵團爲其進行代耕、代管、代牧，可見未來這個霍爾果斯經濟特區，與兵團應會有相當之關係。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在可預見的將來，兵團不僅存在還會繼續，而且還會有更大的發展。

### 三、兵團的布局

據較新的資料顯示兵團現有 14 個師，185 個農牧團場，總人數達到 248 萬，相當中共解放軍全部兵員數，墾轄面積約 20 萬平方公里<sup>63</sup>，約有六個台灣大，如果以土地面積與人口數看，兵團目前仍屬地廣人稀（台灣有二千三百萬人），當然兩處氣候、水量、土壤相差太大，不宜硬作比較，不過如能投入高級農業技術人才、土壤問題專家、行政管理專家，則在兵團墾轄地區內，必然可以容納更多人員，如能召引鄰近維、哈、柯…各民族參與兵團生產，不但可以充實兵團人力，也可促進民族融合，當然此話說容易，其執行面必然困難重重，但在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的理念下，越是困難，越要設法克服，當然，這也是書生論政、愚者千慮、野人獻曝而已。爲進一步了解兵團，茲將兵團之布局酌加敘述如下：

#### （一）農一師：

農一師成立於 1953 年，分布於阿克蘇地區，北起天山南麓山地，南至塔克拉瑪干沙漠邊緣，東臨沙雅縣，西抵柯坪縣，傍依阿克蘇河、塔里木河、合蘭河、多浪河水系，地跨阿克蘇地區五縣一市（溫宿縣、烏什縣、阿瓦提縣、柯坪縣、沙雅縣及阿克蘇市），東西相距 281 公里，南北相距 180 公里，面積約有五萬五百餘平方公里，比台灣大一萬餘平方公里，師部駐阿克蘇市。農一師前身爲中共第一兵團第二軍步兵第五師，最早則是中共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第六軍團及國民革命軍第 18 集團軍 120 師 359 旅（國民革命軍北伐完成前，國共曾合作），以「生在井岡山，長在南泥灣，轉戰千萬里，屯墾在天山」而聞名，毛澤東、朱德、彭德懷、

<sup>62</sup> 台北《中國時報》2011 年 2 月 10 日，A7 版

<sup>63</sup> 《新疆之亂》頁 133。其中人口爲 2003 年人數

任弼時、賀龍、…王震等名將都曾帶領過這支部，可以說是「根正苗紅」的部隊<sup>64</sup>。

農一師下轄 16 個農牧團場，且主要工農業產品爲：水泥、磷肥、原煤、建材、發電、棉毛製品、皮革、造紙、機械製造及農副產品等 180 多種，該地所產之棉爲長纖棉，與埃及棉同其等級，已被中共列爲長纖棉出口基地。據 2008 年資料，農一師總人口爲 29.12 萬人，GDP 爲 64.39 億元（人民幣，以下皆同，不另加注）。

### （二）農二師：

成立於 1953 年，位於天山南麓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內，北到和靜小珠勒圖斯草原，南到且末縣，西至輪台縣陽霞鄉，東南到若羌縣依吞布拉克鎮，東北到庫米什二十二團石棉營，師部駐庫勒爾市。

農二師之前身爲山東渤海軍區教導團，1947 年建立，其骨幹來自 359 旅及晉綏軍區，其後整編爲人民解放軍第一兵團第二軍步兵第六師，於 1949 年進駐新疆。1953 年（或說 1954 年）劃歸兵團，其下轄 18 個農牧團場，按照現代化企業制度，組織了一批企業集團，如新鹿藥業、華盛商貿等，各團場且興辦一批團辦工業及鄉鎮企業，如孔雀棉紡廠等。在 2008 年，農二師總人口爲 19.87 萬人，GDP 爲 36.34 億元。

### （三）、農三師

農三師位於葉爾羌河與喀什噶河流域，東與塔克拉瑪干沙漠毗鄰，西與帕米爾高原接壤，北倚天山，南連喀喇崑崙山；東西相距 408 公里，南北相距 444 公里，農三師下轄 18 個農牧團場，全部面積約有八萬多平方公里，該師成立時間較晚，在 1966 年在貫徹「備戰備荒爲人民」的口號下所成立，師部在喀什市。農三師前身是第一兵團第五軍步兵第 14 師。據悉喀什將成爲經濟特區，未來發展不可限量，但喀什一地民族矛盾相當尖銳，2011 年 7 月 30 日，曾發生兩起暴力攻擊事件，造成至少 12 死 40 傷之悲慘事件<sup>65</sup>。據說是「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ETIM，簡稱「東

<sup>64</sup> 以上資料係根據《新疆簡讀》及《新疆之亂》二書整理而成，以下各師之資料亦復如是，不再加注。

<sup>65</sup> 台北《中國時報》2011 年 8 月 1 日，A13 版；《蘋果日報》同日 A16 版；《聯合報》同日，A13 版。

伊運」所訓練的伊斯蘭分離主義「恐怖份子」所為<sup>66</sup>，又據說恐怖襲擊的頭目，曾在巴基斯坦「東突恐怖組織」，接受培訓返回新疆犯案<sup>67</sup>。）試想農三師師部就在喀什市，恐怖份子竟敢如此囂張犯案，設若沒有了農三師，其後果將是漢人不能進入喀什，前文已經一再提及土地先人類存在，沒有一塊土地屬於某一群人或某一民族，人，屬於土地，土地從不屬於人；更何況近代國家憲法幾乎都規定：人民有遷徙居住的自由。從此一事件更彰顯兵團有其存在的價值。

農三師已初步建成糧棉油加工、農機製造等工業體系，發展地膜、水泥、皮革、甘草浸膏、蕃茄醬及釀酒等工業，在工程建築、運輸業方面具有雄厚的實力，並享有獨立的邊境貿易權，與相鄰的吉爾吉斯、塔吉克斯坦等相鄰國家建立相當密切的商業貿易關係。在 2008 年（以下各師皆同）農三師共有 20.4 萬人，GDP 為 26.16 億元。

#### (四)農四師

農四師成立於 1954 年（一說為 1953 年），其前身為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五軍十五師。農四師地處天山西北坡山區，位于新疆西部伊犁河谷哈薩克自治州境內，東起南北疆交界的天山那拉提達坂，西至中哈邊境，全境北、東、南三面環山，形成向西傾斜的山間盆地，與塔里木盆地、準噶爾盆地隔山相望，境內有伊犁河及其三支流喀什河、鞏乃斯河、特克斯河蜿蜒奔流其間。

農四師下轄 21 個農牧團場，霍爾果斯、都拉塔及木札爾特三個國家一級通商口岸都在農四師境內，而霍爾果斯已被列為自治區「十二五規劃綱要」的重點項目建設經濟特區，霍爾果斯以其既有之邊貿口岸經驗，且有 312 國道東達蘭州，腹地相當寬廣，也有公路西通哈薩克斯坦之札爾肯特，通路極為發達，此一經濟特區一旦建設完成，對中亞之貿易必可大幅成長。農四師師部設在伊寧市。

農四師主要農產品為糧食、油料、棉花、甜菜、瓜果、香料等，工業產品則有白酒、葡萄酒、啤酒、食糖、奶粉、酒精、玻璃、陶瓷、水泥、羊毛、羊絨製品等三十多種。農四師總人口有 22.42 萬人，GDP 為 37.53

<sup>66</sup> 台北《自由時報》2011 年 8 月 2 日，A8 版。

<sup>67</sup> 台北《聯合報》2011 年 8 月 2 日，A11 版。

億元。

#### (五)農五師

農五師成立於 1954 年（一說為 1953 年），位於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內，其前身為解放軍第六軍第十六師，於 1949 年隨王震進駐新疆。下轄 12 個農牧團場，師部駐博樂市。

農五師不斷擴大經濟結構，先後組建完成種植業、養殖業、電業、棉花、油脂等八大產業集團、形成「棉花、紅提葡萄、製種、畜牧」四大支柱產業集團。2003 年 12 月 12 日，農五師所組建之「新疆賽里木現代農業股份有限公司」正式上市，為農五師未來發展奠定良好基石。農五師總人口有 11.01 萬人，GDP 為 17.35 億元。

#### (六)農六師

農六師前身可追溯到 1927 年中共「黃麻起義」，之後組建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師，由徐向前任師長，其後依次改編為紅九師、紅十一師、新四旅、第一兵團、第六軍步兵第十七師，1953 年編入兵團農六師。農六師轄地東起北塔山，西至瑪納斯河，北入古爾班通古特沙漠。

農六師下轄二十個農牧團場，師部在五家渠市。農六師是一個工農商一體、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工商建交服綜合經營的農工商聯合體，對外則稱「中國新疆五家渠集團」。農六師總人口有 30.21 萬人，GDP 為 60.25 億元。

#### (七)農七師

農七師轄區地貌基本類型為山地與盆地，由南向北跨天山山區，準噶爾盆地西部及薩吾爾山區三大地貌區，地勢南高北低，盆地內為平原。農七師前身為人民解放軍第二十二兵團第九軍步兵第二十五師，1953 年改編為兵團農七師，下轄 10 個農牧團場師部駐奎屯市。

農七師具有豐富之物產資源與寬廣之土地資源，為北疆重要優質商品、糧棉基地及瓜果之鄉，可說準噶爾盆地邊緣的瀚海明珠。農七師總人口有 21.9 萬人，GDP 為 43.8 億元。

#### (八)農八師

農八師位處天山北麓中段，準噶爾盆地南緣、古爾班通古特大沙漠南緣。1950 年二月，王震率領中共人民解放軍第二十二兵團二十六師及二

十五師（後改編為兵團農七師）一部分，創建石河子墾區，後改編為農八師。下轄 19 個農牧團場，師部在石河子市。

農八師是一個以國有農牧團場為依托，大中型工業、企業為主體、農業、林業、牧業、副業、漁業全面發展，工交建商服（務）綜合經營，工農結合，城鄉結合，農工商一體化的新型經濟聯合體。全師總人口有 58.44 萬人，GDP 為 122.01 億元。

#### （九）農九師

農九師位於新疆西北，準噶爾盆地西部邊境地區，農牧墾區總積有 4,240 平方公里，1957 年三月，農七師在塔城、額敏一帶開發新農場，1958 年十月，額敏總場正式成立，下設三個分場，1969 年四月，組建農九師，師部駐在額敏縣。

農九師盛產優質肉牛、肉羊、細毛羊、天山馬鹿等，特色養殖業發展極為迅速，同時尚盛產小麥、大麥、油菜、甜菜、紅花、黑加侖等。全師總人口有 7.19 萬人，GDP 為 10.31 億元。

#### （十）農十師

農十師位於阿勒泰與塔城兩地區，所轄各農牧團場全部都位於鄰邊境線上，其中 185 團、186 團、青河農場及 181 團夏牧場都位處邊境第一線，既墾牧生產，又擔防守二百五十多公里的邊境線，可說是任重而道遠。

農十師的前身是中共人民解放軍第二十二兵團騎兵第七師第 19 團，1953 年進駐阿勒泰後，整編為獨立二十八團，1959 年一月改編為兵團農十師，下轄 11 個農牧團場，師部駐在北屯市（原為北屯鎮，可能在 2006 年後改為市）。

農十師把發展畜牧業生產作為重點，經過三十年品種改良培育成功之阿勒泰肉用細毛羊，使中共的養羊業更臻完善。農十師轄區內有十餘種礦產資源，憑藉此項資源優勢，組建企業集團，使資源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按阿爾泰山脈自古以來即以盛產黃金與鐵，而「阿爾泰」一詞原本即黃金之意。突厥崛起前，即活動於此一地區，初為柔然之「鍛奴」<sup>68</sup>，其所以得為「鍛奴」，即以其地盛產鐵礦；農十師以其地下資源豐富，也使

<sup>68</sup> 突厥為柔然「鍛奴」一事，請參見《周書·突厥傳》

其經營效益明顯增長。全師總人口有 7.64 以人，GDP 爲 12.49 億元。

#### (十一)建築工程師

建築工程師之前身爲中共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鐵路工程縱隊，此縱隊之組建，其目的是要修建自吐魯番至庫爾勒段之一支鐵路施工隊伍。是兵團所屬十四個師中唯一一支以建築安裝爲主的建制師，同時也是經中共中央建設部批准可承攬各類工程、能源、交通、民用等工程建設項目的一級工程施工總承包資格的大型企業集團。

建築工程師師下轄團級企業單位 26 個，其中預算內獨立核算企業 16 個。全師所屬企、事業、單位、機關要地，除第三團在庫勒爾市、第八團在奎屯外，其餘二十四個團級單位平均分布在石河子地區與烏魯木齊市，師部在烏魯木齊市。

建築工程師正式成立於 1953 年，經過半個世紀多的經驗累積與發展壯大，建築工程師目前成爲集建築、科研、設計、安裝、建材生產、房地產開發、園林藝術、裝飾裝潢、農業、運輸、商貿、機械、電子、化工、煤炭、紡織、服裝、食品于一體的對外經濟技術合作、外貿等多元經營的超大型、多元型的企業集團。建築工程師總人口有 4.61 萬人，GDP 爲 16.1 億元。

#### (十二)農十二師

農十二師的前身是 1963 年 7 月，自治區總委爲了推動自治區國營農場的發展，規劃設計建立的烏魯木齊西郊農場管理處（或稱烏魯木齊農場管理局），2001 年（或 2000 年）改稱兵團農業建設第十二師。農十二師下轄 7 個農牧團場及十多個直屬工、交、商、建企業。師部在烏魯木齊市。農十二師在長期經濟發展中，堅持以市場爲導向，農十二師總人口有 7.08 萬人，GDP 爲 14.7 億元。

#### (十三)農十三師

農十三師位于新疆東部的哈密地區，東鄰甘肅省酒泉地區，西接新疆吐魯番地區與昌吉回族自治州，南連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北邊與外蒙古接壤，境域相當遼闊，物產豐富，是有名的瓜果之鄉。蘭新鐵路與國道 312 線橫貫東西，爲連接內地與中亞乃至歐洲的樞紐地區；具有地域、資源、交通三大優勢，而這三大優勢又是發展經濟不可或缺的條件。



農十三師的前身為中共人民解放軍第六軍第十六師，1953 年毛澤東及中共黨中央號召在疆軍隊集體轉業，遂改編為新疆軍區農業建設第五師，1963 年，這個農五師師部曾西遷博樂（在博塔拉蒙古自治州），在哈密設管理處，1975 年五月，改稱哈密地區農墾局，1981 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恢復，哈密地區農墾局劃歸兵團，改名為哈密農場管理局，2001 年三月經中共中央批准，將哈密農場管理局升格為農業建設第十三師。

農十三師下轄 11 個農牧團場，師部駐哈密市，農十三師總人口有 7.86 萬人，GDP 為 14.62 億元。

#### (十四)農十四師

農十四師位于南疆和田地區，地處昆侖山北麓與塔克拉瑪干大沙漠之間，農十四師的前身可追溯到 1975 年十一月成立的和田地區農墾局，原本隸屬自治區農墾總局與和田地區雙重領導。和田地區農墾局成立之初，接管了原隸屬農一師所轄的一個牧場，原隸屬農三師所轄的四十七團、以及原隸屬和田地區管轄的于田新園農場和洛浦林場（于田在和田市之東）；1977 年十月，四十七團、新園農場、洛浦林場合併，組建為昆侖農場，下轄四個分場，至 1979 年又接管和田地區之國營皮山農場。1982 年一月，和田地區農墾局改名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和田農場管理局，為副師級單位，下轄四十七團、皮山農場、一牧場、新園農場四個團級農場與建築公司、車隊二個直屬單位。1984 年新園農場撤銷；2001 年二月，和田農場管理局升格更名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業建設第十四師。農十四師下轄四個農牧團場，師部駐和田市，農十四師總人口 3.48 萬人，GDP 為 3.23 億元。

在以往十多年和田地區似乎沒有發生過重大民族衝突事件，然而不幸的是 2011 年七月十八日，和田市公安局派出所遭到暴徒攻擊，並縱火焚燒派出所，之後公安與武警趕到現場，擊斃至少十四名所謂示威份子<sup>69</sup>。按和田地區有 24.79 萬平方公里維吾爾族有 1,764,306 人，占和田地區總人口 96.7%<sup>70</sup>，可以說是純維族地區，少數的農十四師僅三萬四千多人，

<sup>69</sup> 台北《中國時報》2011 年 7 月 19 日 A13 版；同日《自由時報》A1 版；《聯合報》20 日 A13 版；《蘋果日報》21 日 A22 版，均曾刊載此項新聞。

<sup>70</sup> 見《新疆統計年鑒，2006 年》頁 82。

把民族關係搞好，顯然把比生產搞好更重要，事件之起因據「德國之聲」引用「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消息稱：事件之起因是維族人抗議政府非法徵地<sup>71</sup>，當然「世維會」的話並不可信，但兵團需要土地，也是事實，兩者如何調和，正考驗兵團的智慧。

以上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所轄四十個師的概況，或許文字敘述對各師所在位置無法明顯反應，茲為使讀者明瞭起見，特以圖示方式呈現如附圖<sup>72</sup>。兵團各師或許無可避免有與當地居民搶地情況，但更多的是在根本無人墾植或無法墾植的荒地上進行墾植，例如對生產建設兵團持批判立場的王力雄，在其所著《我的西域·你的東土》一書中，對兵團農八師（師部駐石河子市）如何在荒無人煙的荒原上墾植，他說：

「石河子是兵團在戈壁荒原上從無到有造出的城市。」<sup>73</sup>

可見許多兵團是在荒漠中建立起來的，又如沿國界線的農三師、農一師、農四師、農五師、農九師、農十師，都有其國防上的需要，縱然沒有建置生產建設兵團，也必需部署相當多的正規武裝部隊，無論任何人或任何民族，只要坐上中國的領導位置，都不可能置國家安全於不顧，更不願在他當最高領導期間，喪失寸土尺地，而在歷史上留下千秋罵名，這也就是所謂「國家利益高於一切」，許多「東突」份子如果能從這個角度思考，或許其不當言行都會有所收斂，也是基於這種思維，在可預見的將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不但會繼續存在，甚至還會擴增農十五、十六…師，予謂不信，何不拭目以待。

#### 肆、兵團所發揮之功能

兵團自成立以來歷經半個多世紀，農業為兵團之基礎產業，以 2006 年看，整個兵團土地總面積為 745.63 萬公頃，農用土地總面積 419.86 萬公頃，其中耕地 104.31 萬公頃，園地 6.52 萬公頃、林地 44.39 萬公頃、牧草場 242.65 萬公頃、建設用地 21.05 萬公頃、未利用地 304.72 萬公

<sup>71</sup> 台北《聯合報》2011 年七月二十一日，A13 版。

<sup>72</sup> 本圖係採自《新疆簡讀》書末所附《新疆政區》，再依據相關文獻所敘各師位置予以標出，如是則能一目瞭然各師所在位置。

<sup>73</sup> 《我的西域·你的東土》頁 106。







頃，其他農用地 21.99 萬公頃，既有如此多之農牧用地，自然需要引蓄洪水與冬閑水，為此兵團進行大規模之水利建設，截至 2006 年底，兵團蓋妥水庫 125 座蓄水量有 32.45 億立方公尺，各類渠道建築物 103,867 座，機電井 11,305 口，666.7 公頃以上灌溉區 83 處，兵團灌溉總面積達 126.7 萬公頃，水利工程年供水量 125.55 億立方公尺；從而可見兵團農業生產規模相當龐大，而且已有相當部分已經是機械化生產，水利等基礎設施也頗為完善，業已初步形成現代化之大農業生產體系；2001 年全兵團之棉花產量為 63.89 萬噸，占全大陸總產量六分之一（自治區面積也占全大陸總面積六分之一）；兵團以全疆七分之一的人口，生產新疆五分之一的糧食、五分之二棉花及三分之一的棉紗、棉布、食糖，並繳納五分之一的稅金，可見兵團在經濟上有其顯著之貢獻<sup>74</sup>。

兵團工業已形成以農副產品加工為主體，能源與基礎工業相配套之現代化工業體系，擁有紡織、食品、造紙、皮革、鋼鐵、煤礦、建材、發電、化工、機械、電子等近百種企業；在兵團所生產的 1,200 多種工業產品中，有三百多種獲大陸國家優良產品、部級優良產品、自治區級優良產品，換言之只有四分之一工業產品被國家、部、自治區評定為優良產品，可見還有四分之三的產品，未達優良水準，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兵團擁有勘測、設計及施工一條鞭之建築、安裝施工隊伍，這種一條鞭式的作法，對提高效率，固然具有正面的意義，但是卻失去外部管控、監督的功能，在工程品質上難以達完善的保證。目前兵團與世界上六十六個國家、地區建立了經貿關係，擁有各類出口商品基地 170 多個，經營三十四大類一百多種商品出品業務，兵團簡直就是個碩大的經濟體或者商業團體。

兵團所在新疆地區，位處歐亞交匯要衝，自遠古以來就是中西文化、經貿交流之所，東西方動植物品種也在此交匯，加以特殊的地理條件，生物資源十分豐富，溫帶各種作物一應俱全，糧食作物以小麥、玉米、水稻為主；經濟作物則有棉花，甜菜、油菜、向日葵、啤酒花、薰衣草、胡麻、煙草、中藥材等。兵團所培育之陸地棉、長絨棉、彩棉、甜菜、油料

<sup>74</sup> 以上所引各項數據均採自鍾民和《一個真實的新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105~107，以下也同。

作物、啤酒花、蕃茄醬之產量、質量都居全大陸農墾之首位，從這個角度看，兵團所開採的主要是固態礦產，其中農二師第三十六團（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東北約 65 公里處，但未標地名，見中國地圖出版社《中國地圖集》2004 年頁 235）的石棉礦開採；農十師 184 團的膨潤土開採；農七師 137 團天然瀝青的開採；農六師之大黃山煤礦；農四師 71 團的焦化廠；農十三師之紅山農場煤礦；農十三師的隆興股份有限公司，銅、鎳的開採；農八師的石河子南山煤礦；農二師的哈滿溝煤礦；農四師的鐵廠溝煤礦，南台子煤礦；農十師的和什托洛蓋煤礦等，其儲藏量在全大陸都居於前列。

新疆地域廣袤，既有崇山峻嶺，又有名川大澤，更有一望無垠大沙漠，地形地貌，多元多樣，而歷史遺跡遍佈各地，前賢羅家倫曾撰有《玉門出塞歌》一闕，頗值詠誦再三，茲抄錄如下以饗同好<sup>75</sup>：

「左公柳拂玉門關，塞上春光好。

天山溶雪灌田疇，大漠飛沙旋落照。

沙中水草堆，好似仙人島。

過瓜田碧玉叢叢，望馬群白浪滔滔。

想乘槎張騫，定遠班超。

漢唐先烈經營早！

當年是匈奴右臂，

將來更是歐亞孔道。

經營趁早！經營趁早！

莫讓碧眼兒射西域盤鵬。」

從而可見新疆充滿歷史遺跡，因此新疆旅遊資源極為豐碩，旅遊為第三產業，也稱無煙窗工業獲利空間極大，兵團既是一個企業體，而且是多元化的企業體，自是也經營旅遊業，而且發展快速，先後成立「西域」、

<sup>75</sup> 此歌羅家倫作於 1934 年，現收錄於中國邊疆歷史語文學會出版之《新疆研究》1964 年六月，頁 1。

「綠洲」等五十九家旅行社，顯然爭食旅遊業這塊大餅，由於兵團一條鞭的領導風格，效率極高，有理由相信在旅遊業這一塊兵團必然已獲得相當多的利潤。

隨著兵團經濟體制的不斷改革，其所經營企業改制上市工作，也頗有斬獲，目前已有新天國際、新疆天業、新農開發、伊力特、新中基、天富熱電、天宏紙業等八家由兵團控股的企業先後上市，為兵團往後經濟發展添增新的動力。

農八師轄區內的石河子經濟技術開發區，經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於 1992 年批准設立，八年後（2000 年）又經中共國務院批准為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石河子開發區自升格以來，充分運用其農副產品及礦產資源的優勢，結合中外知名企業，全力推進新型工業化，目前石河子開發區已經成為整個自治區重要的棉紡織業、綠色食品、現代農業裝備與化工產業基地，以其雄厚之基礎，未來擁有極大之發展潛力。

兵團有五十八個團場與外蒙古、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接壤，在邊境貿易上具有明顯之地緣優勢，新疆已開放的十七個國家級邊貿口岸，大都在兵團轄區之內，如與外蒙古相鄰的烏拉斯台口岸、塔克什肯口岸、紅山嘴口岸；中哈邊境的阿黑吐別克口岸、阿拉山山口口岸、霍斯果爾口岸等，都具有明顯之地緣優勢，未來發展潛力無可限量。兵團的五十八個邊境農場既負有屯墾生產自食其力的任務，又肩負衛戍國土不容侵犯的使命，同時還要達成與鄰國人民和睦相處友好往來的責任，可見兵團的存在，有長遠的歷史脈絡可尋，又與現實需求相符。尤其自中共改革開放以來，無論經濟、軍事力量，均有大幅成長，尤其蘇聯解體後，中共在經濟、軍事上更是突飛猛進，幾已成為世界超級強國，但美國的政策是唯我獨尊，絕不能容忍有另一個國家與美國併駕齊驅，想盡方法要將對方擊敗或裂解，前蘇聯因而瓦解，現在眼見中共日益壯大，於是創造所謂「中國威脅」論，意圖將裂解前蘇聯的戲碼，再度演出，只是今非昔比，美國國力已大不如前，於是採用離間分化技倆，利用逃離大陸之少數民族分離分子如達賴、熱比亞等，優崇他們，贊助他們，讓他們正面向中共挑戰，美國想坐收漁人之利，例如 2011 年七月和田市所發生暴力事件，攻擊警察局，挾持無辜民眾為人質並攜帶手榴彈以及分離主義旗幟，分明是

暴動事件，但「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發言人迪里沙提居然說是大陸當局鎮壓抗議，掩蓋民怨所造成<sup>76</sup>，如說幕後無人教唆，其誰能信？

在西方國家處心積慮要裂解中國的情勢下，而分化中國的最佳切入點，第一是新疆，其次才是西藏，十四輩達賴喇嘛年歲已高，即使達賴宣稱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但其肉身終有辭世的一天，於是最近又玩弄政、教分離把戲，將「政權」交給畢業於美國哈佛的洛桑桑蓋，看起來達賴似乎真的不再過問政治，但是只要看看西藏流亡組織所謂「憲法」第四章第十九條明白規定：「政府最高權力屬於達賴喇嘛」，請問洛桑桑蓋接手的是什麼政權？至於新疆維族熱比亞據說在烏魯木齊欠下一大堆稅款，而美國政府卻奉若上賓，更對「世維會」給予金錢贊助，其目的顯然是在運用「世維會」及熱比亞，企圖對中共造成困擾，試想在這種情勢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之存在就更具意義。

## 伍、結語

自 1954 年正式成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考驗無論從經濟面或國防面看，都是利大於弊，儘管二十年來（1991~2011 年）也發生過數十起爆力衝突事件如下表<sup>77</sup>：

時間	地區	事件內容
1991.2.28	阿克蘇地區庫車縣	客運站爆炸案。
1992.2	烏魯木齊市	兩起公車爆炸事件。
1993.8.24	喀什地區	葉城縣政協常委、大清真寺主持阿不力孜大毛拉被刺成高傷。
1996.4.12	沙雅縣	發生暴動事件。
1996.4.15	庫車縣	發生暴動事件。
1996.5.12	喀什	恐怖省織暗殺全國伊斯蘭教協會常魏、新疆政協副主席、喀什伊協主席阿榮汗阿吉。
1996.8.27	葉城縣江格勒斯鄉	恐怖分子到政府，殺死副鄉長和 1 名警

<sup>76</sup> 台北《聯合報》2011 年七月二十日 A13 版。

<sup>77</sup> 以主資料較早部分係採自《東突厥斯坦國迷夢的幻滅》相關章節整理，較近部分係根據台北《聯合報》、《中國時報》、《蘋果日報》及鼓吹台獨之《自由時報》新聞整理。

時間	地區	事件內容
1997.2	伊寧及烏魯木齊	「東突」恐怖組織製造了伊寧暴動及烏魯木齊市公車爆炸案，包括維族、回族、柯爾克孜族、漢族多名群眾傷亡。
1997.11.6	阿克蘇地區拜城縣	「東突」恐怖組織槍殺阿克蘇伊協主席、拜城縣清真寺主持尤努斯、斯迪克大毛拉。
1996.4.15	新和縣	
1996.4.23	烏魯木齊市	
1996.4.29	庫車縣	
1996.5.27	疏勒縣	
1997.2.5	伊犁	高呼驅逐漢人逼立伊斯蘭王國口號、焚燒店舖。
1998.1.27	喀什地區葉城縣	恐怖分子百殺葉城縣政協常委、縣大清真寺主持阿不力孜阿吉。
1998.4.2	喀什地區葉城縣	恐怖組織在葉城縣連續製造 8 起爆炸事件。
1998.5.23	烏魯木齊市	境外接受過專門訓練的「東突」成員投放了 40 多枚化學縱火裝置，製造了 15 起縱火案。
1998.8.23	喀什地區澤普縣	以牙生買提為首的恐怖分子闖入波斯喀木鄉派出所殺人、縱火。
1999.10.24	喀什地區澤普縣	恐怖分子襲斃了澤普縣賽力鄉分安派出所。
2000.5	吉爾吉斯比什凱克	新疆警官代表團遭到東突恐怖份子襲擊。
2001.2	喀什地區	過去兩個星期，中國新疆分離主義武鬥分子在喀什發動了一連串的攻擊事件，至少造成兩名中國保安部隊人員死亡。
2001.8	新疆庫車縣	「維吾爾聖戰組織」使用自動武器襲擊新疆庫車縣公安局。
2001.9	西藏樟木口岸	東突份子從境外私運大批槍彈，企圖施實破壞活動。
2002.2	烏魯木齊	自治區首府烏魯木齊發生一起自殺炸彈爆炸事件，造成兩死兩傷。
2003.3	新疆哈密地區	「東突資訊中心」在新疆哈密鐵路進行爆炸破壞。
2005.1	新疆烏蘇地區	克拉瑪依市開往烏蘇市的中巴在奎屯市時遭爆炸攻擊。
2006.10	新疆克拉瑪依市	總部設於香港的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指出：曾聲言以暴力流血方式推動新疆獨立



時間	地區	事件內容
		的「疆獨」運動，近日再度轉趨活躍，並有可能與前晚發生的新疆克拉瑪依市油庫爆炸有關。
2008.8	新疆喀什市	武警邊防支隊出操時，突遭兩名嫌犯駕車並引爆車上爆炸物，迅速造成 16 死 16 傷。
2008.8	庫車 烏魯木齊	8 月 10 日清晨庫車發生爆炸事件；烏魯木齊市於 8 月 4 日發生疑似恐怖攻擊事件，造成 16 名武警喪生。
2009.4	喀什	中共於 4 月 9 日在喀什處決兩名穆斯林，稱其犯下京奧前夕造成 17 名公安喪生攻擊事件。
2009.7	烏魯木齊	7 月 9 日烏魯木齊警民衝突，造成至少 156 人死亡。
2010.8	阿克蘇	在喀拉塔勒與烏喀路口巡邏隊進行整隊時，遭到一輛三輪車攻擊，並向交通隊拋出爆裂物，數輛警車遭炸毀。
2011.7	和田市	7 月 18 日和田市發生攻擊派出所事件，至少造成 19 人死亡。
2011.8	喀什市	喀什市發生維族砍殺漢人事件，造成 14 人死亡。

上列近二十年新疆地區所發生重大暴亂事件，試想如果沒有兵團的存在，其後果將何等嚴重，或者有人會說：如果漢人不來新疆，就不會發生這些動亂，初聽此話似乎也能言之成理，但是一個現代國家，沒有不謀求國內各地均衡發展，不可能任令某一地區停滯不前，何況古往今來，從無任何律法規定天山南北為某一民族所特有，不許其他民族進入，人民有遷徙居住的自由，所以「如果漢人不來新疆，就不會發生這些動亂」的說法，是根本站不住的，既然如此，則兵團的存在，就有其合理性，此間媒體稱：「…去年（指 2009 年）烏魯木齊爆發『七五事件』，終讓北京了解『兵團人』的重要。」<sup>78</sup>可為以上說法作一注腳，而且 1996 年三月十九日，中共黨中央又再次重申新疆建設兵團是維護新疆社會穩定，建設和

<sup>78</sup> 2010 年 9 月 13 日，台北《中國時報》A.17 版。

保衛邊疆安全的一支可靠的重要力量<sup>79</sup>；儘管如此強調兵團的重要性，但這絕不意味兵團就是完美無缺的建制，有其調整改善的空間。

兵團的若干團場固然是在滾滾沙海中，以無中生有的方式建立起來的，如石河子、奎屯、五家渠、阿拉爾、北屯等；但無可諱言，也有一些團場不無有「與民爭地」之嫌，這樣會激起民怨的，最近（2011.7.18）和田發生暴動事件，據「德國之聲」引用「世維會」消息聲稱：事件之起因是由於政府非法徵地（見註 71），固然「世維會」的消息多半不可靠，但俗語說：無風不起浪，事出必有因；因此兵團各團場在擴大墾牧範圍或增設新團場時，似乎要考慮到當地住民的意願，一切應以和諧為主，如果能將當地住民納入兵團，與兵團成員同工同酬，具同樣升遷機會，或許會爭取到當地住民的合作，當然這只是筆者野人獻曝，兵團當局可能早已如此這般去做，只是溝通困難或溝通無效而已。

其次，兵團在位階上是省級，而自治區也是省級，兩者位階相同，又同在一個地區，也就是說在同一地區，有兩套行政建制，在領導指揮上難免會發生「誰指揮誰」的問題，這情形就像清季民初內蒙古地區府、廳、州、縣（清季）或省、縣（民初）與蒙古盟旗併存，但蒙、漢之間常生磨擦，甚至發生流血衝突，中共建政後不久，即撤銷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等省建制，改設為內蒙古自治區及寧夏回族自治區，五、六十年來似乎還相當穩定<sup>80</sup>，但其所以還稱穩定，其一是採單一地方行政建制，避免了雙頭馬車（廢省，存盟旗縣市）之弊；其次則是內蒙古自治區在人口結構上，漢人居絕對多數，蒙古族僅占全自治區總人口 2,405 萬之 17.6%<sup>81</sup>，約四百二十三萬人，約占全自治區人口六分之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此兩項條件均不具備，因此六十年來新疆大小動亂事件不斷，可說其來有自。照說一國之地方行區劃，趨於一致乃是終極目標，在達到此終

<sup>79</sup> 馬大正《國家利益高於一切》頁 217。

<sup>80</sup> 雖說相當穩定，但 2011 年五月中旬錫林郭勒盟錫林浩特市仍發生蒙古牧民因遭礦工駕車死而抗爭事件，見台北《蘋果日報》2011 年五月二十六日，A19 版。另 2011 年六月底赤峰市巴林左旗巴彥諾爾，因鉛礦開採釋出大量毒性廢料危害環境，引起牲畜死亡，因而引起蒙古牧民抗議事，見台北《自由時報》，2011 年七月一日 A24 版。

<sup>81</sup> 此為 2007 年之資料，請見任嘯科主編《中國地理全知道》北京華文出版社，2010 年頁 130~131。

極目標之前，固然可以因地、因人（民族）制宜，採取不同之地方行政制度，如諸胡列國（即五胡十六國）時代治胡族以單于台或燕台，治漢人則以州郡、遼時之北南面官、清代之理藩院（部）等，古代由於交通不便及統治者有意隔離胡漢，因此雙軌政制歷久不衰，今日已然形更勢易，不但交通便捷，人民有遷徙居住之自由，建立國族觀念，更是執政者之目標，全國地方行政建制，有必要要求其一致，以目前情況看，中共已將內蒙古若干盟改爲市（如呼倫貝爾、巴彥諾爾、鄂爾多斯即原伊克昭盟、赤峰即原昭烏達盟……均改爲市），應在新疆加速推行自治區與兵團之合一，以收事權統一之效，但此一工作工程浩大，絕非一蹴可及者，在制度劃之一前，面對屯墾戍邊任務之繁，而從國際大環境來看，反恐形勢嚴峻，境內外敵對勢力相互勾結，美國等西方國家從未放棄分化裂解中國的圖謀，因此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不但要繼續存在，不僅不能削弱，而且還要發展壯大<sup>82</sup>，此爲本文之結論。（2011.8.11 投稿，2011.10.25 審查通過）

---

<sup>82</sup> 《新疆之亂》頁 134。

## 刘学铈老师系列讲座记录（一） 台湾边政研究现状与主题

（2010 年 12 月，北京中央民族大學邀請本協會楊理事長及劉學銑秘書長到該校作學術講座，此為劉學銑首場講座，由中央民族大學紀錄，為存真特原樣分兩期刊出）

时间：2010 年 12 月 15 日

地点：文华楼西一层报告厅

主持人：苏发祥

演讲人：刘学铈、林遥鹏

评议人：吴楚克

主持人（苏发祥老师）：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晚上好！我们今天的演讲现在开始！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原蒙藏委员会的秘书长，也是研究北方少数民族史的著名学者刘学铈教授。另一位则是现在中国台湾边政协会副秘书长林遥鹏先生。我们今天的讲座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我们请林遥鹏先生宣读现任中国边政协会理事长杨克诚先生的论文。论文的题目是“六十年来台湾边政政策及中国边政协会发展”。因为最初我们也邀请了杨先生，但因杨先生临时有事，没有来成，比较遗憾。但是，我们能听他的论文也是比较幸运的。其次，我们知道，1911 年辛亥革命以后，当时的中华民国成立了蒙藏院，专门处理以蒙藏事务为主的中国边疆少数民族事务。到 1928 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成立了蒙藏委员会。蒙藏委员会成立以后，虽说是主要管理蒙古和西藏地方事务，但实际上，其对中国各个边疆的少数民族事务都起到了特别大的作用。在 1949 年以后，我们对蒙藏委员会及其边政研究知道

的特別少。因此，今天兩位先生來給做報告，我想，這恰好能彌補我們對1949年以後台灣的中国邊政研究和蒙藏委員會有關情況和相關知識的不足。因此，我們首先歡迎林遙鵬先生來代讀中国邊政協會理事長楊克誠先生的論文。大家歡迎！

#### 代講人林遙鵬老師：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教授、各位學術同仁、各位同學，大家晚安！因為本協會的理事長楊克誠先生去歐洲洽商，他沒有辦法恭候此盛會，所以他命令我來宣讀他的論文。但是因為我也不是搞學術的，我研究的是公共行政，所以我今天就是以依照原文闡述的方式，不摻雜個人的意見，將這篇文章宣讀一遍。以讓各位充分了解六十年来台灣的邊疆政策和台灣邊政協會的發展。首先是摘要……

（備注：此處因有文本，故省略。楊理事長專題全文已刊載《中国邊政季刊》185期）

#### 主持人蘇發祥老師：

謝謝林先生！通過林先生宣讀楊克誠理事長的論文，一方面讓我們看到了六十年来台灣官方的蒙藏委員會对中国邊政研究所做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是從民間組織角度讓我們看到了中国邊政協會对中国邊政研究的貢獻。這對我們來說，很受启发。本次演講也和其它演講一樣，在兩位先生演講完畢之後再作評議。下面有請中国邊政協會現任秘書長劉學鈞先生做演講。劉先生給我印象特別深的是：首先，劉先生長期做中国北方民族的相关研究，对中国的民族問題、邊疆問題有很多精辟的論述，尤其对蒙古、新疆、西藏都有很深的研究。而且，劉先生到内蒙、新疆都做过深入的实际考察。其次，劉先生長期在蒙藏委員會工作，对20世纪40年代以後，尤其50年代以後蒙藏委員會的運作情况特別熟悉。第三，劉先生对蒙藏委員會及对台灣的蒙古族、藏族的情况也非常熟悉，如數家珍一般。因此下面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劉先生為我們做報告。

#### 演講人劉學鈞老師：

好，謝謝各位！主持人、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晚上好！因為我

们在台北是说“晚安”，可是在北京要说“晚上好”，那么，入境随俗，我们就“学儿”着点儿。边政研究在中国已有很长的历史，刚才我们理事长的论文也说过，比如《禹贡月刊》、《边政公论》等。那么，这个传承在台湾，而现在在大陆、北京，也有吴楚克教授提倡中国边政研究。因为边政问题跟民族问题有一点区格，跟历史问题相关，但又有一点不同。能够把民族、政治、历史揉在一块儿，乃至国防、经济都摆在一起，这才成其为“边政研究”。那么，中央民族大学开办“边政研究”，我想，吴楚克教授是用心、用力最多的。承蒙他的邀约，中国边政协会杨理事长跟我才能够前来讲演。但是，由于我们理事长临时出差欧洲，有很大一笔合约需要他去处理，所以就只好派我们副秘书长前来代为宣读他的论文。那么，稍后有任何问题，各位都可以跟我们提问，我们会尽我们所知进行回答。如果不知道，我们就会告诉你“不知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我们不会强自以为知。那么，轮到我个人的一些报告，虽然我在公家机关服务了四十年，可三十年前我就在外面打工，在各学校游走、讲课，我个人从 1959 年开始学习边政到现在，虽然已经属于“老贼”级的了（七十几岁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停止这一研究。上个月我刚出版一本《中亚与中国关系史》，基本上都还是北方民族的，从匈奴、突厥到回纥。没有这些民族，也就没有中亚。所以我还是用心、用力于北方少数民族。由于我们理事长的这篇论文可能不够详细，那么现在就台湾的边政研究、相关成就以及未来的方向做一个细部的报告。

中央民族大学，集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英、各少数民族的精英来研究各自的民族问题。如何把大汉族主义摧毁，共同建构中国民族，这样国家才有希望。那么中国边政协会，如刚才我们理事长报告的，从成立开始就以此为方向。现在是这个方向，将来还是这个方向。我们一个民间社团能够支撑 57 年，我们的刊物能够在不卖钱的情况下发行 47 年，我相信这在海峡两岸都是一个奇迹！那么，台湾对边政的研究，最早的学术机构有国立政治大学边政系，后来的边政所。可是到了一九六几年，就改成了民族系、民族所，不再从事中国大陆少数民族的边政研究。在早期，我们“国民大会”有一个“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你们听这个名字可能感觉很奇特，还“光复大陆”！但在我们当时的立场，不得不如此。在大

陆时期，他们多半是党政军很有地位的官员，可到了台湾就什么都没有了。为了给他们一份工作，把他们聘为“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他们也从事一些边政研究，这是政府机关、公共部门的情况。那么私人的，刚才我们理事长也报告过，有新疆籍的广禄先生（新疆锡伯族），他发起成立了“中国边疆历史语文研究协会”，出版了三本书，这都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了。后来也是因为经费不足，这个协会便停止了运作。中国边政协会，虽然成立时间比“中国边疆历史语文研究协会”还早，但因为在当年成立时，里面有很多立法委员——我跟各位解释一下，大家对台湾“立法委员”可能不太了解，其相当于西方国家的国会，掌握政府的预算。你如果不补助中国边政协会，我不通过你政府预算，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早期我们经费还不错。在我个人印象里面，在中国边政协会成立不久时，我们曾经有新台币 20 万的存款。那个时候的 20 万，抵现在的多少？可以在台北市最热闹的成都路买一栋房子。可是当时没有买，为什么？因为有一些人，认为我们很快就可以反攻大陆了，何必买房子？结果没有买，到后来，到现在，这 20 万在台北买一个厕所都不够，何况这个钱早就花光了。所幸，蒙藏委员会都有补助，让它在初期能够维持。公元 2000 年，台湾政党轮替。轮替之后，我们这个协会的名称不为新政府所喜欢。为什么“中国边政协会”？政府不喜欢，要让改为“台湾”，而我们拒绝改名，所以，所有费用就没有了，完全靠民间募集。5 年前开始，台湾的“美德向邦”企业公司杨总裁答应赞助我们，所以使我们得以起死回生。原来在 156 期，我们准备宣布“谢幕”了、下台了，后来杨总裁答应支持我们。于是，我们的 157 期又开始出版，而且改版，改成横排，改成学术方式。同时，在我们的 157 期以后的文章里面，我们陆陆续续刊登了一些大陆学者的文章，也有中央民族大学的老师——像吴老师，像人民大学的祁老师，还有民族大学的其它老师。有一个民族大学藏学院的一个南韩——韩国的留学生金东柱也投了稿。基本上，我们没有区分海峡这边、那边，只要文章够水平（我们是说“水准”）我们就刊登。所以，我在这里顺便打一个广告，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如果有文章，请寄给我们，我们会有一点象征性的稿酬。《中国边政》，现在是海峡两岸唯一的一份广义上研究各个边疆民族的刊物。我们这个民间社团，会员有一百多个，里

面有一部分都是大学里面有名的学者。在早期，有几个很有名的学者，比如有一个，叫芮逸夫，我想大家都听过，也是我们的会员；比如胡耐安，过去在南京中央政校的边疆学校，以及在中山大学任边政系主任；比如有一个蒙古族的学者——扎奇斯钦，我想各位也都听过，这个人不知道是不是还在，如果在，也应是九十多岁了，他很早就到了美国。我们早期的文章相当有份量，因为早期的学者，他们自学问比我们现在的学者要用功的多。那么，《中国边政》杂志季刊登过的文章，现在我们已经全文卖给了三个网络公司。将来你们到网络查，可能都可以查的到，但如果你们要把它下载则需要付钱，因为网络公司在拿到钱后，会分给我们 20%——我们也要从事一点商业行为，才能够存在下去。

我们《中国边政》的文章，基本上没有任何框架的约束，只要你言之有理，哪怕是歪理，只要你能够自圆其说，我们也刊登。因为有很多学术没有一个标准，不像  $1+1=2$  这样可以定格。人文社会科学，有时候没有统一的标准，所以只要能够言之成理。比如，有人说蒙古族是匈奴的后裔，你能说出一篇道理，我会登。也有人说蒙古族和匈奴毫无关系，两个发源地相距十万八千里，但只要言之成理，我也用。所以，我们基本上不受任何框架的约束。投来的文章，只要审查通过（我们所说的审查不是政治审查，而是学术审查），只要能够言之成理，我们就刊用。尤其是现在，我们的经费不受政府约束。即使是过去有补助的时候，政府也不管我们，我们也不受他的约束。可能这一点上，台湾与大陆相比，比较不同。所以，希望各位能够尽量的提供文章。我们很希望这个刊物能够成为海峡两岸一个交流的平台。还有一些很特殊的学术研究机构，比如蒙藏委员会。如刚才我讲的，董树藩当委员长的时候，他一方面要建喇嘛庙，我陪着他全省“跑透透”，募到了一笔钱。另外，举行义卖。凭他与官方的关系，找一些艺术家捐出名著、名画来卖，成立了“蒙藏学术研究基金会”，后来逐渐的改称为“蒙藏基金会”，现在这个基金会还在运作，到后来政府也开始进行补助。蒙藏委员会会出版了蒙藏专题研究 100 多种，中间有十几本是大陆学者写的。我们基本上没有海峡两岸的分别，只要你的东西好，我们就帮你出版。因为当时我在蒙藏会，正好掌管这个部门的事，因此，我们的学术研究丛书有一百三十多本。有的二三十万字，有的



两三万字，厚薄不同。如果全部搜集完成的话，也就很多，这是相当可观的。很可惜，政党轮替以后，这个工作停掉了。所以，蒙藏委员会现在没有从事学术研究。另外，蒙藏委员会明年年底就要走进历史了。

我们知道，中国自古以来，从诸胡列国时代开始，就是双轨政治，治理胡族、胡人，那我为什么用“胡人”呢，因为汉人很糟糕。我自己是汉人，对少数民族从来不予一个客观的称呼，比如说匈奴，他应该念做HUN，但是，我们一定要用个“匈”字，用“匈”字还不够，还加一个“奴”字，对少数民族不是加“虫”字旁，就是加“犬”字旁，但是“胡”这个字，很中性。匈奴的“狐鹿姑”单于，给汉文帝写信，说“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匈奴自己称“胡”，可见这个“胡”是中性的。所以，在我的文章或者书里面，把“非汉人”统统把它概括为胡族、胡人。那么，从诸胡列国——诸胡列国也是我个人所用的名词，就是一般所说的“五胡乱华”，那我们知道，哪个法律规定只有汉族做皇帝才正常，胡人做皇帝就变成“乱华”了？所以，我使用“诸胡列国”。因为它既不指“五胡”，也不指“十六国”，“乱华”这个词根本不能用。所以，自从五胡、“诸胡列国”时代开始，就开始实行“二元政治”。治理胡人的，比如说“诸胡列国”时代，用“单于台”、“燕台”以治理各胡族，治理汉人的用内地的官字。到了辽朝——契丹的辽朝，很清楚的“北面官”、“南面官”。“北面官”处理包括契丹族在列的各胡族，“南面官”处理汉人。这个传统，一路延续到清朝。入关之前，满清就设蒙古衙门，因为满清龙兴于黑水白山，旁边就是蒙古，所以，满清先成立蒙古衙门。入关之后，蒙古衙门就改称为“理藩院”。到清末，理藩院还执掌外交，所以外交部基本上是从理藩院分出来的，光绪 32 年才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时把理藩院改为“理藩部”。民国成立后改成蒙藏院，后来改称“蒙藏事务局”，直隶于总统、大总统，到民国十七年北伐成功了，才设立蒙藏委员会。很可惜，这一个历史传承，现在我们的政府要把它砍掉了。所以，我个人曾经在《中国边政》杂志 183 期写了一篇文章，因为裁撤蒙藏委员会这件事情，立法院已经通过了，我们没有办法更改。所以我们只希望，未来大陆委员会设立“民族事务处”，这样就与北京的国家民委有了一个对口。否则，蒙事处、藏事处跟国家民委对不上。

这个提议，只是我们民间社团发出的声音，能不能通过，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我们只是在努力，希望未来大陆事务委员会里面能有一个民族事务处。这是我们对于政府机关的呼吁，我们的理事长在今年开“监事会”的时候，他也希望我们中国边政协会迈大步、走向大陆。所以，吴楚克教授就邀请我们理事长跟我来这边多做交流。其实我来大陆来了很多次，到民大来也不是第一次，大概也有五六次。从外面的白石桥路还没有开好，我就开始过来了。所以，我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我们能够有多多的交流。我要报告的，大概就是这样。如果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有任何问题，我该讲的，都可以问。问了，我们会就我们所知道的来回答。不知道的，我就告诉你“不知道”。因为没有一个人无所不知的。好，谢谢各位。

主持人苏发祥老师：

好，非常感谢刘先生的报告。下面有请吴楚克教授来做评论，然后我们进入互动阶段，同学、老师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向二位先生提问。

评议人吴楚克老师：

大家好！感谢主持人给我这样一个机会！首先，我先说一下理事长这篇论文。这篇论文从他的文字笔法来看，我想刘教授可能是主要执笔人。他提供了一个线索，应该说这个线索在大陆边政研究界是非常需要的。因为刘教授来这边给我带了一本书，这本书后面附有历任蒙藏委员会的委员长，介绍了这十一人的简历。我在想，以后我们的学生，我们的硕士、博士，如果做一个关于蒙藏委员会的历史研究，这个材料非常好。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觉得这个论文是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个高度。也就是说，蒙藏委员会在民国时期是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官方机构，而在台湾，它体现出两岸统一的趋势。也就是说，如果台湾政府坚持蒙藏委员会的存在，那么，实际上就是他坚持了“一个中国”！因此，陈水扁上台以后，要裁撤蒙藏委员会，这个裁撤举动也是在台湾受到了各界的反对，最后把它放在大陆委员会下，立法院已经通过。所以，我想我们应该研究这段历史，使它变成两岸统一的契机，一个坚持两岸统一的动力，这是我

认为这篇文章所体现出来的核心意义。第二，这篇文章，它提到了新疆政府驻台办事处这样一个事件，这件事情反映出台湾国民党在处理有关蒙藏委员会事务中，实际上还坚持着一个中国的立场！而到现在马英九政府来看，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是退了一步。我希望在国民党前任政府的基础上，能够做一些促进两岸统一的实事，这是我认为的第二点。第三，我想就这个论文提一个问题：台湾蒙藏委员会并入大陆委员会，变成一个处室以后，它的机构、作用、经费和大概编制人员有多少？这样一个问题是就这个论文而提出的。关于刘教授的发言，可能今天他累了。昨天晚上八点四十分我们从北京机场将刘教授他们接回来，吃完饭后已经十一点。今天早饭以后，十点钟开始座谈，座谈完吃中午饭，之后马上就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研究中心。在那里座谈完，五点四十分回来，吃了一口饭就马上又来讲座。刘教授，1938年出生，他平日讲话非常幽默，我原来想刘教授的讲演一个半小时肯定打不住，没想到他突然间就停住了。所以，我心里想，他肯定是累了，他没有把他准备的论文的全部内容讲出来，那么，我在这里做这样几个补充。第一、关系上，我来中央民族大学以后，做中国边疆政治学博士后研究，当时我的导师宋蜀华先生和刘教授的学长林恩显先生关系非常好，所以推荐我去台湾作边政研究，那一年正好是遇上非典。我是4月16号去的，去的时候，非典不厉害，一个星期后便是全部封锁，于是去了后我又回不来了，所以我在台湾一共呆了三个月。当时林恩显教授的博士林冠群在中正大学历史系任系主任，我便去他那里做访问学者。这个期间正好赶上“非典”，所以没有人，中正大学招待所整个三层就我一个人。我去阿里山，火车上就我一个人，用台湾的话说就是“啪啪造”。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到台北跟刘先生见面、聊天，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他当时在蒙藏委员会。今年，刘先生他们协会邀请大陆少数民族学者访问台湾，我参加了这次访问，第二次去了台湾。我在台湾期间完成的资料大概有三万多字。在我学习结束之后，便和林先生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所以，林先生从他的教职退了以后，台湾正大边政学系觉得林先生是台湾公开的统派、教授里面第一个登报支持统一的教授，就把他放在系里办公室里的书拿走，后来林先生把他全部的书都捐给我们院了（当时是跟我联系）。所以，我们院资料室台湾版的书都是从林先生那来的。这是

我们跟他们的关系。第二，我想讲一下《中国边政》这个刊物。台湾《中国边政》这个刊物办到了现在，是 184 期，我觉得是非常好。我这里有他的全部。除了前面一到五期没有，其它我都有。所以，在我回来以后，我研究了这本杂志，写了一篇《台湾中国边政述评》，刊登在《中国边疆史地》刊物上，是大陆第一篇全面介绍台湾《中国边政》这个刊物的文章，应该说也是对台湾《中国边政》杂志全面的介绍。我在台湾这三个月，了解台湾边政的全部情况。那么，在这个刊物以外，所有民国时期出版的有关台湾、有关中国边政的资料，台湾都作了影印出版。比如说《禹贡》，现在大陆也有。台湾版本的《禹贡》、《边政公学》、《青海》，当时有几个边政刊物，全部影印。因为边政研究是当时国民政府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学科。而这个学科的创始人，或者是宣布它为边政学科的创始人，是我们中央民族大学著名教授——吴文藻先生。1943 年，在《中国边政公论》这本刊物里面，吴文藻先生发表了《边政学发凡》这篇文章，里面正式提出“边政学”，这是我要补充的第二点。最后，我就针对刘教授的发言提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蒙藏委员会时期，台湾蒙藏委员会对尼泊尔、蒙古如何进行工作？因为它已经离开大陆，这个时候你怎么工作？它既然存在那里，你怎么进行工作？因为刘教授是过来人，在那里工作了四十年，这里可给我们讲一些故事。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目前，台湾人怎么看大陆少数民族？或者说怎么看大陆少数民族问题？这是一个比较笼统的、宏观的问题。因为刘教授在台湾从事民族事务研究，所以就从您个人出发，如何看台湾对大陆民族问题的看法、思路，是不是像大陆人民一样，少数民族问题是我们一个重大问题这样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大陆和台湾的分裂状态，是汉族问题还是民族问题？经常说少数民族分裂，那么，台湾问题，是不是汉族的分裂？好，谢谢大家。

### 演讲人刘学铤老师：

万幸我刚才讲的比较少。因为吴老师提出来的问题很需要时间来回答。如果刚才我讲多了，那么吴老师的问题就没有时间来回答了。还有留一些时间各位其它老师、各位同学也要问一些问题。

我现在先就第一问题——蒙藏委员会对于印度、尼泊尔的藏人，以及

对外蒙古怎么处理？那么，达赖喇嘛始终拒绝跟蒙藏委员会来往，这段事情我可以跟各位报告。因为距离现在已经四五十年，早就不是秘密了。达赖的姐夫彭错扎西是南京政校毕业的，而蒋介石当过南京政治学校的校长，于是他于 1956 年、1966 年便以这个名义说要来看校长，来到了台北。当时我刚当完兵（因为我们台湾大学毕业后都要当兵的），当完兵到蒙藏会工作。郭寄嶠将军喜欢用年轻人，人一年轻就漂亮，所以当时就派我去陪他。后来约定了一天去见蒋介石。当时只有四个人，一个是我们新闻局局长沈铨，当时是南京政校负责代表蒋夫人宋美龄照顾少数民族的（南京政校与边疆学校负责照顾少数民族），所以彭错扎西知道这位沈铨，因此，由沈奇陪同，我陪着彭错扎西，跟蒋介石四个人。我一直记住蒋介石的一句话，他说：“如果达赖喇嘛不肯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话，你不要来了。”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因为彭错扎西告诉我，他应该由外交部接待而不应该由蒙藏委员会（接待）。于是我向郭将军报告，郭将军笑了一下：“如果由外交部接待，那不就是外国了吗？”所以他们这些高层的人的思维是我们那个时候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所不懂的。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蒙藏委员会对于西藏、外蒙的问题。

再讲外蒙。外蒙不错，中华民国政府在 1945 年 1 月 5 日公开宣布承认外蒙古独立，这个历史事实不能改。但是蒋经国先生在他的一本书里（这本书起先叫做《我的父亲》，后来书名改成《风雨中的宁静》）讲到：“既然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在立法院曾经废掉这个条约，所以承认外蒙古独立这件事情不存在。”所以从那一年开始（1954 年 3 月），立法院通过《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直到李登辉先生时代，我们一直坚持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时间很长。

好，现在讲蒙藏委员会怎么对待流亡印度、尼泊尔的藏胞。因为我曾经在蒙藏委员担任过藏事处处长，主管西藏事务。我到过印度和尼泊尔。达赖喇嘛经常对印度说蒙藏委员会从事特务工作，分化海外藏人。当时我们就觉得奇怪，蒙藏委员会的预算那么少，没有资格从事特务工作，因为特务是很费钱的。你们看《零零七》那个电影，对不对？每个特务都是那么豪华，而蒙藏委员会的预算非常非常的少。如果我们中央政府的预算算一千万的话，蒙藏委员会的预算不到一千块。这么少的钱，如何从事特务

工作？我们不是做特务工作，我们是对海外的印度、尼泊尔的藏胞进行帮助。他们有子弟学校，我们在我们有限的预算内提供钱给他们盖教室。他们的社区缺少连外公路——没有道路，里面生产的粮食卖不出去，我们便出钱去给他们开一条道路。如果盖教室、修马路，也算是情报工作，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做“007”了！所以，我们蒙藏委员会从来没有做过特务，从来没有！有一年，有一个“西藏青年会”的人（不知道他是怎么混到台北）跑来找我，他问蒙藏委员会能不能给他一个办公室，给他一部传真机，我说：“可以呀！但是你要青年会先通过‘放弃西藏独立’，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我就给你一个办公室，给你一部传真机。”他当时答应说，“OK，没问题。”我说：“不是你说了算哦，你要青年会开会通过，而且要登在公开的刊物上。”然后他就没有消息了。所以，我们对于印度、尼泊尔的藏胞，我们是站在“协助”的立场上。他们办学校，因为我去过印度、尼泊尔，我曾经告诉他们子弟学校校长，我说我可以给你们西藏籍的老师每个人每一个月 10 元美金（当然 10 元美金很少，可在加德满都 10 元美金很大，那个地方生活水准很低），但是你必须把名单给我，你不能随便开一大堆名字。我说我要见到这些老师，一个一个核对，我就给。后来有的学校给了我名单，我也核对了，确实是西藏人。我们确实给他们一个人每月 10 元。而对那些小朋友，看他们衣衫褴褛，过去我们曾经补助学校钱，可是这个钱没有用在学生身上，所以我就改变做法，每一个学生发一套衣服。当然这不能从台北带去，第一，通关要关税。第二，那么庞大的行李，怎么带？我们就托我们在加德满都的藏胞帮忙在加德满都订购——定 100 套衣服，我们去的时候送给小朋友，这样校长就没有办法把它放到口袋去了。我参观藏胞的工厂，手工编织地毯，看到工人那种热的情形，真的很可怜。于是我说我买电扇给你。像这些工作怎么能说是特务工作呢？所以，达赖喇嘛对我们蒙藏委员会的职责，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裁掉蒙藏委员会、跟外交部来往，这是他的目的。有一年，我们崔垂言委员长任内，达赖喇嘛透过他的哥哥——嘉乐顿珠（这个人我也见过很多次）表示愿意到台湾，于是我们专呈公文报到“总统府”行政院，结果经国先生怎么回答的？“他如果不承认是中国的一部分，就不必来。”这是两位蒋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坚持。

那么，对外蒙古，刚才我讲了：自从 1954 年废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后、李登辉总统之前，我们完全认为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你们如果不信，可以买那个时候的地图、教科书，蒙古地方都是列为中国的领土，这就是我们在当时的立场的坚持。苏联瓦解之后，正好是李登辉总统时代，政治方向有一点改变——我们愿意跟外蒙古来往。所以，习惯上我们还是叫外蒙古，而你们都叫蒙古国。你们可以去买师培写的一本书（北京出的），叫做《外蒙古独立真相》。这个“师培”，是个笔名，其实一共是三个人——作者是三个人。这本书，据我所知，出版不久又被收回去了。你们如果找到这本书，打开第 416 页，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距离老人痴呆还有一段时间，还没有痴呆），里面整页都是写我，即坚持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当然，这个未来会不会成为事实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各位可以到网络去查），外蒙古的国会，曾经有国会议员（当然那是极少数）提出希望回归中国，当然没有通过。但我们知道，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只要中国做的够好，我相信这一天会来的。但问题是能不能做的那么好，这算是回答吴老师第一个问题，不知道这样可以吗？

第二个，关于目前台湾如何看大陆少数民族问题。因为我没有办法代表全部的台湾，但我只能代表就我所了解的某些人跟另外某些人。先说一些人——唯恐天下不乱。去年新疆“七·五”事件，我们台湾有一份报纸——独派的报纸，叫《自由时报》。因为我们台湾“百无禁忌”，如果各位有机会到台湾看我们晚上的“八点档”的谈话节目，那个谁都可以骂。马英九可以抓来骂，都没有关系。像《自由时报》，它就把新疆“七·五事件”无限扩大，认为在中国大陆，新疆一乱，大陆就要崩溃，这是一小部分人（的观点）。也有一些人——食古不化（像我这样子），认为新疆问题不是问题，迟早会解决得；西藏问题不是问题，会解决的。但到底哪边人数多我也不敢说，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办法量化。只能就我个人所接触的（来衡量），因为我个人能接触多少人嘛！所以，就我所知道的，像《联合报》，就不会重视“西藏事件”或者“新疆事件”，可《自由时报》就非常重视、无限扩大。事实上，在街头，不管北京、昆明、台北，都时常会有两个人意见不合而打起来、骂起来，但是如果被扩大了，比如苏老师是藏人，我是汉人，我们两个一言不和打一架，那是我跟你的

事情，不是汉族跟藏族的事情。但是有些人就把它扩大化了：今天在北京中央民大，汉藏冲突。就这样子无限扩大！这是有的。尤其是外国人，唯恐天下不乱，一点小事无限扩大！因为在乌鲁木齐那个地方，维汉——维族区域、汉族区域，分的蛮清楚的。有维汉交界的地方，就常常有争执——买卖呀这些每天都有的。我不相信，台北的市场、北京的市场没有吵架的，天天都会有。你如果都去报道，都是民族冲突，那么，冲突不完嘛！所以，我们看这些民族问题应该从这个角度看。它不一定是民族冲突，它可能是事件冲突，不要把它民族化。我想，这样子看，可能比较客观。要我具体提出台湾如何看待大陆问题，那我可以很坦率的讲，台湾是自由经济、一切向钱看，那么，对大陆少数民族问题关心的人不多。而中国边政协会早期——生机蓬勃的时代，我们有会员 500 多人（很大的一个社团），现在只剩 100 多人。可见，大家向“钱”看，比向“问题”看来得更有趣！因为看少数民族问题看不出“钱”来！虽然看不出钱来，我还是希望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投稿，我们有一点点、一点点稿酬，那还是牵涉到钱哦！一点点稿酬！

第三个问题，台湾跟大陆分裂，是汉族分裂还是民族分裂？这个问题，触动我在跟学生上课的时候，讲到中国历史上讲到“分裂”跟“统一”。事实上，要谈中国，应该从秦始皇——公元前 221 年统一天下到 1911 年作为时间的纵轴，以清朝末年——1911 年的疆域，作为空间的横轴，在这个时空中间来讨论中国的分裂或者统一才有意义。因为在秦始皇之前是个封建时代。周天子的力量根本达不到各地，所以谈不到统一；没有统一，更谈不到分裂。所以，如果在这个公元前 221 年到 1911 年，在这个 2133 年里面，统一的时间跟分裂的时间差不多。“三国”是第一个分裂的时代，不过 50 几年，“诸胡列国”——从公元 304 年到公元 581 年隋文帝统一天下，中间 270 多年，那是分裂时代。唐朝，我们算它统一，唐末五代十国又是个分裂（时期）。那么，北宋，大家念历史，都认为是“统一”，北宋的疆域，哪里有统一？契丹先北宋而建，西夏也先北宋而建，北宋能够指挥契丹吗？而北宋，回过头来我们说汉人，脸皮蛮厚的，每年给契丹送过去那么多钱，那是“进贡”！可是我们说“岁币”，我们说“赏钱”。大家要对这个历史，要从另一个方面看。所以，我“毛



估”一下，分裂的时代跟统一的时代差不多。但中间有一个特色，比如说诸胡列国跟第二次南北朝，也就是“两宋”、契丹、金、西夏，我是把它当作第二次南北朝；那么，第三个大分裂时代——明朝，在各位念的历史里面，明朝一定是统一的，明朝力量哪里有超过长城？大家总认为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妥欢帖睦尔被赶出北京，明朝为了表示他顺天应人退出北京，所以给他一个谥号——“元顺帝”！可蒙古人不承认这个谥号，他们认为元朝没有灭亡。他到了长城北仍然称“元帝”，所以蒙古人给他的谥号是“元惠宗”，还传了五个皇帝。后来，因为事实上到林丹汗为止，没有一个元朝大汗、蒙古大汗认为元朝灭亡。因为蒙古从成吉思汗建了国家就叫做是“蒙古国”。后来因为统治了中原（忽必烈统治了中原），才使用中原的帝号、纪年，所以才有了所谓至元多少年，可他对游牧地区仍然用“蒙古国”。在他的认知里面，蒙古、元朝没有灭亡。所以，明朝也是一个分裂的时代（一共二百九十九年），也是一个“南北朝”。从上次五次分裂来看，纯粹汉人的分裂——三国、五代十国都不足 100 年；由少数民族的分裂，都超过两百年。历史本来也是一个追求轨迹的学问，只是历史学的元素是人。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时空对同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反应。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小朋友来讲，好不容易进了大学，谈恋爱最好。于是两个人说“非卿莫嫁”——不是你我不嫁！“非卿莫娶”！如果嫁不成、娶不成，跳楼！结果毕业了，谁也没有跳！因为他们都住在一楼！跳也不会死！结果没有想到，十年之后，同学开会了，大家都想看看当初的恋人都变成了什么样。女的一看那个男的，满身油腔滑调，好在当时没有嫁给他！男的也说，当时娇娇女，没有想到今天变成一个大肥婆！同样一个人，对同样一个问题，在不同的时空反映不一样。所以，历史的轨迹，对过去——死人不会变，对过去的轨迹我们抓得住，对未来的轨迹我们很难抓。但这未来的轨迹还是会朝着既定的轨迹去发现、去制造，只是会有改变！所以，历史上五次分裂，有少数民族的分裂都是超过两个世纪，没有少数民族的分裂都不到一个世纪。那么，从历史的轨迹来看，两岸分裂，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如果从 1949 年开始算，现在已经六十几年了，跟历史的轨迹蛮接近的。至于将来谁统一谁，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对不对？当然，在座各位的认知中，一定是我们（大陆）统一台湾。但在

台湾青年的认知中，一定是台湾统一大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我们知道，历史总是从分走向合。大家打开三国志演义来看，第一句话就是“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就是这样子，很难捉摸。但对于已经过去的历史，那是改不了的。刚才我讲的，那都是数字，数字不会说谎。所以，历史的五次分裂，有少数民族的，都是超过两个世纪，没有少数民族的，都不会超过一个世纪。那么海峡两岸，拿 1949 年来算，已经有六十年了。如果我们更早一点，从抗战胜利就开始打仗来算，那已经有七十几年了。再往早一点推算，1936 年（你们说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我们说的两万五千里流窜），从那里来算也已经将近一百年了。那么，距离历史的轨迹很接近。至于未来如何发展，我们还没有办法生活在未来，我们难以掌握，我们只能从过去的历史来推敲到未来。从台湾来看，从中华民国政府迁到台湾，从蒋介石、严家淦、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六个。我们再来看看大陆：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江泽民，跟现在的胡锦涛五个，都是汉人。所以这个分裂是汉人的分裂。如果历史轨迹还是可以相信的话，我想统一是不远了，至于谁统一谁，那是另外一件事。我也不能因为人在北京，就说北京统一台湾，这个话我说不出口，我只能实话实说。但我也不能大言不惭的说，我们台湾一定统一大陆。结果如何，就跟着历史走吧。这样回答你的问题，可以吗？

主持人苏发祥老师：

非常感谢刘先生风趣、幽默、睿智的回答，实际上，这里面有几点我觉得特别重要，首先：刘先生刚才的谈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认识民族问题和历史问题的一个新的视角，比如说，刘先生刚才提到的，我们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好多都是民族地区的一个具体的事件，因为处理不当而引起群体事件，最后成为民族问题了，这实际上是比较普遍的。其次，关于中国历史研究，我们以前很少注意到刘先生刚才提到的“双轨制”。刘先生提到，中国自古以来，实际上实行的就是一种“双轨政治”，中央和边疆的政治实际上是有差异的，这个我觉得也特别重要。再一个，我们研究中国历史上统一的问题，我特别同意刘先生刚才所提到的明朝的情况。实际上很多人也在反思，我们把明朝作为一个统一的王朝，但实际上当时

元朝还在存在。这里面我们所说的中国历史，一个就是说“得中原者得天下”，不管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谁到了中原这个地方，那么谁就成了正统了。它从另一个角度，可能也就说明了我们汉族的民族中心主义问题。就是认为汉族是正统，少数民族就不是正统。我觉得，这实际上是非常有意义的。现在看看各位老师和同学有什么问题？

提问者一：

刘老师您好！在 2006 年，外蒙古建国八百周年，这已经得到了世界性的承认。刚才您谈到外蒙古问题，是否您在心目中，还有一种大汉民族主义的问题？还有就是，您说“中国一统”——外蒙古统一于中国，其根源在于哪里？是不是还是在于元朝或者清朝，而且这两个朝代，是不是属于中国汉民族这个王国，按照您的观点，您是怎么说明？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中国少数民族问题和各个自治区，汉族和少数民族在人口上非常不成比例，在它的自治权力的问题上，您是怎样看待的？就这两个问题，谢谢。

演讲人刘学铤老师：

好，谢谢！第一个问题，我刚才说过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听到。我基本上讲，中国这么大一块儿地，没有一个法律规定必须由汉人做皇帝，胡人来做就是乱华。那么，既然不是只有汉人能做皇帝、能做统治者，任何民族都可以，只要你有本事。所以，没有存在大汉沙文主义的意味，这是第一。其次，联合国承认。联合国会员国不等于它必然是一个国家，我们试想，在苏联解体前，乌克兰、白俄罗斯在联合国都有席位。那个时候，谁会承认乌克兰、白俄罗斯是个国家？所以，承认不承认跟联合国有没有席位、跟它是不是一个国家中间没有等号。第三，至于说 1954 年到李登辉之间，那几十年台湾把外蒙古列为中国的疆土而认为这是个荒谬，那么，你们看看北朝鲜是不是承认南韩是他的，南韩是不是承认北朝鲜是他的？英国是不是把爱尔兰看作是他的？可见，领土的互相侵占也不构成荒谬，在世界上都有历史。所以，我刚才讲了，外蒙古刚才还有一个议员提出回归中国。但我也讲了，这是绝对少数，并没有通过，就看中国做的够不够好。我刚才讲过这个话，并没有说中国一定要把外蒙古拿回

来。因为民族始终都是走向融合，大家看看，“大禹大会诸侯三千”，那时候等于有三千个民族，到了春秋时代，我们只有两百多国，到了战国时代，只有二十多国，到了秦，只有一个。走向融合是必然的。但，我说的融合，并不是指汉人为主体的。而且，我始终只用汉人，不用汉族，因为汉族是由很多民族共同构成的，并不是纯粹的血统。我说胡族、蒙古族、藏族，我从来不说汉族，汉族只能说汉人。许多民族揉进来之后，成为汉人，这是第一个问题。您第二个问题，不是我的看法。曾经有一个学者，他建议北京的政府，应该用企业经营的方式，某一个民族在大陆拥有多少人口，占有多少土地，地下资源有多少，做一个统一，把它量化之后，国家的资源就分配给它多少。如果朝这个方向走，民族问题就消弭于无形。我赞同那个学者的说法（但忘记了那个学者的名字），你加入这个公司，你投入多少，你分红就多少。那么，这样就没有——汉人固然人数多，但是社科院前几任的马副院长曾经做过一个统计，从东北中国边境满洲里到昆明，划一条线，这条线的东南几乎都是汉人，占全中国人口 94%，但是他这个数字比较旧，因为马先生的这个数字是几十年前的。那么，这条线的以西、以北，几乎都是少数民族地区，虽只有 6%的人口。但是地下资源，这条线的以西、以北有 94%，地下资源在这条线的以东、以南只有 6%。所以，如果能用契约化的方式，少数民族人虽然少，它占的地区大、地下资源丰富，它享有国家的资源不会比汉人少。如果从这个理念出发，民族问题应该是不难解决的。这样回答，可以吗？

## 提问者二

我想说中国少数民族事务不限于蒙藏事务，比如说台湾，还是有蒙藏委员会、蒙藏事务局这样的传承。那这个传承，是继续清代这个传统，就是说除了蒙藏委员会之外，其它的少数民族（比如说南方的少数民族）在台湾的“格局”里面，用什么方式来管？有没有什么机构？如果有机构的话，是什么机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刚才吴楚克老师也说过，您有跟其它老师座谈，也跟边疆史地中心座谈，那在这个座谈之后，您觉得陆台两边的边政研究有哪些差异？有哪些交集和相同之处？在今后，如果大家一起来做研究的话，互相能够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哪些是

大陆方面需要加强的？谢谢您！

演讲人刘学铤老师：

为了表示我也不老，我也要站起来。您第一个问题：蒙藏委员会只管蒙藏，那其它少数民族谁管？传承是蒙藏院，当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时，走错了第一步，没有理解理藩部的全部内涵，这就是因为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初在边疆问题研究方面人才的缺乏，所以他就只是重视到蒙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蒙古的盟旗制度跟内地的省县不同，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跟内地也不同，所以把蒙藏两个特殊起来。那么，新疆在光绪十年建设，认为已经设省了，跟各省一样，所以把新疆的（事务）纳到内政部去管理。所幸蒋介石先生成立了一个新疆省主席办事处后来改成新疆省政府办事处，新疆各民族由他们负责。在早年的台湾，升大学非常困难，大概每十个才录取一个。我记得当年我考大学的时候，一共有三万个考生考，录取两千八百个，开始对蒙藏新疆的学生免试升学。你只要填志愿，台湾最有名的大学——台湾大学、政治大学，他们都填台大、政大，就给予从优而不需要考试。那么，新疆的则比照办理。而至于回族，台湾基本上——在早期根本不承认有回族，中共建政以前也没有承认过回族，认为回族就包括在广义的维吾尔族里面。那么，我们对回族事务的处理，当时内政部不懂、不做，委托蒙藏委员会来做。我们只要拿中国回教协会开的证明你是回族，蒙藏委员会就会证明你是回族，就可以免试升学，所以当时是这样处理的。后来新疆省政府裁掉之后，新疆问题就没有人管了，就等于孤儿一样。因为新疆省政府办事处的人很少，一部分拨到侨委会，一部分拨到内政部，因为总共有七八个人，很好处理。到了内政部，到了侨委会，认为这是人家编余的人，都把他们派到图书馆管理图书去了，所以就变成新疆民族问题没有人管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次行政院组织改造工程，我们建议将来陆委会，不只设立蒙事处、藏事处，要设立民族事务处，这样所有大陆的少数民族在台湾我们都可以照顾到，这是一个理由。第二个，回汉交往越来越多，将来贵校的少数民族的学生（除了蒙藏之外），要到台湾念书，希望大陆的学生到台湾念研究所，念硕士、博士，那么谁来审核？送到陆委会，他不做蒙藏人，管不了，哪个局来管？没有！所

以，我们从这个着眼点，我们建议陆委会未来在修改组织法的时候，要设立大陆少数民族事务处，因为他本身是大陆委员会，大陆委员会里面的民事务处当然就指大陆少数民族，但愿会实现。

第二个问题，就是台湾跟大陆的边政研究有没有什么可以互补的地方？有没有什么异同？我相信，我刚才报告过来，相同的部分相信大家已经听出来了，就是大家都是中国人。任何民族可以向他的中央政府争取他本身民族应有权利，但是不能够分裂！因为争取权利是人民的权力，要求分裂却是不可以的。这个我想两岸对边疆问题的研究，这应该是相同的。那么，如果说不同的，我看了很多很多大陆学者的书，里面让台湾学者最不能接受的，常常出现“马克思说……”、“列宁说……”，那么请问我们讨论元朝历史的时候，跟马克思有什么关系？那铁木真起来创天下的时候，马克思还不知道在哪里呢，他为什么要遵照马克思的话做？要讲不同，我们是没有框架的。我们认为合理的，我们就把它写出来，不合理的我们就说这是不合理的。那么，如果说不同，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最大的不同，也是我们最难的地方，我们要到大陆做田野工作，难之又难，因为我们去不了！而且很危险，有一个吴老师也认识的，叫做郭维雄，自己跑到青海少数民族地区，结果给公安抓起来了。问一个台湾人为什么跑到这里来？后来还是一个西北民院的教授把他救了出来。所以，我们要做田野工作，难处很多的。我们困难非常多。有一年我来的时候，跟社科院民族所郝所长，说能不能你们做田野的时候，我们的人跟着你们，混在你们的队伍里面？但是我们的学生又吃不了苦，因为做民族工作很辛苦的，因为要入乡随俗。西北民院有位教授告诉我，已经到了一九五几年了，在甘肃省的一个缺省的县份，去做民族田野工作，他为了尊重学者，当地的人请他吃饭，把筷子用嘴巴喇一下，给他朋友用，请问你们这些学生，老师们可能都能够接受，同学们你们愿意接受这样子的筷子吗？同学们，做民族工作本身很辛的苦。那台湾的孩子，被保护的太好了，当然我也知道大陆的孩子被保护的更好，因为一胎化的结果。那么，因为吃不了苦，所以这个计划也就没有了。我们希望今后能够就这一方面我们截长补短、去异求同，多一点合作，能够到少数民族地区走一走、看一看，因为光是文献、资料研究，那毕竟会和现实脱节。你没有到藏区去看过，光是听说，

那么今天，在场的一定也有很多藏族青年，你们在北京生活久了，酥油茶敢不敢喝我都怀疑，对不对？上面那么一层油。有一年，我到尼泊尔去，他们习惯——因为他们是用木头碗，所以拿在手里不觉得烫，上面一层油，我不小心喝下去，吐也不是，吞也不是。吞，吞不下去；吐，吐出来多丢人！就用嘴巴含到，而且他们还习惯喝三碗，那就硬着头皮喝，不然你就没有办法跟他们沟通。我们到蒙古草原去，内蒙古也去过，进蒙古包之前，蒙古族姑娘在那里唱迎宾曲——三杯，三碗酒，也喝了进去。但里面已经喝了很醉了，出来还要三碗酒，你还得喝了才能走。所以做民族工作，必须要把自己的本性都吐掉。你到哪里就要跟哪里一样，那么，只有你们这里——中央民族大学做得成，那我们那边缺少这个平台。所以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们在这一方面能够多一点合作。让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多一点了解。这样子回答，可以吗？

### 提问者三：

刘先生您好，我的问题是：您或台湾的学者怎么看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

### 演讲人刘学铤老师：

这个问题是不是明天晚上来回答？这样子，为了不冷场，明天晚上你再来，好不好？明天晚上也是这个地方，有一个“五胡兴华跟多元一体”，由我来报告。那么，大家总听“五胡乱华”，我怎么用“五胡兴华”呢？中国的文化，多元化就是因为有很多“胡”族的文化渗进来，如果没有，很多胡族文化没有进来，那么中国的文化会很单调。举一个例子来说，一个“九”，七八九的“九”下面一个“日”，一个“日”下面一个“九”，很少人会念——“晷晃”，对不对？这个词，根本是蒙古话。比方说，北京很多胡同，那也是蒙古话。那么，类似这种都是胡族的文化渗进来。还比方说，大家常吃的烧饼，原来叫做“胡饼”，在诸胡列国时代叫做“胡饼”。现在吃的香菜，我们叫“芫荽”，大陆也叫“芫荽”，原来叫做“胡荽”。我们吃的芝麻，原来叫做“胡麻”……这些都是胡人传进来的。现在大家都认为水饺、锅贴呀，是汉人的，其实都不是，都是

胡人的。那么，如果你们仔细的看一看，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很好吃的东西，有钱人才吃的起的。原来是用“毕业”的“毕”——毕萝，因为它是食品，所以加了一个食字旁。还有一种抓饭，新疆话——在场的有没有维族的同学——那叫做“泡烙母”，抓饭！再讲一个蛮好笑的事情。我想我一讲王昭君，你们一定想到哭哭啼啼、抱着琵琶出关，那我告诉你，这不是真的。王昭君嘻嘻哈哈的，没有抱琵琶。为什么？王昭君大概十五岁左右入宫，三年见不到皇帝，呼韩邪单于要求和平，他就说“哪一位愿意嫁过去当阏氏？”因为匈奴把单于的夫人叫做“胭脂”。“胭脂”，我先解释一下，那年纪大一点的人知道，就是现在的腮红。“胭脂”是匈奴话，因为祁连山有一个支脉叫做“胭脂山”，“胭脂山”产一种小花，红红的，把它磨成汁抹在脸上，所以汉人的化妆是胡人教的。汉人不会化妆，所以传到汉人，就把它写成“胭脂”。如果没有了胡人、没有了胡族，那中国的文化会很单调。今天，全世界把华人聚居的地方叫做“唐人街”。

“唐人”，我们看看“李唐”，李氏——李渊。李渊的祖父叫做李虎。在北周的时候，赐给他姓“大野”——大小的“大”、“野兽”的“野”。当然，这是鲜卑话，不是很大的野嘛。我们知道高车民族里面有一个部落姓“大野”，李渊这一部落可能就是“高车”。“高车”跟现在的“维吾尔”有族源的关系。但因为他统治了大量的汉人，他就冒称陇西人，但他是汉人、是胡族，现在学术界还在争论。但不管如何，他是一个胡化的汉人。那么，再回过头来来讲，刚才讲王昭君、琵琶，可靠的历史记载最早最早不会早于东汉献帝，因为献帝好胡物——胡越琵琶，如果再往前（追溯），到了公元385年，前秦苻坚派他的大将官讨伐西域带回来琵琶，那已经是公元三百八十多年了。而王昭君是什么时代的人呢，公元前34年左右嫁给呼韩邪单于，距离东汉末年220年，距离诸胡列国时代420年，请问，王昭君如何去弹两百年、四百年以后的乐器？因为她距离我们很远，大家模模糊糊的就说王昭君弹琵琶。那我们如果说慈禧太后弹电吉他，大家一定哄堂大笑，那是因为慈禧太后距离我们很近，我们知道电吉他慈禧太后弹不得，那么，王昭君距离我们很远，所以，我们就模糊了。我们这样子看待胡人的文化，应该比较客观。因为中国文化是多元的。很多民族的文化渗进来，就成为中国的文化。还有汉人，因为我是汉人，我



的祖籍是山东，标准的中原人，那么，汉人很赖皮的。怎么说赖皮呢？比方说“萝卜”，本来是胡人的，因为汉语是孤立语系，任何一种东西只有一个字，凡是两个字才能表达的，都是外来的。可是汉人很赖皮，萝卜来久了，那是我们的，早已有之。后期来的，红颜色的，叫做胡萝卜——胡人的萝卜，对不对？这就很明白的表示汉人的文化是多元的。从这个名称上我们就知道。北方叫“红柿子”——西红柿，而南方人叫“蕃茄”，那是蕃人的茄子。汉人的茄子是紫色的，蕃人的茄子是红色的。这些名称上，我们都可以看出来，中原的文化，是多元的，很多民族的文化共同构成中国文化。我们不要把中国文化局限在汉人里面。汉人只有很少一部分，很多人民渗进来才构成多元的中国文化，我想，这样应该比较客观的看待少数民族。

#### 提问者四：

老师您好，我想请问您一个关于民族认同的问题。在国共内战结束以后，也就是海峡与大陆分离的开始。那么我们都知道，跟随国民党过去的以及年龄较大的这些人，都是认同“中国”这个概念的。就是不管认同大陆统一台湾也好，还是认同台湾统一大陆也好，都是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可是现在，台湾年轻的一代对这种族群的认同可能是有些减弱的，因为前一段时间听一个外国朋友说，他说在台湾地区他们那些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只是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可能认为台湾现在这种自由的状态，是比较好的。现在也有一些数据显示，可能现在这种认同感也是在逐年下降的。那么，我想请问您，就您在台湾生活这么多年经验来看，台湾年轻一代这种族群意识减弱是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谢谢。

#### 演讲人刘学铤老师：

好！这个问题很大，我不敢代表台湾人来回答，但是我可以这么说，基本逻辑有一个概念，叫做“上位概念”与“下位概念”，上位概念是中国，台湾人是下位概念，台湾人、浙江人、江苏人、蒙古人都是下位概念。下位概念如果成为上位概念的时候，比方讲“山东人”，有“鲁北人”、“鲁南人”，这又是它的下位概念。那藏人是中国人、藏族是中国

民族的下位概念，可是“藏族”，它如果成为上位概念的时候，里面有“康巴”、有“藏”、有“安多”，又是它的下位概念。所以，基本上“中国人”是一个上位概念，它不能够跟“台湾人”成为一个等号，这是基本逻辑问题。所以，说“我是台湾人，我不是中国人”这句话本身不合逻辑。因为如果我们拿数学逻辑的集合来讲，10 是 2 个 5，是 5 个 2，所以 5 和 2 都是 10 的构成分子，所以 5 不能等于 10，2 也不能等于 10，10 才能等于 5，包含了 5 与 2，这是一个逻辑问题。所以基本上，您问得这个问题，不是你的问题，说台湾有人这样认知“我是台湾人，我不是中国人”这句话本身在逻辑问题上，本身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你只要承认你是台湾人，你是江苏人，你是山东人，你就已经承认了你是中国人，对不对？我想这是基础逻辑。因为我们台湾的学生不修这个辩证法，大陆学生修过辩证法，应该这个问题比我更清楚，是不是？这是一个辩证问题，所以这个命题本身就不成立。

#### 提问者五：

老师好！蒙藏委员会是管理和研究中国蒙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个机构，但是当国民政府败退到台湾去之后，就已经不能管理大陆的民族地区了。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个可以取消的机构，但是它并没有取消，就是为了保持台湾国民政府是中国的一个中央政府，也是保持一个中国统一的形象。可不可以这样说：蒙藏委员会在台湾的存在也是他的一个象征意义要大于他的一个实际意义和他本身的职能意义呢？

#### 演讲人刘学铤老师：

好，你这个问题也是既大又敏感！我在蒙藏委员会工作四十年，你这个问题给我的立场很尴尬，但是我还是要回答。我们知道，每一个政府机构（现在政治学理论都讲有机体）正如同人体各个器官有他的功能。过去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时候，掌管蒙藏地区，当然有他实质的功能，对不对？等到你说败退到台湾，应该是一个象征的，那我请问一下，我们人体的器官里面每一个都有功能，鼻子是呼吸的，嘴是吃的、讲的，耳朵是听的，眼睛是看的，那我请问你的眉毛有啥功能？如果你没有了眉毛，你还像一

张脸吗？多少女生画眉，可是眉毛没功能，却有存在的意义。那么，公元2000年3月21日，我记得很清楚，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徐博东，那个时候他正在台北，因为那个时候选举完了，陈水扁当选了，他在台北对报社发表谈话，他说：“陈水扁政府搞不搞台独，就看裁不裁蒙藏委员会。”那么你的问题，如果说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到了台湾，就裁掉蒙藏委员会，那就是标准的台独。你愿意台湾独立吗？你不愿意那是不是要支持蒙藏委员会存在？

主持人苏发祥老师：

实际上那个同学问的问题不仅仅他个人的问题，实际上很多——包括我们在座的很多老师和同学实际上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去年，也是台湾的立法会立委决定把蒙藏委员会撤销以后，我们这边的（包括《民族报》等）好几个报刊都发表了文章，回忆和研究蒙藏委员会的这个专题报告，当时《中国民族报》的是我写的。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一听到要裁撤蒙藏委员会，我们这边就有这么一些反映呢？实际上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历史上蒙藏委员会确实对中国边疆的问题、蒙藏地区的问题，起到了特别大的作用，尤其是在西藏问题上。比方说13世达赖喇嘛去世以后，当时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亲自进到西藏，而且，那也是辛亥革命以后国民政府官员正式的、第一次进到拉萨，意义很大。又比如说，现在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的时候，当时的蒙藏委员会吴忠信又是从印度、内陆两面到西藏去，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再比如说，1949年的时候，我们第十世班禅要坐床，当时实际上国民政府大部分已经退到台湾去了，关吉玉坐飞机去主持坐床典礼，然后马上就回台湾了。实际上这对以后十世班禅对我们国家的藏族的很多问题、民族关系的情况都起到了特别大的作用。因此，这一点上，蒙藏委员会存在的意义很大了。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我们对蒙藏委员会特别重视？如刚才大家提到的，虽然国民党、共产党在对中国的表述上、统一的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和不同的认识，但是在国家统一、边疆统一、反对分裂主义上，实际上，我认为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使是在1949年以后到现在实际上大体上都是一样的。因此，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上看这个问题可能更好吧。

### 提问者六：

刘先生您好！我今天看到您感到特别亲切。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现实问题，就是刚所谈到的蒙古国。蒙古国有南北两个领域，以前我也和大多数人一样，都对蒙古国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因为他们毕竟曾经是我们的同胞。后来的时候，也希望有一天外蒙古能够回到我们的怀抱，但是，突然有一天，我读到的一个杂志把我给吓了一跳，因为那个杂志上面说蒙古国的人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时，就说那四个小星星是一个象征香港，一个象征澳门，一个象征台湾，一个象征蒙古国，也就是说等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之后，下一个就轮到蒙古国了。所以说，好像他们这样的一种想法，在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这样一种概念。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些蒙古国人到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经商的时候，他们或者因为受骗，或者因为什么，蒙古国人就说汉人很坏，懂语言（蒙古语）的人——即内蒙古人更坏。这就说明了蒙古国的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不友好态度的态度，这并不是我们大多数人所想的——蒙古国对我们也有有一种亲切感很不一样。我想问的问题是：我们对蒙古国的臆想以及蒙古国对我们不理解的这样一种状态是不是也存在于海峡两岸？第二个问题是历史问题。刚才听刘先生谈到“五胡”，我想您对历史是非常非常的了解，因为在台湾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继承的非常好。我想问的是，在“五胡”里面，羯、狄、羌、鲜卑和匈奴，“羯”是不是在冉魏政权时被灭族了。另外，关于“羌”和“狄”，我问过我们老师，但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非常弄清楚羌和狄之别，因为这两个民族的联系以及相似之处非常多，但是它们有非常明显的区别。按照史书的记载，“白兰”是狄，但又是游牧民族，而狄族里面，最大一个部落是白马，但在《史记》里，白马是羌，而白兰到底是狄还是羌也说不清楚。所以我了解一下，狄和羌这两个民族到底有什么区别？还是只是如《史记》记载——狄和羌不异？谢谢。

### 主持人苏发祥老师：

因为你第二个问题已把明天讲座的内容给预支了，所以我建议刘先生就回答第一个问题吧。第二个问题就等明天再说，这样可能会好一点，因为时间也不多了。

### 演讲人刘学铤老师：

好！关于蒙古国的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用最快的速度讲，希望你们注意听。1919年，冯玉祥的一个秘书叫作毛以亨，他到莫斯科，经过库伦待了三个月，从莫斯科回来再到库伦待了三个月，他写了一本书叫作《俄蒙回忆录》。这里面讲了汉人有多坏呢，蒙古人有多纯朴？他亲眼看到的。因为当时的洋火（年青的小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洋火）——火柴，在蒙古草原来说是很珍贵的。因为在蒙古草原要生活、要打火，搞个半天弄不出火，火柴一划就有火，蒙古人觉得很新奇，就要跟汉人的商人换。怎么换的呢？汉人本来是自己吸烟用的，一看蒙古人喜欢了，就拉抬价码，一盒洋火换一只羊，这就是骗。因为洋火都是十盒一包，结果一盒洋火换了十只羊。但是，因为汉人在草原做生意不能带着羊，就让蒙古人给养到第二年再来拿。蒙古人又老实，到了第二年再来的时候，十只羊又生了很多小羊，如数跟他（汉人）报告。然后他（汉人）又拿了一盒洋火跟蒙古人换羊，等到第三年、第四年就把整群羊带走了。这就是汉人！今天有一些外蒙古人扛着大包小包来呼和浩特做生意，在商场上做生意骗来骗去是常有的，我们不能因为少数汉人骗人就说所有汉人骗人。刚刚我讲的毛以亨先生说的“汉人”这么可恶的，不是每一个汉人。我们少数的商人欺骗了人家，他就放大成整个中国人，这本身不是一个很健康的想法。所以，如果有机会，我们汉人自己要检讨，我们中国人自己要检讨。对于外地来的朋友做生意，我们要规规矩矩，不能够贪便宜。如果我们这个便宜贪了富不了你，你规矩做生意也穷不了你。我想这种态度应该是每一个中国人应该具有的。

### 提问者七：

刘先生，我的问题是：从民国建立以后一直到政权更迭，政府一直在说“继承和发展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政策”，而孙中山先生1924年在上海做的报告里面，充分的展示出了他的民族观。在他的民族观里面，有一个核心就是说“我们中国只有一个民族，就是中华民族”。那么，在国民政府退居台湾以后，这种政策的实行情况以及在国家的整合方面，这种民族政策的落实情况，我想了解一下，谢谢您。

演讲人刘学铤老师：

这个问题嘛，太大太大了啊！孙中山先生距离我们现在已经很久了，我们不要忘记，在民国建立以前，他喊出来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民国一成立（在民国元年），立刻说“五族共和”。所以，政治人物的话有时候是适应时代的需要。刚才有一位同学也问到台湾制度，说到“台湾人”、“中国人”那个问题，因为台湾有选举，便有压力，有时候必须讨好选民。那么，孙中山先生在民国 20 年，讲的中国只有一个“民族”，这基本上是由于他在那个年代民族学并不发达，他是出于政治的需要而说出“中国只有一个民族”。那么，请问今天在座的，如果是蒙古人、西藏人、新疆人，他同不同意炎黄是他的祖先呀？他显然不同意。所以中国不是一个民族，是很多民族！我们今天讲的要建构一个——如费孝通讲的“多元一体”。所以明天晚上，就这个问题向各位报告。

主持人苏发祥老师：

时间已经到了九点钟，刚才吴楚克教授也提到刘先生、林先生从昨天九点钟到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休息，因此，我们今天的互动就到此为止了。明天晚上，七点到九点，我们还在这个地方，欢迎大家继续来听刘先生的讲演。最后，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刘先生、林先生精彩的报告！谢谢大家！

###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解飢餓要靠自家飯，知冷暖只有貼心人。（回族）  
城需要堅固的城門，人需要知心的朋友。（滿族）  
畜靠肥膘，人靠知己。（滿族）  
水深魚樂，情深人知。（毛南族）  
人重感情，狗戀吃食。（土家族）  
蜂蜜再甜，甜不過知心話。（哈尼族）  
愛朋友勝過生命，縱然死去還留友情。（蒙古族）  
與其牛羊多，不如朋友多。（蒙古族）  
衣裳是新的好，朋友是舊的好。（蒙古族）  
有了新交莫棄舊友，買了珊瑚蒙扔琥珀。（藏族）  
只有箭一樣直的心，才能求得誠摯永恒的支情。（藏族）  
哈達要潔白的好，朋友要知心的好。（藏族）  
借衣打扮不好看，討食充飢沒味道。（土族）  
茶水喝足，百病可除。（維吾爾族）  
十個遠親，不如一個近鄰。（瑤族）  
遠山使木，近水食魚。（達斡爾族）  
好吃不如寬住。（布依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 追憶廣祿先生

鋒暉（孔果洛·穆騰慕）

新疆師大助理教授

從古到今，在各民族的歷史上都湧現出一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對祖國他們懷著深沉、熱烈、執著的赤子之心，始終保持著對祖國和邊疆忠貞不渝的愛，隨時隨地都為國家的利益和邊疆的安危奉獻自己的一切。正是這種浩然正氣維繫著我們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勃勃生機。廣祿先生就是這眾多少數民族愛國志士中的一位，正如在他的回憶錄首頁中寫道的一樣：

“我是一個新疆人，我的命運與新疆不可分，正如新疆的命運和內地血肉相連不可分一樣”<sup>1</sup>。這種愛國之情正是廣祿那一代新疆忠魂志士愛國主義精神的真實體現。

### 清朝錫伯八旗後裔

廣祿（1900 年—1973 年），號季高，錫伯族，姓孔果洛氏。清光緒二十六年農曆五月四日生於今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的納達齊牛錄（七鄉），正藍旗人。其先本遼寧瀋陽北陵地方錫伯部族。

2

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 年），將軍兆惠率軍平定準葛爾後，西部兵力空虛，且多為換防軍，清廷為保邊政移民戍邊，遂由遼寧八旗軍中選派錫伯營、黑龍江選派索倫營、察哈爾營、蒙古選派厄魯特營，編為四“愛曼”，前來伊犁。時錫伯營系由遼寧省 13 個縣挑錫伯壯丁 1008 名，連同所攜眷屬共三千餘名，來伊犁後組成邊防駐屯軍，從乾隆三十一年起，駐伊犁河南岸。這一駐防軍在其後的風雲歲月中世守邊卡，精忠報國，對於邊疆的穩定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廣祿先祖即此錫伯營成員之一。

其祖穆隆阿，青年時曾潛心研讀滿文和漢文有得。同治年間“回

---

<sup>1</sup> 廣祿：《廣祿回憶錄》自序

<sup>2</sup> 廣祿：《七十自述》第 1 頁



亂”，後任喀喇沙爾辦事大臣。伊犁將軍榮全率兵取道外蒙進駐塔爾巴哈台（今塔城），穆隆阿于同治十二年間入榮全幕府襄參戎機，榮全並請其為滿文老師，並因此而結識了後任陝甘新總督、時亦在榮全幕府的長庚，兩情篤好，曾訂金蘭之交。光緒七年（1881），伊犁光復，穆隆阿退隱田園，以耕讀自娛。其父富勒祜倫，號春圃，在其祖穆隆阿的教育下，精於儒學，並以歷史、天文學造詣極深而稱于時。曾任錫伯營副都統銜領隊大臣，也是近代錫伯族歷史中最後一位領隊大臣。一生公正清廉，常選送戰馬進京，陛見述職，蒙獎慰有加。歸後將所有款項點滴歸公，為朝廷所激賞。<sup>3</sup>

廣祿生於書香仕宦之家，從小受家庭的傳統思想教育極為嚴格，受到四維八德儒家思想和愛國主義思想的灌輸，忠君和愛國的感情自幼便深深地熔鑄到廣祿的心中。以至成人，及日後風雲變換的歲月中都立身植品，根深蒂固。

清末民初，廣祿在家鄉的國民小學上學時，專學滿文。由於其父祖對滿文的研究造詣極深，廣祿從小對滿文的學習極為認真，他對具有豐富的形態變化的滿文，無論是名詞的數、格；動詞的態、式、時，形容詞詞幹的加強或減弱，無不認真習讀。當他升入高等小學時，又開始習讀漢文。以後進惠遠義校，於民國七年（1918年）畢業。<sup>4</sup>

廣祿由於生長于伊犁，沙俄帝國對新疆長期處心積慮的侵略和暴行，耳染目濡，使之深受刺激，並終身警惕。他父親曾對他說，他出生的那一年，沙俄不但糾合八國聯軍侵入北京，而且派兵侵入伊犁，使他們倍受欺凌。當他 11 歲時，沙俄又向清廷提出六項要求，重申在新疆享受免稅貿易的特權；要求在蒙古、新疆等地的俄商有購置我國土地、建造房屋和自由居住的特權；要在科布多、烏裏雅蘇台、哈密、奇台等處設立領事；對中俄兩國人民的訴訟，沙俄享有領事裁判權等。與此同時，又策動外蒙反動王公貴族獨立，出兵侵犯阿勒泰，又加緊在南疆誘騙新疆人民加入俄籍，侵奪邊陲。當他 12 歲時，沙俄侵略軍趁伊犁起義時的亂局侵入伊犁和喀什噶爾，俄僑在策勒村橫行霸道，引起南疆人民抗俄鬥爭的爆發。當

<sup>3</sup> 廣祿：《七十自述》第 2 頁

<sup>4</sup> 九善口述（廣祿長子）

他 13 歲時，沙俄非法在阿勒泰設領和移民。沙俄這些侵略行爲，有些是廣祿親身領受過的，有些則是父祖含著淚水向他講述過的。廣祿在達古稀之年時，猶自述說當時沙俄“兇焰日甚，祿深受刺激”<sup>5</sup>。

清朝的錫伯八旗官兵，向來有著忠於祖國、捍衛祖國的精神，這種精神更使廣祿自幼便樹立了強烈的國家觀念，將國家、民族的命運同個人的命運相緊密聯繫在一起。

### 早年求學經歷

1914 年—1918 年，廣祿就讀于惠遠師範學校。當時該校的校長爲余文清，其人不但才學深，且目光遠大。對於新疆民族成分的複雜以及強鄰的逼視，他特別強調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則，並給予官費資助各族師生讀書。其思想對廣祿影響很大。余文清說：“新疆是中華民國的固有領土，雖然偏處塞外，但與內地的關係猶如血肉相連，永不可分。民族雖甚複雜，只要你們誠心接受祖國的優美文化，統一你們之間的不同思想，對祖國發生熱愛，自然就會精誠團結，親如手足，到那一天新疆即可堅如磐石，從此不受強鄰的挑撥與欺凌”。這些話都銘刻於廣祿的心中。這些早年時期的家庭環境和學校教育，使得廣祿堅定地樹立了“保衛新疆永爲國家領土”<sup>6</sup>這一神聖理想，並且終生獻身其中。

在惠遠師範學校學習過程中，他常讀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深爲梁啟超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和救國思想所動。梁先生的思想，深深地撥動著年輕的廣祿的心弦，從而超越了理智而引起共鳴，且至死未變。親身經歷“伊犁事變”後，廣祿更爲深切地感到一種強烈的責任感，認爲要保衛好新疆，建設好新疆，一定要使全國重視新疆，援助新疆，新疆也應該多培養出一些有經世之學的人才來爲新疆出力。基於這種認識，他決心要到北京考學深造；這種思想在當時的伊犁來說是空前的，相對於保守者來說也是駭人聽聞的，並且在此之前錫伯族中從未有赴內地求學者。因此，不但其父母兄弟反對，就連親戚和故友也加以阻攔，認爲一旦到了北京那樣的花花世界，不僅書讀不好，甚至還會連骸骨都難得以返鄉。但他求學自

---

<sup>5</sup> 廣祿：《七十自述》第 3 頁

<sup>6</sup> 廣祿：《七十自述》第 17 頁

強以救國的思想始終未曾動搖，廣祿在其回憶錄中寫道：“我在伊寧讀高小的時候，有一次正逢沙俄國慶之日，俄國僑民興高采烈地進行慶祝，正當此時來了一支全副武裝的俄國哥薩克軍隊，張旗鼓，唱軍歌，耀武揚威接受俄國領事的檢閱，並向中國人示威。俄國領事館本駐有衛隊，而這支軍隊是專門為慶祝其國慶，臨時由俄境霍爾果斯所派遣，其飛揚跋扈，蔑視我國領土主權的侵略行為，傷害了我幼年時的心靈，給予了我刺痛，所以以後我毅然下決心要去北京求學不可<sup>7</sup>，目的就是為了能適應和善於應付新俄毗鄰的各種關係，以達到反對外來侵略的目的”<sup>8</sup>。終於在民國八年廣祿克服親友重重的阻力，告別家鄉，走上了一條一般人視為畏途的道路。

在赴北京求學途中，廣祿在迪化（今烏魯木齊）受到當時新疆省省長兼督軍楊增新的召見。楊增新對廣祿以及同行的兩位學子（白受之、宮壁澄）進行了一番鼓勵，楊增新認為新疆需要的是實業和經濟的發展，主張其學習農業和工業，日後開展實業救國的事業，要求三人努力學習，將來返回新疆將予以重用，並開具手諭發交秘書處給教育部辦理諮文，分別保送了他們。

但由於當時時事的需要和個人的志向，廣祿到北京補習了一年英語之後便放棄了學習農業的計畫，本著學習法律的初衷考入了外交部開辦的俄文法政專門學校。當時的北京學生都抱著讀書不忘救國的精神，一面參加革命運動，一面用功讀書。此時國內外有名的學者如杜威、羅素、泰戈爾、梁啟超等先後在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講學，他們給予了當時青年研究學術的好機會，尤其是梁啟超的言論和思想更是讓廣祿在許多方面發生著巨大的轉變和飛躍。在北京學習的六年是國內軍閥相互爭霸、戰火屢起的年代，人民無限痛苦，並且國勢日下。在求學、救國的過程中，廣祿也遇到了許多的曲折坎坷，同時發現內地人士對於新疆的瞭解是極為貧乏的，甚至有些人竟提出新疆人是否食米麵等一系列荒唐的問題，如何加強新疆與內地的交流聯繫，讓新疆與祖國緊密聯繫於一體，這些問題始終縈繞在他的心中並促使他不斷地進行探求和思索。

<sup>7</sup> 廣祿：《七十自述》第 17 頁

<sup>8</sup> 廣祿：《七十自述》第 18 頁

廣祿在北京俄文法政專門學校修業六年，至 1925 年畢業。原奉部令派赴當時由中蘇合辦的中東鐵路工作。但廣祿此時意在繼續深造，其認為中俄毗連，犬牙相錯，東北自綏芬河經黑龍江、外蒙古、新疆以至喀什噶爾西南面延綿一萬數千里之遙，而蘇俄又是一個懷抱野心的國家，且已深入我國的邊疆，肆行侵略，如不知彼之內情，將來如何對抗更大的侵略。基於這種認識廣祿請求外交部令中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咨送其進莫斯科大學繼續研究法律。旋即返回新疆探親<sup>9</sup>。

### 初涉政界

求學六年後返鄉途中的廣祿，其心情是凝重的。在他回憶錄中寫道：快離開北京的時候，雖然學業告一段落還鄉，但心中反而覺得非常空虛，在個人方面所學究竟有限，深愧未如理想。在國家方面則軍閥混戰，此來彼去，同為一丘之貉，一樣禍國殃民，又因外侮疊起，國勢日危，新疆父老自民國締造以來，就日夜渴望國家的強大，此次回去見了新疆父老，將拿什麼好消息安慰他們。並在路過東北時也寫道：坐于“南滿”的列車上感覺已在日本，坐在“東省”的列車上在感覺已在蘇俄，足見東北受日俄侵略之深，國勢如此，不禁感慨系之<sup>10</sup>。

1926 年廣祿抵莫斯科。當時我駐莫斯科大使鄭延禧與蘇有關部門聯繫，但莫斯科大學藉口無“相當有力之介紹函件”等原因，拒絕其入學。期間廣祿住于一位華僑的廠房中，並且遇見了許多在莫斯科孫中山大學任教的舊友。在瞭解了當時形勢後，廣祿經再三考慮，最後決定返回新疆。時新疆省省長楊增新即委其為省政府外交股一等科員，不久擢升為俄文秘書，後由楊增新電示派赴駐蘇宰桑領事館任秘書兼代館務（時楊增新之子楊應乾為宰桑領事，楊應乾因事回國，廣祿則兼代館務）。

在宰桑領事館擔任代領事一年後，廣祿於 1927 年底返回新疆擔任楊增新的俄文秘書，期間處理了蘇聯間諜案，其思維的靈活和成熟得到楊增新的賞識。而後又辦理了由蘇俄邊境逃入我國境內幾千戶哈薩克人的安撫工作，曾有人為了加入中國國籍而以每十戶五十兩元寶的條件進行賄賂，

<sup>9</sup> 廣祿：《廣祿回憶錄》第 37 頁

<sup>10</sup> 廣祿：《七十自述》第 36 頁

但是廣祿始終堅持原則。將國家的利益和法律置於首位，召集各部頭目會面，並宣佈：“請求入籍的事我無權批准，就是將軍（楊增新）也無此大權，這是內政部的事……如再有人以金銀賄賂，送至衙門辦理……”<sup>11</sup>。這些言行都使得當時許多的哈薩克人敬佩不已。

在初涉政壇的眾多是是非非中，廣祿始終堅持其為人原則和為國為民的作風，與當時新疆一些官吏腐化的言行形成鮮明的對比，也深得楊增新的信任，楊增新曾委派廣祿赴蘇聯塔什干擔任領事，但廣祿均以年輕、資歷較淺，不能單獨負一方面重任，還需學習加以推辭。在楊委派廣至南疆擔任縣長一職也被委婉拒絕後，楊增新對廣祿說：“不去也好，你不愁沒官做”<sup>12</sup>。

### 新疆省駐京代表

1928年，新疆發生了“七七政變”，楊增新被刺身亡。時楊應乾的宰桑領事已辭職滯留北京，廣祿也應金電函立刻返回新疆。當時攫取了新疆大權的金樹仁先委派廣祿做監修迪塔電線總委員，負責修復迪化至塔城沿線的電信線路。後派廣祿隨魯效祖（後任省府秘書長）作為駐京代表赴南京替金疏通南京中央與金的關係，特別是想在新疆保留和恢復“邊防督辦”這個使金垂涎欲滴的職銜。但由於南京政府對金並不信任，所以魯效祖沒能完成任務，隻身空手返回新疆。就在這個時期，時王正廷任外交部長，與廣祿多次會晤後，為王所賞識。1929年夏，王正廷以外交部令宣佈廣祿為駐蘇宰桑領事。此前，新疆沿邊的駐蘇塔什干、安集延、阿拉木圖、斜米、宰桑五領事館的領事，皆准由新疆省推薦再由外交部任命。實際上，新疆的外交權並未由外交部統一。此次外交部直接宣佈廣祿為駐宰桑領事，是王正廷預為從金樹仁手中收回新邊五領事館事權於外交部、從而統一外交權的先聲。

1930年，廣祿由南京返新擬赴宰桑就職。金樹仁認為廣祿在南京走紅，大有利用價值，不讓其去宰桑赴任，重新任其為新疆省政府駐南京的代表，此時金樹仁向廣祿徵求中央政府恢復新疆督辦名義的意見時，廣祿

<sup>11</sup> 廣祿：《七十自述》第115頁

<sup>12</sup> 廣祿：《廣祿回憶錄》第116頁

大膽地提出了其九項條件：

一、忠誠不二地服從國民中央政府；二、解除封鎖，使內地和新疆人民自由往來，不加限制；三、澄清吏治，整頓軍隊，興辦教育、建設、交通以及其他；四、對各族人民一律平等，不應歧視，並提拔各民族中優秀分子參與政治；五、對蘇聯外交，應師楊增新辦法，在不損失國家權益的範圍以內與之友好相處；六、請中央政府急修伊（伊犁）蘭（蘭州）鐵路；七、開闢新綏汽車路線，縮短內地與新疆之距離；八、新疆各種出產樣品，進京展覽，以使內地人瞭解新疆于萬一；九、新疆各市縣設立短波電臺，完成通訊網以利通訊<sup>13</sup>。

廣祿向金樹仁指出如以上幾件事能夠辦到，中央政府一定會鑒於新疆的振作有為，西顧無憂，又何以吝惜督辦名義呢？使得金樹仁說道：

“好，你的意見我都採納，分別施行，你去任駐京代表”，並應國民政府所派交於廣祿一塊三十六斤重的羊脂玉作為國璽的玉料進獻蔣介石，並將十八路總指揮名義改為邊防督辦的事，所有開闢新綏汽車路線，以及採購短波電臺器材、汽車和相應各種建設材料等統統委託與廣祿辦理，至於款項儘管從天津德興合同盛和兩號取用。<sup>14</sup>

廣祿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將國璽玉料和各類新疆土特產預備完畢。是否能將新疆與內地緊密相連，使中央政府充分重視新疆，此時第二次作為駐京代表的廣祿倍感此次赴南京之行意義重大，並且對於當時新疆的社會狀況表示深深的憂慮，說道：“楊增新時期的遺規，破壞已盡，新的建設更沒有一件。通貨膨脹，捐稅名目繁多，軍隊跋扈，人民叫苦，文武官員日惟以爭權奪利，升官發財為事，民族間的關係也不像從前一樣協調，尤其是國外勢力已在張牙舞爪，急於要吃一塊肥肉了”<sup>15</sup>。一種強烈的責任感湧入廣祿的心中，決心努力完成此次使命，促進新疆與內地的關係，推動新疆的發展。

1930年7月，廣祿奉金樹仁之命攜國璽玉料（此後該玉料被琢成“榮典之璽”）去南京，再完成上次魯效祖所沒有完成的任務。取道西伯

<sup>13</sup> 廣祿：《廣祿回憶錄》第133頁

<sup>14</sup> 廣祿：《廣祿回憶錄》第132頁

<sup>15</sup> 廣祿：《廣祿回憶錄》第135頁

利亞經瀋陽進京還帶有金樹仁送給張學良的玉石西瓜，及裝滿兩汽車的新疆極為珍貴的諸如鹿茸、羚羊之類的土特產，由綏新線去南京。此次進京，從廣祿經過天津時開始，即為《大公報》等津、京、滬的新聞媒介以新疆代表談話、獻玉為內容，辟出大量篇幅，廣為宣傳。廣祿于年底抵達南京後，又將從新疆帶來的各種名貴土特產，租夫子廟金陵飯店進行了為期一周的展覽，從而一時使新疆成了京滬人民關切的焦點，廣祿也成為了當時新聞的熱點人物。此次展覽使得內地人士頗為驚訝，展覽種類甚多，深得內地人士好評，進一步認識了新疆這塊土地的重要和富饒，並非象傳說中的那樣一片戈壁沙漠，不毛之地，從而使展覽圓滿地達到了預期的目的<sup>16</sup>。

1931 年元旦，廣祿由國民黨元老胡展堂、于右任、張繼、孫科、戴季陶等陪同，得到蔣介石在國民政府的客廳接見，並一同觀看了當時國民政府的國慶閱兵典禮。幾天後，蔣又邀廣祿在中央軍校內蔣介石的官邸共進晚餐。廣祿大膽提出了開發西北，興建交通，發展經濟對於國防和維護邊疆穩定的重要性，蔣介石對此甚為重視，並說：“政府正在計畫修建西北鐵路……”<sup>17</sup>。廣祿婉轉地提出了一項要求：“政府在各地取消了邊防督辦的名義，但由於新疆情況特殊，請暫予保留”。政府終允其所請。由於廣祿取得了南京政府的信任，被選為立法委員，同時也完成了金樹仁最為信任的魯效祖所沒有完成的任務，在返回新疆時（1931 年 12 月 25 日）金樹仁對廣祿進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sup>18</sup>。對於此次南京之行，用廣祿自己的話來說，是“蒙最高領袖蔣公親自接受玉料，並蒙面加慰勉”。並謙虛的說道說：“祿本邊陲下士，受此殊榮，永感弗忘。”自 1931 年以後，他往來國內外各地建設工作。

1931 年 5 月 5 日至 17 日，廣祿又作為新疆代表參加了國民政府在南京召開的國民會議，與全國 520 名代表共同決議，通過了中華民國以完成省自治為主旨的訓政時期的約法。會議期間廣祿被定為立法院立法委員，並與當時外交部部長顧維鈞、軍事參議院院長張景惠以及西藏的諾那活佛

---

<sup>16</sup> 羅紹文：《西域鉤玄》第 520 頁

<sup>17</sup> 廣祿：《廣祿回憶錄》第 138 頁

<sup>18</sup> 《民國新疆史》第 223 頁

一同宣誓就職，此後，金樹仁由於政府保留了新疆邊防督辦名義，已心滿意足，主動靠近中央<sup>19</sup>。

廣祿創辦由綏遠經蒙古草地至新疆的新綏汽車交通——即由張家口至迪化的張迪公路，支持由交通部創辦的歐亞航空公司的飛機通航新疆，採購了大批的通訊電臺設備，進一步完善了新疆的通訊網絡，對於當時新疆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影響，其工作的認真更是受到各方人士的好評。

### 接收抗日義勇軍

1931 年，由於金樹仁貪婪跋扈，激起了哈密民變，馬仲英也入新與和加尼牙孜合流，使得新疆政局岌岌可危。時任新疆省政府駐南京代表的廣祿，發現金樹仁向中央所反映的新疆情況，大都憑空虛構，極其矇騙之能事。廣祿不忍如此蒙蔽當時南京政府，而貽誤新疆的各項建設工作，遂呈辭立法委員，返新疆以向金樹仁獻挽救新疆危局之計。豈料他返抵新疆時，局勢已不堪收拾，內亂紛起，蘇俄也欲利用新疆的內亂使金樹仁向其要求軍援，從而合法地控制新疆省政府。金樹仁與張培元之間又生芥蒂，盛世才也在利用各種機會創造政治資本，培植個人勢力。在政客的挑撥下，金樹仁對於廣祿的建議聽之藐藐，廣祿不願身陷泥潭，遂即轉赴塔城，擬往宰桑就任領事職。不意在途中又奉命代表省府與蘇聯接洽，負責接受東北抗日義勇軍李杜、馬占山、王德林、蘇炳文等部 13000 餘人入新。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這部分東北的抗日軍隊奮起抗戰，因為彈盡糧絕，無以抵抗日軍優勢炮火，不得不退入蘇聯境內，經國民政府與蘇聯政府幾經交涉，一切費用由國民政府承擔，要求將這部分抗日義勇軍送達新疆塔城邊境，交于新疆省政府接收。因此金樹仁在收到電令後便派遣廣祿擔任此接受工作的代表。東北抗日義勇軍一萬餘人入疆對於四面楚歌的金樹仁來說無疑是一隻強心針，對於鞏固當時岌岌可危的金樹仁政權來說有著重要意義。

廣祿與魯效祖來到塔城之後，建立“東北抗日軍招待辦事處”，統辦服裝、伙食、醫藥、宿舍以及交通工具等問題，並建立三個小型倉庫，準備了充足的物資，保證這些抗日軍有賓至如歸的感受。廣祿也親自到邊境

---

<sup>19</sup> 羅紹文：《西域鉤玄》第 521 頁



巴克圖卡，與蘇聯代表辦理相關手續<sup>20</sup>。1931年下旬，第一批抗日義勇軍戰士五百余人首先到達塔城。

廣祿對於這段歷史感觸頗深，在接收這第一批抗日義勇軍戰士的前夜寫道：“我徹夜無法入眠，種種思潮湧上心頭，感覺今日新疆紛亂之局勢為內政不修，外力侵略所致。但我們決不能坐視不救，勢必竭盡力量，力挽狂瀾，保持祖國西北角上這塊錦繡河山。”又想到抗日軍的來臨：“新疆在此危機之秋，獲有這批生力軍，真為天之幸也，而我個人竟能擔當這樣大的任務，也引以為殊榮。在乾隆二十年兆惠將軍收復新疆，其鐵騎軍中多為東北健兒；同治年間左宗棠用兵新疆，北路軍也多為吉林騎兵，而這次東北抗日軍又重臨自己前輩留下的光榮足跡所在，在新疆變亂正殷，極度需要他們的時候，我衷心祝福他們為國家建立更大的功績”。廣祿還記錄了當時東北抗日軍返回祖國時的感人場面，說道：“當時的塔城還在冰天雪地當中，並且這些義勇軍戰士不分晝夜連續徒步跑了兩天的路程，在這種艱難的環境下，他們還是高舉著抗日旗幟，當進入國家邊卡時，肅立唱起國歌，高喊祖國怡然痛哭，其景甚為悲壯！這些義勇軍戰士在退入蘇聯後，曾受到了無比的苛刻的待遇，在西伯利亞嚴寒的天氣中吃不飽、穿不暖，並被蘇聯騎兵殘酷驅趕迫害，冰天雪地中徒步穿行數千公里，路中倒斃的比比皆是，饑寒之餘，以至於進入塔城後，看見預備好的肉湯、饟等食品，不顧一切地吃，因脹死的人也大有人在”<sup>21</sup>。廣祿給予這批抗日義勇軍極高的評價，並盡最大努力解決各方面的困難，此後一批接一批的戰士相繼到達塔城，先後歷時半年，一萬餘人的接收工作才告段落。

### 拒絕莫斯科之行

此時新疆亂局日熾，烽煙四起，迪化交通也經常中斷。馬仲英部馬全祿曾一度圍攻迪化，金樹仁感到窮途末路，為保其祿位，在多方面的逼迫和誘惑下，命廣祿為新疆代表團長，就近由塔城赴莫斯科，向蘇聯要求援助，並告訴廣祿，不惜任何代價，務求達到目的。廣祿一聞此令，大吃一驚怒髮衝冠。當即找到魯效祖說：“這種亂命我決不能接受，寧可斷頭，

<sup>20</sup> 羅紹文：《西域鉤玄》第521頁

<sup>21</sup> 廣祿：《廣祿回憶錄》第158頁

而不做賣國的勾當，以負國而辱家”<sup>22</sup>，廣祿認為此種亂命，純系赤裸裸的賣國行爲。如向蘇聯提出軍援要求，必有新疆領土被淪喪的危險後果，這就違背了其自幼樹立的愛國主義精神和保衛新疆永爲中國領土的夙願。廣祿一向圓通平和，鋒芒從不外露，在金樹仁不惜任何代價向蘇要求軍援來屠殺新疆“亂民”時，卻一反常態，斷然拒絕受命，並同魯效祖向金分析形勢，曉以利害。可金爲保全自己，終於又暗派曾幫助過他攫取新疆大權、又由他一手提拔起來的、時任新疆駐斜米總領事的牟維潼與蘇會商，並于同年 10 月 1 日由新疆外交特派員陳繼善簽署了一項初步協定，這就是以後江蘇高等法院判處金樹仁以有期徒刑三年半，剝奪公民權五年時引以爲憑的“新蘇臨時通商協定”。從廣祿對此事採取斷然拒絕的態度中可以看出其在維護國家利益方面堅定的原則立場。

1933 年，新疆歸化軍發動了“四一二”政變，東北軍也予支持，金被迫退至迪化紅山嘴高地。此時的盛世才見金樹仁大勢已去，對於金的各項命令置若罔聞，甚至向金的大本營進行炮轟示威。金樹仁逃至綏來時，猶想作困獸鬥，唯一的希望是想彌補他與張培遠的不和，企圖求張助其反攻迪化。他想到廣祿和張交好，可做牽線聯絡人，於是他在逃竄途中委廣祿爲省府委員兼秘書長（省府秘書長本爲魯效祖，金此舉系急中亂命），冀請其去伊犁，但爲時已晚，張培元也以伊犁匪患爲名拒絕出兵，金及其家屬旋即化妝于隨行士兵中逃往塔城，帶著僅剩下的四名士兵經西伯利亞返回內地，金樹仁政權覆沒。

## 風雲坎坷十二年

1933 年 2 月 22 日，國民政府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任命廣祿爲監察院監查委員。“四一二”政變後，廣祿以錫伯旗代表身份任省臨時政府委員，參與新疆建設恢復工作。七八月間，盛世才又委他爲新疆的外交特派員。但廣祿認爲盛爲人陰險毒辣，狡詐多變，難與共事，特別是盛當時投蘇之兆已萌，今後必將依靠蘇聯而出賣新疆的利益，以維持其在新疆的統治，這和廣祿一貫反俄的思想勢如水火，故對外交特派員一職堅辭不就。正在此時，南京政府又發表廣祿爲監察院監察委員，並電促其返京赴任。廣祿

<sup>22</sup> 羅紹文：《西域鉤玄》第 521 頁

正謀脫身之計時，外交部長兼司法行政部長羅文幹適於9月初飛抵迪化。廣祿趁機向羅反映了新疆和盛世才的情況，密求羅設法幫其脫離盛世才的虎口。羅以廣祿靠緊中央，對其處境極表同情，遂電中央將廣祿由宰桑領事調升為駐塔什干總領事<sup>23</sup>。這是1933年11月間的事，不期廣祿正圖脫身到塔什干就任總領事職時，伊犁屯墾使兼新編第8師師長張培元聯合第二次進疆的新編36師師長馬仲英倒盛，盛世才知道廣祿和張培元私交甚篤，遂留廣祿充當自己的代表去伊犁，加張培元以邊防幫辦的名義，以資安撫和拉攏。廣祿當時認為張馬聯合倒盛，勢必形成鷸蚌相爭之勢，作為漁翁的蘇俄將會得利，將給新疆帶來極為嚴重的後果。況盛委廣祿赴伊犁張培元處斡旋時，另以暗派當時新疆的外交特派員、省銀行理事長陳德立和航空學校校長姚雄密赴莫斯科以阿勒泰金礦為抵押尋求軍援。廣祿當時想：“不為盛世才，可；不為國家，不可！”<sup>24</sup>遂遵命去伊犁，向張培元分析形勢，曉以利害，力勸張培元不要輕舉妄動而置國家西陲安危於不顧。可張培元立意已決，在廣祿進行斡旋時所部已秘密開赴精河、烏蘇一帶集結，而將緊鄰蘇聯的惠遠變成了一座空城。此次之行廣祿也因勸說張培元，差一點死于張之旅長楊正中的手中。

盛世才和馬仲英、張培元的戰事一起，蘇方以保僑保領為理由，派陸軍和空軍部隊侵進惠遠。張培元在兩方夾擊之下，企圖敗退南疆與馬會合，途中越過冰大坂時在哀鴻遍野、草木皆兵、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張培元自殺身亡。張培元死後，蘇聯紅軍司令伊萬諾夫開棺驗屍<sup>25</sup>。

盛世才派劉斌為伊犁屯墾使，並電令劉斌：“廣祿煽動張培元叛變，著即就地槍決”。經劉斌調查並無其事，遂電復未予執行<sup>26</sup>。廣祿一介文吏，被迫而走懸於此刀槍之間，幾乎丟了性命。在他驚魂稍定之後又到處疏通關節，旋於1934年4月，終於離開了新疆這塊險境，抵塔什干就任總領事職。此後，廣祿認為盛世才的親蘇行為完全是“賣國”，所以對盛的不滿情緒日益加深，同時盛世才對廣祿亦深有所忌。四年以後的1938

<sup>23</sup> 羅紹文：《西域鉤玄》第522頁

<sup>24</sup> 羅紹文：《西域鉤玄》第522頁

<sup>25</sup> 廣祿：《七十自述》第6頁

<sup>26</sup> 羅紹文：《西域鉤玄》第523頁

年 11 月間以商討外交事宜爲由，誘廣祿至迪化進行監禁，關押於迪化監獄。並且派其親信邱毓熊到塔什干總領事館進行搜查，將廣祿私款 80000 盧布以“扣借”爲名取走（當時蘇聯國家銀行官價 5 盧布合 1 美元），並在廣祿家鄉搜去私有牲畜數百頭。這是盛世才以清除其大批政敵爲目的的繼 1937 年 8 月起製造的所謂“陰謀暴動”案的繼續<sup>27</sup>。

在獄中，廣祿與包爾漢等各界人士倍受軍閥盛世才的折磨和欺凌，但忠貞爲國之心並未因之有變，始終保持崇高的氣節。1944 年 9 月 11 日，盛世才垮臺，調出新疆，吳忠信接任新疆省主席。10 月，廣祿獲開釋出獄。屈指一算，冤獄五年八個月<sup>28</sup>。至此得以重見天日。廣祿帶著一身的疲憊於 10 月 30 日回到故鄉伊犁。僅僅呆了 8 天，還沒緩過氣來，11 月 7 日的伊犁革命爆發，11 月 12 日，“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臨時政府成立，瘋狂鼓吹泛突厥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公開分裂國家統一，破壞領土完整。其領導人艾力汗·吐列、阿奇木伯克等以廣祿爲伊犁土著，且非漢族，便派人以高官“誘勸”其加入臨時政府，遭廣祿怒罵：“如果你們是以中國地方政府的名義，我可以去，如果以一個獨立政權的名義，免談”<sup>29</sup>。廣祿認爲“一生承國家栽培，豈肯賣國求榮、甘心附匪而違背生平之素志？”於是寫下遺囑，密交家人保存，決心在被逼時“以身殉國”<sup>30</sup>。11 月 26 日他趁伊犁臨時政府尚混亂之際，隻身伺機脫逃，頂著嚴冬的寒風，臥冰履雪，翻越天山雪嶺，曆千難萬險，經過 28 天的漫長跋涉，終於抵達迪化。並立即向吳忠信主席、朱紹良報告“伊犁事件”的經過<sup>31</sup>。

## 國民政府立法委員

吳忠信根據廣祿“赤忱的愛國精神”和新疆社會賢達的身份，1944 年底，即保薦其爲中國國民黨新疆省黨部執行委員兼社會處長。1946 年 3 月 29 日，廣祿又追隨吳忠信同時辭去本兼各職。新疆省主席由張治中兼理。6 月，新疆省政府改組，其中省政府的委員有四分之一稍強爲三區所

<sup>27</sup> 羅紹文：《西域鉤玄》第 523 頁

<sup>28</sup> 廣祿：《七十自述》第 7 頁

<sup>29</sup> 九善口述（廣祿長子）

<sup>30</sup> 廣祿：《七十自述》第 9 頁

<sup>31</sup> 羅紹文：《西域鉤玄》第 524 頁

保薦。廣祿對於艾烈汗·吐烈在伊犁三區瘋狂推行民族仇殺、宗教清洗的罪行歷歷在目，深惡痛絕，認為這是與“匪幫為伍”。後南京政府再一次推選廣祿繼任立法委員，他再次離新去南京。1948年，新疆漢語系民族代表又選廣祿為行憲後第一屆立法委員，廣祿說：“統計前後已三次承乏立法委員矣！”

1949年4月，國共和平談判失敗。次日，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向全國進軍。此時的國府要員，紛紛取道上海“疏散”去臺灣，廣祿帶著部分家人也于南京被解放後的第二天——4月25日乘行政院疏散的飛機由上海逃到臺北。由於解放戰爭發展極快。國府人員倉促出逃，廣祿並無鉅款隨身，臺北一時人口激增，房價昂貴，國民政府一時無暇照應。廣祿一到臺北，當即陷於經濟困難之中。此時搜刮盡了新疆人民膏脂的盛世才早已逃至臺北。廣祿在無可奈何之中認為1938年邱毓熊在塔什干總領事館“扣借”他的8萬盧布應由盛世才歸還，於是去找盛世才告難。盛以“暫借”的名義用10兩黃金為廣祿租了一套房子，安置了家小。以後廣祿再次向盛提到“扣借”款項之事，盛堅不認帳，兩人矛盾由此公開。1951年，廣祿在臺灣《中央日報》上發表了《蘇聯侵略新疆之回顧與前瞻》等文，直指盛世才“親蘇賣國”醜行，同時，在台的許多新疆人士也揭露和抨擊盛世才禍新十年、賣國求榮，製造冤獄、屠殺異己、殘害民眾、中飽私囊、貪贓枉法等罪行，盛為掩蓋開脫罪責於1952年11月也在臺灣《自立晚報》上開始發表他的《新疆十年回憶錄》，其中多有詆毀廣祿之處，並說廣祿因“借債不遂，懷恨在心。”從此兩人狠打了一場筆墨官司。此事由於當局處於政治上的需要而出面保護盛，使得此事不了了之<sup>32</sup>。1953年廣祿、顧耕野、雜念慈，林繼庸等15人向蔣介石控告盛在新疆之罪行，同年3月“國民大會”第一屆二次大會上“國大代表”廣祿、艾拜都拉等114人向大會提案檢舉盛世才在新疆的罪行，23日盛親自撰文逐案逐句答辯，皆由蔣之庇護而逃脫追究懲處。在與廣祿相處過的人中，也許盛世才是他與之徹底反目為仇的唯一的一個人。

<sup>32</sup> 羅紹文：《西域鉤玄》第525頁

## 棄政從文

經歷了政界風風雨雨後，在臺灣生活的二十四年中，廣祿先生除擔任“立法委員”外逐步脫離政界，同時專注于滿文檔案的整理和研究以及滿文的教學工作。繼續了中國三十年代開始的滿文研究，盡己所能，將滿文原檔進行整理、翻譯和研究。

在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方面，有人稱 20 世紀中國歷史學界有四大發現：一是殷墟甲骨卜辭；二是敦煌經卷；三是居延漢簡；四是北京皇宮內閣明清檔案，其中內閣大庫檔案中清代滿文舊檔尤具研究價值，所謂《滿文老檔》《舊滿洲檔》是清軍入關前形成的一批用滿文體書寫的編年體官方原始文獻記錄，為滿文檔案中最為古老的作品，再現了努爾哈赤建金到皇太極崇德元年 30 年的歷史事實，詳細記述了滿族興起、後金建國、天命天聰兩朝軍國大政，並對滿族的社會風俗、宗教信仰、宮廷生活、語言文字以及東北地區的天文地理、氣候物產作有記載，是研究滿族歷史文化、東北地方史的最為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共 40 冊，200 余萬字。這批檔案在乾隆年間便以封存，無人知曉，其後雖被發現，重現學術界，但卻又因研究者寥寥可數，且研究難度較大、水準有限，使得其又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中幾經風雨變遷、多次轉移，又不知所蹤。<sup>33</sup>

1959 年廣祿先生在臺北大學歷史系教授滿文時，深感滿文研究參考史料不足，於是憶起故宮博物院將一批珍貴滿文史料遷於臺灣，便開始進行多方面的尋找。終於在 1962 年在台中霧峰北溝故宮博物院的地下倉庫裏發現這批珍貴的清朝開國史史料。並確定此檔具有極大的研究價值，隨即與李學智先生一同開始了對於滿文老檔的研究<sup>34</sup>。

由於滿文隨著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其使用範圍不斷地縮減，以致於到了清朝中後期滿族中使用滿文者甚為有限，到了清朝末年懂滿文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對於當時的滿學研究來說，各方面條件是非常艱難的，各種資料也是相當貧乏的，由於滿文研究人員極少，並且水準較低，所以在研究方面出現的問題也很多。此外當時日本和世界其他地區的滿學研究發展更是極為迅速。在二、三十年代，日本便出現了一批翻譯和研究

<sup>33</sup> 莊吉發：《滿文老檔與清史研究》

<sup>34</sup> 閻崇年：《論滿文老檔》第三章

滿學的著名學者，在國際滿學界具有一定影響力。但在這些國外學者中也有個別人士通過滿學研究蓄意捏造一些如滿族不是中國人等謬論，以達其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在此方面，我國國內滿學研究水準較高的學者卻寥寥無幾，有價值的學術成果甚為稀少，加至內戰使得滿學研究更是趨於停滯。正是在這種環境之下，廣祿先生以保護和發展這一珍貴中華民族歷史遺產的願望棄政從文，開始了滿學的研究工作。

### 推動中國滿學研究

廣祿先生在我國滿學研究方面的貢獻和成果主要可以歸納為以下四點：

（一）滿語的傳承方面。1956 年，廣祿先生擔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滿文教授，並建立由其親自主持的臺灣大學滿文研究室，而後又在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後改名為民族研究所）也開設了滿語課。並與臺灣大學邊陲研究的老教授發起組織了“中國邊陲歷史語言學會”，廣祿先生始終抱著“希望能將此一沒落之滿洲文字，透過青年人之研究與整理，能夠永久地保存於學術界”<sup>35</sup>的態度開始傳授滿文，將這一幾乎成為“化石”的語言文字進行復活、保護和傳播，也開始了臺灣和國際滿文人才的培養工作。

為了保證滿語研究的後備人才，廣祿先生廣招學子，學生中既有中國人，又有日本、韓國等各國學子，通過教授滿文在各地培養了一批從事滿文研究的人才，其中就包括臺灣大學的陳捷先、李學智，日本京都大學的河內良弘等教授在內的一批專家學者，這雖不能說桃李滿天下，但稱高徒盈門卻並不為過<sup>36</sup>。

在廣祿先生的努力和影響之下，培養了一批精通滿文的人才，為我國滿文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人才基礎。在這一基礎上，臺灣滿族協會成立了滿文研究所，由其次子廣定遠教席，傳授滿文，先後結業四十餘人。在臺灣大學、政治大學、文化大學、臺灣故宮博物院都有通滿文的專家教授，為近 50 年臺灣的滿文檔案整理與翻譯，為滿學與清史研究，奠定了滿語文的基礎。

<sup>35</sup> 《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第一冊序言

<sup>36</sup> 河內良弘口述（日本京都大學滿學研究專家）

（二）滿籍的出版方面。《滿文老檔》即《舊滿洲檔》或《無圈點老檔》原藏於北京，抗日戰爭，文物南遷，後藏於臺北。但當時許多人並不知此檔的內容和價值，這批檔案系用滿文書寫，而且又都是比較早期的滿文。當時研究清史的學者，多不懂滿文，而且一些滿洲人也多不識這些老滿文，使得這批珍貴的歷史檔案資料一直沉沒在學術界中。

1962 年廣祿先生發現了這批珍貴的清朝開國史史料。當時學術界曾對於此古老檔案命名不一，存在著老滿文原檔、滿文舊檔、滿文老檔、滿洲秘檔、無圈點老檔等稱謂。在經研究後廣祿與李學智先生將此檔案先後定名為《老滿文原檔》和《舊滿洲檔》，此舉意義有四：一、打破了《滿文老檔》稱謂流傳半個世紀的傳統，給《無圈點滿文》以新的命名；二、澄清了《滿文老檔》概念外延之含糊；三、用“老滿文”來限定了其名稱的內涵，突出了該檔的文字特點；四、是在時間上顯現出它是清朝太祖、太宗兩朝的冊檔。從而統一了學術界對於此檔的命名<sup>37</sup>。

隨後廣祿、李學智先生二人便開始了較為艱難的檔案資料的整理、編譯和研究工作。在此期間遇到了重重困難和阻礙，例如在原檔中的老滿文系清代在蒙古文字的基礎上初創的老滿文，由回鶻體的老蒙文脫胎而出，字體簡古，聲韻不全，字母雷同。其後滿族統治者在其基礎上對字形和發音進行改進，加置圈點，統一寫法後才形成了“入關”後普遍使用的新滿文。此老檔中所用的滿文正是當時不很完善的老滿文，所以不但字形各異，文法結構也不甚完備，並且還夾雜一些蒙古文和個別漢文，使得無論在字形，或語文的結構上，或文法的組織上，以及許多早期滿洲語言的方言的譯注上都不斷遭遇困難。並且在研究過程中的經費、部門支持、排版要求等問題都阻礙著工作的開展。當時的廣祿先生也年逾古稀，且又專任立法委員一職，在教授滿文課程方面就已耗去大量精力，但為了再現中華民族這一珍貴文化遺產，廣祿先生以超己所荷的工作態度將此研究工作在重重阻力中艱難進行。最後還是在與李學智先生的執著努力之下，將遇到的眾多困難和問題一一進行了很好的解決<sup>38</sup>。

1969 年臺灣故宮博物院終於將此珍貴的老滿文原檔以《舊滿洲檔》

<sup>37</sup> 閻崇年：《論滿文老檔》第三章

<sup>38</sup> 李學智《〈老滿文原檔〉和〈滿文老檔〉的再研究》滿學研究第六輯



爲書名，分成十冊，影印出版。此書的公開出版，縮短了研究者同它的距離，是滿學史上的一件盛事，日本滿學專家神田信夫稱《舊滿洲檔》的出現是滿學研究上的劃時代的大事。此後便在臺北和國際滿文學術圈中掀起了一股《無圈點老檔》即《舊滿洲檔》或《老滿文原檔》的譯注、利用和研究的學術浪潮，一大批的滿學研究成果在此基礎上便產生。

（三）滿籍的漢譯方面。廣祿、李學智先生在將 5400 餘頁的雜亂無序的滿文原檔整理完畢後，於 1964 年開始了譯注工作。經過幾年堅持不懈的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難，於 1968 年完成了清太祖 20 冊老滿文原檔的譯注初稿，經兩年的仔細複校和改錯，最後定稿。

1970 年 3 月，廣祿、李學智先生以《清太祖滿文原檔》爲題，將其中第一冊滿文原檔中的“荒字檔”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刊行，將滿文原文轉寫成拉丁文字並附有逐字逐句的漢語對譯和意譯，卷末附注譯、人名、地名索引。1972 年《清太祖朝滿文原檔》第二冊“旻”字檔和《舊滿州檔譯注》也相繼出版。這是第一次《老滿文檔案》的漢文譯注本出版，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意義，是當代中國學者研究滿文原檔的首批重要成果<sup>39</sup>。

這批滿清舊檔變成爲了研究中國歷史上明清之際的劇烈變革，不可缺少的一部重要文獻資料，尤其是在清朝的長期統治時期，對於這段歷史的某些史料加以封存或刪改，例如努爾哈赤對明朝的政治隸屬關係，對清初稱大金，對後金的殘暴統治，以及有關滿族貴族落後習俗的進行了記載。過去的忌諱，在歷次纂修太祖、太宗實錄等官書時，或加歪曲，或是刪除，給後人瞭解清初情況，造成了很大的困難。只有這個《滿文舊檔》還保存著原始記錄，不少是具體而細微的、很有價值的史料。對於駁斥當時企圖分裂中華民族的言論，稱滿族非中國人的謬論，揭穿清朝官書中的謬誤以及研究社會變革等方面都提供了極爲有利的證據。所以在學術界中《滿文老檔》被公認是研究滿族史、清史、東北地方史不可缺少的文獻資料。此文獻的出版發行引起了臺灣政府對於滿學研究的關注，並在一定程

<sup>39</sup> 劉厚生、陳思玲：《本世紀中日學者〈舊滿州檔〉和〈滿州老檔〉研究評述》《民族研究》1999 年第 1 期

度上也推動起了大陸滿學研究的熱潮<sup>40</sup>。

（四）滿學論著方面。廣祿、李學智先生發表了長達 16 萬字的《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的長篇論文，就《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歷史關係，《老滿文原檔》之價值等問題，作了系統詳盡的論述，並將《原檔》的原文大量以羅馬字轉寫並逐字逐句地譯成漢文，還搞清了原貌。

在廣祿先生等一批熱衷於發展中華民族文化事業人士的努力下，滿學得到了飛速的發展，一大批的滿學研究成果相繼誕生。例如李光濤的《明清史論集》中的 50% 的收文均為論述滿族及相關問題。黃張健發表的《努爾哈赤所建國號考》、《清太祖建元天命考》等論文，關東貴對清前史發表多篇有價值的論文。滿學界重要的論著還有莊吉發的《清高十全武功研究》、《薩滿信仰的歷史考察》、劉家駒的《清朝初期的八旗圈地》和《清朝初期的中韓關係》等滿學學術著作和論文在《滿文原檔》的基礎上相繼而生，使當時低沉的滿學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廣祿先生對於本民族的文化的繼承發展也極其重視。在早年遠離家鄉求學，其後從政奔波大半生，到了臺灣，在只有唯一一戶錫伯族的情況下，仍堅持本民族的語言文字，在堅持自己從事研究工作的同時還堅持要求家人學習錫伯語和滿文，並從事滿文滿語（錫伯族語言文字）的宣傳和傳授工作<sup>41</sup>，在距離故鄉伊犁萬里之外的臺灣依舊至死不渝地堅守著自己的精神家園和珍貴的民族文化。在臺灣的歲月中，廣祿先生時刻懷念家鄉，在自己生命盡頭時依舊為發展中華民族文化事業盡己所能，為後人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在“文革”結束後，廣祿先生《錫伯族由盛京遷移新疆伊犁的歷史》的專題發言錄音帶由臺灣傳入到新疆的查布察爾錫伯族自治縣，他那流利標準的錫伯語（滿語）和嚴謹的語法邏輯感動過不少人，因為當時新疆的錫伯語教育因各種原因已停止了 18 年<sup>42</sup>。

在 1971 年 12 月，東亞阿勒泰學會第四屆會議在臺灣召開時，廣祿先生用流利的滿語作了《錫伯族由盛京遷移新疆伊犁的歷史》的專題發言，

<sup>40</sup> 閻崇年：《論滿文老檔》

<sup>41</sup> 廣定遠口述（廣祿次子）

<sup>42</sup> 永托裏：《想起廣祿先生》 錫伯文化第 35 期

令眾多國際滿學家大為震驚，許多人感慨道：在辛亥革命 60 年後，滿族人差不多都已不會講滿語的情況下，沒想到在臺灣一島上竟能遇見能講如此流利滿文的人士<sup>43</sup>。

由於廣祿先生對於新疆錫伯族的歷史瞭若指掌，還與在臺灣的遼北開原錫伯族學者那琦合著《錫伯部族志略》一書，並著有《廣祿回憶錄》等多部作品，但《錫伯部族志略》未及完篇，即於 1973 年 1 月 4 日上午 6 時 15 分享年 74 歲病逝於臺北市郵電醫院，走完他豐富多彩、風雲跌盪的一生。<sup>44</sup>

### 回溯故人

廣祿的一生經歷了國家和新疆一段紛亂複雜的歷史，從早年受到的家庭、學校教育以及自己親身經歷的社會變革、內憂外患，使得廣祿抱著求學救國，振興邊疆的目的遠赴北京求學，並且在其後艱難歷程中，始終以一顆堅定的愛國之心面對紛繁複雜的社會變遷，其經歷了楊增新、金樹仁、盛世才、朱芎良、吳忠信、張治中、麥斯武德、包爾漢各歷史時期，但無論誰當政其均對於新疆的發展傾盡全力，將“保衛新疆永為中國的領土，擁護國家、民族的真正團結與統一”<sup>45</sup>作為其畢生的奮鬥目標。無論何人主持新政，所有措施只要符合國家政策，均予以擁護，為其任使，再所不辭。期間多次經歷血與火的關頭和生與死的考驗，歷經磨難、冤獄，但其為國為邊疆的初衷從未改變。晚年在臺灣度過的日日夜夜中仍盼望著國家的統一富強以及邊疆的繁榮發展，希望臺灣能夠早日回歸祖國。

廣祿先生作為民國政府和新疆政府的高級官員，在其任駐京代表時為促進新疆的發展辦理過許多重要的事務，如創辦新綏汽車路線，縮短內地與新疆之間的距離；採辦短波無線電臺，建立全疆通訊網；開展各項與內地的交流活動，密切新疆與內地的關係；辦理外地移民等事項中，均廉潔奉公，節約政府開支，特別是在為開辦新綏汽車路線採購汽車中，通過各種方式不但把價格壓到了最低點，並且將傭金（回扣）也如數上繳政府，

---

<sup>43</sup> 閻崇年：《論滿文老檔》

<sup>44</sup> 羅紹文：《西域鉤玄》第 525 頁

<sup>45</sup> 廣祿：《廣祿回憶錄》第 17 頁

深得國外汽車商的驚訝與敬佩<sup>46</sup>。

此外廣祿先生在文化學術教育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少年時期努力求學，精通七種語言，在民族歷史方面也具有相當的造詣。在任宰桑、塔什干領事時選送一批學子赴蘇聯學習，這些人在回國後均成為新疆開發建設的骨幹<sup>47</sup>。其後在臺灣的歲月中，更是在滿學研究中作出重要貢獻，在臺灣和日本幾所大學中培養了許多滿文研究的人才，使得滿文這種幾乎瀕臨絕跡消失的文字得以保存和發展。同時著有多項著作，對於民族歷史、文化以及近代新疆政界的風雲變化進行記述。為民族歷史文化的保護和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廣祿的一生中，從國民黨元老、高級官員，到二十世紀初有名的瑞典地理探險家斯文赫定，再到普通平民百姓，其均以一顆平等、熱情、友善的心對待，以誠信贏得朋友的尊敬和信任，好友遍佈四方，一生無私敵。在廣祿去世時，社會各界人士紛紛前來進行追悼活動，包括眾多政界的高級官員，其場面的宏大在當時也是很少有的<sup>48</sup>。

正是因為在中國和新疆的歷史中存在著眾多如同廣祿這樣的愛國志士，為著國家利益和邊疆的穩定繁榮默默奉獻自己的一切，如同中國歷史中千萬君子志士，他們為了心中的強國之夢，奮發圖強。烽火之中，煉就錚錚鐵骨，無所畏懼，至死不渝；于亂世間，他們品味人生春秋，臥薪嚐膽，笑迎朝夕；在閃耀輝煌之時，與眾生苦樂，謙虛為人，求知四方；在時世低落之時，胸懷朝日之心，沉著穩健，感悟人生。多少新疆各族志士男兒一個日月之下，留下了自己的足跡和浩然正氣，在中華大地間縱橫！即使在那黑暗紛亂的年代，也使得滿腔的熱血化為一股股強勁的力量，將祖國和邊疆，將中華大地的各個民族相緊密聯繫在一起，孕育出中華民族無限的生機和活力。這種崇高的思想也正是今日祖國和邊疆蓬勃發展、日益進步繁榮的無比動力和堅實基礎。

本文基於廣祿家人以及親朋好友、同事的相關追憶以及本人的回憶錄等而寫，故定名為《追憶廣祿先生》。

---

<sup>46</sup> 廣祿：《廣祿回憶錄》第139頁

<sup>47</sup> 舒穆同口述（自治區公安廳退休幹部）

<sup>48</sup> 廣定遠口述（廣祿次子）

## 參考文獻及資料來源

1. 廣 祿：《廣祿回憶錄》
2. 廣 祿：《七十自述》
3.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
4. 包爾漢：《新疆五十年》
5. 羅紹文：《西域鉤玄》
5. 永托裏：《想起廣祿先生》 錫伯文化第 35 期
6. 閻崇年：《論滿文老檔》
7. 陳慧生、陳超：《民國新疆史》
8. 黃建華：《國民黨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
9. 劉厚生、陳思玲：《本世紀中日學者〈舊滿州檔〉和〈滿州老檔〉研究評述》《民族研究》1999 年第 1 期
10. 《滿文老檔》（旻字檔）序言
11. 口述：九善（長子）、廣定遠（次子）、塔尼亞（女兒）、八善（侄兒）、
12. 廣孝英（孫女）、舒穆同

## 廣祿先生年譜

1. 1900 年 5 月 4 日出生新疆伊犁察布查爾縣的納達齊牛錄
2. 1914 年—1918 年就讀于伊犁惠遠師範學校。
3. 1919 年—1925 年就讀於北京俄文法政專門學校，學習法律。
4. 1926 在—1927 年宰桑領事館擔任代領事。
5. 1927 年返回新疆擔任楊增新的俄文秘書。
6. 1930 年任駐京代表，獻國璽玉料，辦理新疆交通、通訊等事務。
7. 1931 年擔任中華民國立法院立法委員，辦理接受 13000 名抗日義勇軍的接收事宜。
8. 1933 年擔任中華民國監察院監查委員。
9. 1934 年—1939 年就任塔什干總領事。
10. 1939 年 11 月—1944 年 10 月盛世才時期冤獄五年八個月
11. 1944 年底任國民黨新疆省黨部執行委員兼社會處長

12. 1948 年任國民政府行憲後的第一屆立法委員
13. 1949 年 4 月 25 日至臺灣
14. 50 年代末任臺灣故宮博物院資深研究員
15. 1956 年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滿文教授，
16. 1958 年任臺灣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教授
17. 1962 年發現清朝開國老檔案
18. 1973 年 1 月 4 日上午 6 時 15 分 74 歲高齡病逝於臺北市郵電醫院。

### 廣祿一生的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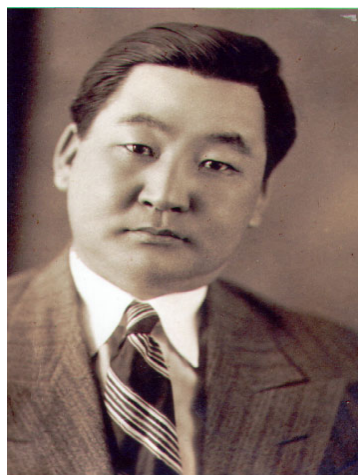
1. 《一年來的新疆社教》（1946 年）
2. 《新疆的過去、現在、未來》（1947 年）
3. 《蘇聯侵略新疆之回顧與前瞻》（1951 年）
4. 《俄帝侵華史實：處心積慮併吞新疆》（1952 年）
5. 《新疆三十年動亂親歷談》（1953 年）
6. 《批判盛世才》（1953 年）
7. 《新疆史》（1954 年）
8. 《新疆自治問題》（1955 年）
9. 《盛世才怎樣統治新疆》（1959 年）
10. 《俄帝侵略新疆之陰謀》（1964 年）
11. 《廣祿回憶錄》（1964 年）
12. 《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與李學智合著）（1968 年）
13. 《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舊滿州檔譯注》（與李學智合著）（60 年代末）
14. 《七十自述》（1970 年）
15. 《錫伯族由盛京遷移新疆伊犁的歷史》（1971 年）
16. 《錫伯族志略》（與那琦合著，未完稿）



廣祿先生



塔什干領事館舊照



北京求學照中亞總領事照





臺北大學任教照 晚年照



四善（侄子）、三美（侄女）、八善（侄子）  
九善（長子）、蘭香（侄女）、趙緯





廣祿



廣祿

## 《百二老人語錄・世宗憲皇帝上諭》與 相關滿漢文史料比較研究

本文是針對滿文書《百二老人語錄》（*Emu Tangyô Orin Saqda-i Gisun Sarkiyan*）<sup>1</sup>的第三篇故事「世宗憲皇帝上諭」，<sup>2</sup>所進行的翻譯與註釋工作。此次筆者取芝加哥本、東洋文庫本、臺北中研院本、北京民大本以及斯達里（Giovanni Stary）的 *Emu tanggû orin sakda-i gisun sarkiyan : Erzählungen der 120 Alten* 一書，所記載大阪本內容，進行綜合比對。<sup>3</sup>

《百二老人語錄・世宗憲皇帝上諭》的故事內容，描述倆個人在談論「禮義廉恥」時，其中一人認為此四字知易行難，另一人便引用雍正皇帝曾頒布過的上諭來說服之。筆者查閱過相關檔案後，發現此條上諭是雍正皇帝於雍正五年（1727 年）六月十七日發出。

<sup>1</sup> 文所使用的滿文羅馬字轉寫，採用甘德星師提倡之轉寫法。詳見甘德星，〈滿文羅馬字拼寫芻議〉，閻崇年編，《滿學研究》第六冊，（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年），頁 50-68。甘德星師後來對此套轉寫法進行些微更改，本文從之。在甘老師所提倡的滿文拼寫法中，j 的字中型的下撇與上拐兩寫法本無分別，但後來在研讀老滿文檔案時，下撇的 j 有可能是 y，而上拐的 j 可能是 c，為方便區別，一般寫的上拐 j 依然不變，而下撇的則以 j' 表示。芝加哥本抄寫者在寫 j 時，通常會向下寫一點之後，在往上拐，但有時在書寫時向下過多，因此像 y，本文以是否上拐來判別芝加哥本的 j 與 j'。東洋文庫本的書寫者，寫 j' 時有時會微微上提，與 y 略為相似，但與 j 仍可區別，因此仍轉為 j'。而北京民大本於此篇故事的 j，全部都是上拐的 j，因此底下不在另以註腳標示。

<sup>2</sup> 百二老人語錄》的各個故事並無標題，標題為筆者參考原書目錄，根據故事內容所命名。

<sup>3</sup> 於《百二老人語錄》的版本問題，可參見中見立夫，〈關於《百二老人語錄》的各種抄本〉，吳雪娟編，《滿文文獻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年），頁 276-295；村上信明，〈松筠著『百二老人語錄』鈔本 4 種のテキスト比較〉，載楠木賢道編，《清朝における滿・蒙・漢の政治統合と文化變容》（平成 14 年度～平成 17 年度科學研究費補助金研究成果報告書），頁 92-111；蔡名哲，〈本計是圖，審所先務－《百二老人語錄》中的認同與記憶〉，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頁 19-53。筆者對各版本的簡寫，可參見 181、184 期《中國邊政》的同系列文章。

而此條上諭在《雍正朝起居注》、《上諭內閣》、《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中都有記載。因此，筆者此次打算取這些典籍的滿漢文本與《百二老人語錄·世宗憲皇帝上諭》進行比對。<sup>4</sup>四樣典籍的漢文本均已出版，然在滿文本部份，除《聖訓》藏於故宮博物院外，其他典籍都未藏於臺灣，因此無法取之進行比對。我們可以看看《百二老人語錄》中的上諭，是接近哪一個版本，藉以看看述說者可能是什麼身分，他如何獲知該版本的上諭，並藉以了解《百二老人語錄》的性質。馮爾康先生曾對雍正皇帝的《起居注》、《上諭內閣》與《實錄》進行研究，認為：「《起居注》記事最接近歷史真象，雖然文字不夠通達，但史料價值最高，是三書中最好的一部；《上諭》前七年部分敘述的真實性，不如《起居注》，卻比《實錄》強，是次好的書；《實錄》篡改歷史較多，儘管文字流暢，這不能彌補他的過失，它是最差的一部書。」<sup>5</sup>而《世宗憲皇帝聖訓》是在修纂《實錄》時，一併修成的，<sup>6</sup>因此史料價值應與實錄接近。

了解以上諸版本的史料價值後，我們應該再追問這條上諭的原文，是滿文還是漢文。雍正朝起居注制度，據莊吉發先生研究，應是「於視朝臨御、郊祀壇廟時，俱令滿漢日講起居注官各二人伺班，記載諭旨政務及皇帝言行，所未既退則載筆。但起居注冊的纂修則是於次年查閱各處檔案彙編成冊。」<sup>7</sup>也就是說，在處理相關檔案時，應該與康熙朝相同，滿漢起

<sup>4</sup> 筆者所取各文本分別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起居注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1322-1323；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諭旨彙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六冊（上諭內閣），頁110-111；《世宗憲皇帝實錄》（中華書局影印本），頁890-891；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諭旨彙編》，第十冊（世宗憲皇帝聖訓），頁57-58。

<sup>5</sup> 馮爾康，〈《雍正朝起居注》、《上諭內閣》、《清世宗實錄》資料的異同〉，載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明清檔案與歷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626。另可見馮爾康著，《清史史料學》（瀋陽：瀋陽出版社，2004年），頁31-33。

<sup>6</sup> 根據〈世宗憲皇帝序〉載：「既命大學士等詳慎纂輯，恭成《世宗憲皇帝實錄》一百九十五卷，復於編年繫日之中分類備錄，恭成聖訓三十六卷。」見《大清十朝聖訓—世宗憲皇帝》（臺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頁1。

<sup>7</sup> 莊吉發，〈清代起居注冊的編纂及其史料價值〉，氏著，《清代史料論述（二）》（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頁129。

居注官分別抄錄滿漢文檔案，然後分別對譯。<sup>8</sup>如此看來，我們似乎只能從這條上諭的內容，來推斷它就是漢文還是滿文寫成。這條上諭是雍正皇帝原本想對新科進士說的話，但由於擔心他們不能悉心領會，因此此時才宣示。如此看來，這條上諭一開始應是漢文，漢文起居注應是最原始的檔案。

那麼，在諸多版本的諭旨之中，《百二老人語錄·世宗憲皇帝上諭》最接近何者呢？《百二老人語錄·世宗憲皇帝上諭》中引述上諭者，於文末說：“Abqai Wehiyehe-i sunj’aci aniya enduringge ejen coxome ere adali utala enduringge tacihiyan-i genggiyen hese-be folome šuwaselafi. dendeme šangnaxa bihe.”（乾隆五年，聖主曾特別將像這樣的許多聖訓之明諭刊刻印刷後分賞了。）「乾隆五年」此時間點可說是一個線索。首先令人想到的，是打算「頒布天下」<sup>9</sup>的《上諭內閣》一書。但《上諭內閣》一書，康熙六十一年到雍正七年的諭旨，是雍正九年（1731）編成的，之後一直到雍正十三年（1736）的諭旨是在乾隆六年（1741 年）編成的，<sup>10</sup>不是乾隆五年。但《世宗憲皇帝聖訓》的〈御製序〉寫於乾隆五年十二月七日，如此看來，此人的資料來源，可能是《世宗憲皇帝聖訓》。然而，《聖訓》可以如此輕易見到嗎？

而查閱相關檔案，的確可以發現乾隆皇帝有將《聖訓》刊刻頒布的紀錄。根據載，乾隆二年（1737 年），乾隆皇帝發出上諭：

向來列祖實錄、聖訓告成之後，皆藏之金匱石室，<sup>11</sup>廷臣罕得見者。朕思列祖聖訓。謨烈昭垂，不獨貽謀於子孫，亦且示訓於臣庶，自應刊刻頒示。俾人人知所法守，今朕次第敬覽皇祖、皇考五朝實錄、聖訓。應將閱過之聖訓，陸續交與武英殿，敬謹刊刻。<sup>11</sup>

由此可見，《聖訓》原本確實是不容易見到的，是乾隆皇帝開始將他

<sup>8</sup> 莊吉發，〈清代起居注冊的編纂及其史料價值〉，頁 126。

<sup>9</sup> 見《上諭內閣》，收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諭旨彙編（六）》（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2-5。

<sup>10</sup> 見《上諭內閣》，頁 1。

<sup>11</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 年），第一冊，頁 187。

刊刻。而將《聖訓》賞與臣下一事，也可以找到相關記載。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皇帝發出上諭：

據湖南巡撫楊錫紱奏稱：蒙賜列祖聖訓各全部計四封，臣先拆二封。俱係聖祖仁皇帝聖訓，先即繕摺謝恩，隨後盥手恭行全閱，始知列祖聖訓，俱蒙頒賜。前摺疎漏，不勝惶悚等語。從前楊錫紱謝恩摺內，疎漏出於無心，尚為可恕。今所奏未閱全函，以致疎漏之處，甚屬掩飾。<sup>12</sup>

由此可見，發賞《聖訓》給臣下一事事確實執行的。而《太祖高皇帝聖訓》共四卷；《太宗文皇帝聖訓》與《世祖章皇帝聖訓》各六卷；《聖祖仁皇帝聖訓》共六十卷；《世宗章皇帝聖訓》共三十六卷，《聖祖仁皇帝聖訓》佔了五朝聖訓的二分之一，符合楊錫紱所說四封中有兩封是《聖祖仁皇帝聖訓》的說詞。因此，《百二老人語錄·世宗憲皇帝上諭》中引用上諭者，其資料來源很能是這些發賞的列祖《聖訓》。

再透過以上文獻與《百二老人語錄·世宗憲皇帝上諭》的比對，我們對於《百二老人語錄》的史料應是引用自《世宗憲皇帝聖訓》一事應可更加確定。在《雍正朝起居注》中，雍正皇帝說的「知恥之小者」，在《上諭內閣》、《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中都改為「恥之小者」，而《百二老人語錄》同處也是“girutu-i ajige ningge”（恥之小者）。而雍正皇帝罵新科進士「見識卑淺，識量狹隘」一語，<sup>13</sup>，雍正皇帝所提「若夫迂拘曲謹，如鄉黨自好之類」的「迂拘曲謹，如」、「之類」諸字，雍正皇帝提問「曾何足以盡有恥之道乎？」一語，以上雖在《上諭內閣》保留，但在《世宗憲皇帝實錄》與《世宗憲皇帝聖訓》中，均全部刪除，而在《百二老人語錄》中，也不見此諸段文字，由此可知《百二老人語錄·世宗憲皇帝上諭》的資料來源，應是《世宗憲皇帝實錄》或《世宗憲皇帝聖訓》。而《世宗憲皇帝聖訓》如前所述，有分賞給臣下的記載，因此《百二老人語錄》中述說者的資料來源，應該是《世宗

<sup>12</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第二冊，頁133。

<sup>13</sup> 馮爾康亦注意到此段文字的刪除，認為「《實錄》不載『見識卑淺，識量狹隘』之尖銳評語，將雍正帝的嚴厲指責變得溫和了。」見馮爾康，〈《雍正朝起居注》、《上諭內閣》、《清世宗實錄》資料的異同〉，頁624。

憲皇帝聖訓》。

同時，我們也可以比較《百二老人語錄》與滿文本《世宗憲皇帝聖訓》，發現二者文意雖類似，但用字與句子排列頗為不同，而且在「進士」、「題目」、「卷子」等字詞上，不像《百二老人語錄》是使用對應的“*dosiq*”（進士）、“*simnehe buqdarun*”（試卷）、“*leolen-i joringya*”（論題）等滿文字，而是直接音譯為“*jin ši*”、“*giowanzi*”、“*timu*”。如此差異應可以說明《百二老人語錄》中引述上諭者，其資料來源應該不是《聖訓》的滿文本，而是漢文本，而兩者的差異應該是因為兩者是對同一文獻分別滿譯的結果。

行文至此，關於《百二老人語錄·世宗憲皇帝上諭》的資料來源問題，似乎已經解決了。然而，若我們注意一下《世宗憲皇帝實錄》與《世宗憲皇帝聖訓》的成書時間，便會感到驚訝。因為《高宗純皇帝實錄》中，乾隆六年十二月十一日記載：「《世宗憲皇帝實錄》、《聖訓》告成。」<sup>14</sup>一語，而且《世宗憲皇帝實錄》中的〈高宗御製序〉，末尾也確實落款乾隆六年十二月十一日，<sup>15</sup>若是如此，在乾隆五年時，《世宗憲皇帝聖訓》根本還沒有成書，如何像《百二老人語錄·世宗憲皇帝上諭》所說得「刊刻分賞」呢？可是，我們仔細看看乾隆五年所寫的《世宗憲皇帝聖訓》的〈御製序〉，確實寫著「既命大學士等詳慎纂輯，恭成《世宗憲皇帝實錄》一百九十五卷，復於編年繫日之中分類備錄，恭成聖訓三十六卷。」<sup>16</sup>的確寫著「恭成」二字，而對照滿文本，對於二書的編纂也確實分別使用“*šangyabufi*”（完成後）與“*šangyabuxa*”（完成了）二字。<sup>17</sup>同時，在《世宗憲皇帝實錄》的〈高宗御製序〉中，也可以見到乾隆皇帝說：「迄今五載，恭成《世宗憲皇帝實錄》一百五十九卷」，<sup>18</sup>可是《世宗憲皇帝實錄》是雍正十三年開館修纂的，<sup>19</sup>也就是如果乾隆皇帝沒搞糊塗，《世宗憲皇帝實錄》的〈高宗御製序〉可能不是寫於乾隆六年十二月

<sup>14</sup>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中華書局影印本），卷 156，頁 1235。

<sup>15</sup> 《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中華書局影印本），〈世宗實錄序〉，頁 3。

<sup>16</sup> 《大清十朝聖訓—世宗憲皇帝》（臺北：文海出版社，1965 年）頁 1。

<sup>17</sup> 滿文本《世宗憲皇帝聖訓》，〈御製序〉，台北故宮博物院藏，頁 3a。

<sup>18</sup> 《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中華書局影印本），〈世宗實錄序〉，頁 3。

<sup>19</sup>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中華書局影印本），卷 6，頁 258。

十一日，而是寫於乾隆五年。如果將此與《世宗憲皇帝聖訓》合併來看，似乎可以推斷，《世宗憲皇帝實錄》與《世宗憲皇帝聖訓》雖然告成於乾隆六年，但是序言在乾隆五年可能已經寫好了。而《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總目》也說《世宗憲皇帝聖訓》一書是「乾隆五年，皇上恭編御製序文刊布」，<sup>20</sup>由此來看，《世宗憲皇帝聖訓》的〈高宗御製序〉落款乾隆五年十二月七日，可能是序文完成的日期，而《世宗憲皇帝實錄》落款的乾隆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則是二書刊刻完成的日期。但是《百二老人語錄·世宗憲皇帝上諭》的引述上諭者不知此事，因此以為《世宗憲皇帝聖訓》落款的乾隆五年，便是《聖訓》刊刻分賞的時間，而不知到乾隆五年時這本書根本還沒刊刻完成。由此我們更加可以確定《百二老人語錄·世宗憲皇帝上諭》的資料來源，便是《世宗憲皇帝聖訓》。

而《百二老人語錄》中的述說者可以見到《世宗憲皇帝聖訓》，筆者過去認為《百二老人語錄》的作者、譯者、傳抄者及故事中的登場人物，應該是中上階層的旗人，<sup>21</sup>而此條故事至少可以證明引述者出於中上階層。另外，《百二老人語錄》對於此條上諭的記載，與《聖訓》相似度極高，我們甚至可以推斷是否是松筠在撰寫此條故事時，參閱了《世宗憲皇帝聖訓》呢？若是更進一步想，是否有可能是松筠參閱了《世宗憲皇帝聖訓》之後，虛構了這條故事呢？若希望《百二老人語錄》此問題能夠提出解釋，或許惟有持續細心比對《百二老人語錄》一書才有可能解決。另外，富俊的《百二老人語錄·世宗憲皇帝上諭》漢譯文，與《世宗憲皇帝聖訓》等漢文史料意思雖同，但文氣與用字有所不同，可能富俊在漢譯時，並未參考《世宗憲皇帝聖訓》。

### 《百二老人語錄》芝加哥本（一）：

頁 31

- 1 emu saqda hendume. bi juwe gucu-be ucarafi.<sup>22</sup> ceni ishunde  
一老人說 我 二友 把 相遇後 他們的 互相

<sup>20</sup>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55，頁 7。

<sup>21</sup> 蔡名哲，〈本計是圖，審所先務－《百二老人語錄》中的認同與記憶〉，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頁 53。

<sup>22</sup> 東洋文庫本無停頓符號“.”。

- giyangnaxa babe amtangyai donjixa<sup>23</sup>.  
 談論 把之處 有趣味地 聽聞  
 2 ere gucu hendume. dorolon<sup>24</sup> juryan<sup>25</sup> xanj'a<sup>26</sup> girutu-be safi  
 此 友說禮義廉 恥 把 知道後  
 tuwakiyame yabuki seci.<sup>27</sup> aiinci ambula  
 守而 行 若希望 大概 多  
 3 tacixa manggi<sup>28</sup> mutembidere. tere gucu jabume. mini saxa  
 babe  
 學後能夠吧 那 友回答 我的 知道 把之處  
 sinde alara. Xôwaliyasun Tob-i  
 向你 告訴 雍 正的  
 4 sunj'aci aniya ice dosiqasi-be simnehe nerginde.  
 第五 年 新 進士 把考試時候在  
 5 Šizung xan ej'en-i tacibume wasimbuxa  
 世宗汗 主 的 教而下  
 6 hesei dorgi<sup>29</sup> jaqa<sup>30</sup> ice dosiqasi-be simnenbure<sup>31</sup> jalin. Sung  
 旨的 裡面 眼前 新 進士 把 爲了 宋  
 gurun-i bithei saiisai henduhe.  
 朝 的 文的 儒的 說過  
 7 bithei urse<sup>32</sup> giyan-i dorolon. juryan. xanj'a. girutu bici  
acambi  
 士的 眾人理應禮 義 廉 恥 有 應該  
 sehe gisun-be<sup>33</sup> leolen-i

<sup>23</sup> 東洋文庫本爲 donj'ixa。

<sup>24</sup> 東洋文庫本、北京民大本有停頓符號“.”。

<sup>25</sup> 東洋文庫本有停頓符號“.”。

<sup>26</sup> 東洋文庫本、北京民大本有停頓符號“.”。

<sup>27</sup> 東洋文庫本 safi 至此處爲 sara-de ja yabure-de mangya. (在知道上容易，在行動上困難)，與富俊之漢譯「知之尚易，行之則難」文意較爲接近。不過芝加哥本在文法跟文意上亦無錯誤。

<sup>28</sup> 東洋文庫本、北京民大本（斯達里漏標）manggi 之後還有 teni（才）一字，大阪本亦是。北京民大本有停頓符號“.”。

<sup>29</sup> 北京民大本有停頓符號“.”。

<sup>30</sup> 東洋文庫本、北京民大本（斯達里漏標）爲 jaqan（近日）。

<sup>31</sup> 此處似乎多寫一牙。東洋文庫本、北京民大本爲 simnebure（考試）。斯達里直接轉爲 simnebure。

<sup>32</sup> 東洋文庫本有停頓符號“.”。

<sup>33</sup> 東洋文庫本、北京民大本有停頓符號“.”。



說話 把談論 的

8 joringya obuxa bihe. geren dosiqasi-i<sup>34</sup> simnehe buqdarun-be  
題目 使變成 曾 眾 進士 的 考試 試卷把

tuwabume ibebuhede. mini beye

在進呈 我的 自身

滿文本《世宗憲皇帝聖訓》（一）：

（頁 2a）Xôwaliyasun Tob-i sunjaci aniya. fulaxôn xonin.  
ninggun biyai

雍正 的 第五 年丁未 六 月的  
saxaliyan tasxa inenggi. dorgi yamun-de dergi hese  
wasimbuxangge.

壬 寅日內閣 向 上諭 下者  
jaqan ice yaiixa jin ši-sebe simnere-de.Sung gurun-i bithei  
niyalmai

近日 新 取 進士把等 考試 在 宋 朝 的 儒的 人的  
henduhe bithei urse. dorolon. juryan. xanja. giritu bici acambi  
sehe

說士的 眾人 禮義廉 恥 應該有 說  
gisun-be. timu obufi（頁 2b）luwen arabuxabi. geren jin ši-sei  
araxa

話 把 題目 使爲後 論文 已使寫 眾 進 士等的 寫

giowanzi-be tuwabume wesimbuhede. mini beye

卷子把使看 當上我的 自身

《百二老人語錄》筆者譯（一）：

一個老人說：我遇見兩個朋友，欣聞二人互相談論。一朋友說：知道禮義廉恥，如果想要守而行之，<sup>35</sup>大概要多多學習之後才能做到吧！另一友回答說：「告訴你我所知道的。雍正五年，在考試新進士時，世宗汗訓示而下之旨內云：『近日爲了考試新進士，將宋朝文儒所說：「士人理應

<sup>34</sup> 東洋文庫本無-i。如此文意變成是眾進士將試卷進呈。

<sup>35</sup> 東洋文庫本應翻譯爲「禮義廉恥，易於知之，難於行之」。

有禮義廉恥」之語作為論題。當進呈眾進士的試卷時，

滿文本《世宗憲皇帝聖訓》筆者譯（一）：

雍正五年丁未六月的壬寅日。對內閣降下上諭：「近日在考試新取進士時，以宋朝儒士所言：『士人應有禮義廉恥。』之語作為題目，使其寫作論文，當進呈眾進士的卷子時，

《百二老人語錄》富俊漢譯（一）：

一老人云：我遇見二友交談，聽<sup>36</sup>之有味。一友云：禮義廉<sup>37</sup>恥<sup>38</sup>，知之尚易，行之則難<sup>39</sup>，惟博學者能<sup>40</sup>之。一友答曰：且將我之所知為<sup>41</sup>子言之。雍正五年，考試新科進士時，世宗皇帝降旨內云：適考試新科進士，宋儒有言：士子等，當有禮義廉<sup>42</sup>恥<sup>43</sup>之說，以為論題。迨眾<sup>44</sup>進士試卷<sup>45</sup>進呈，

《雍正朝起居注》（一）：

十七日壬寅，大學士張廷玉奉上諭：<sup>46</sup>近因考試新科進士，以宋儒所云士人當有禮義廉<sup>47</sup>恥<sup>48</sup>句為<sup>49</sup>論題。諸進士試卷進呈，

<sup>36</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聽」。

<sup>37</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廉」。

<sup>38</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恥」。

<sup>39</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難」。

<sup>40</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能」。

<sup>41</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為」。

<sup>42</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廉」。

<sup>43</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恥」。

<sup>44</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眾」。

<sup>45</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卷」。

<sup>46</sup> 《上諭內閣》此處為「十七日奉上諭」；《世宗憲皇帝實錄》為「壬寅，諭內閣」；《世宗憲皇帝聖訓》為「雍正五年，丁未，六月壬寅，上諭內閣」。

<sup>47</sup> 《上諭內閣》、《世宗憲皇帝聖訓》此處為「廉」；《世宗憲皇帝實錄》為「廉」。

<sup>48</sup> 《世宗憲皇帝實錄》為「恥」。

<sup>49</sup> 以下《上諭內閣》與《世宗憲皇帝實錄》均作「為」，《世宗憲皇帝聖訓》除此處做「為」之外，其他均為「為」。以下不再以註腳說明。

## 《百二老人語錄》芝加哥本（二）：

頁 32

1 aname tuwaci. terei šu gisun-i saiin juken.<sup>50</sup> fulu eberi.<sup>51</sup>  
yargiyan-i

逐一 據看 那的 文章 話 的 優劣高低 真實地  
adali aqô bicibe.

不一樣 雖然

2 amba muru gemu gisun fiyelen-be ej'eme xôlaxa an-i  
 leolen.

大致 都章句 把 記而 朗誦 平常的 言論

umai joringya-i dorgi.<sup>52</sup> giyan

並不 題目 的 裡面 道理

3 juryan-be unenggi safi.<sup>53</sup> yargiyan babe getukeleme  
tucibume

意義 把確實 知道後 真實的 把之處 敘明而

muteheqô. gisurehengge mangyai šu yangse-i

不能夠 論者 不過 文章 的

4 dubei xacin<sup>54</sup> teiile-de waj'ixa. fuxali dorolon<sup>55</sup> juryan. xanj'a<sup>56</sup>  
 girutu-i<sup>57</sup>

末的 項目 僅僅 在 完結 完全 禮義 廉恥 的

amba ba waqa.

大處 不是

5 mini yônin-de<sup>58</sup> julgei niyalma.<sup>59</sup> dorolon. juryan<sup>60</sup> xanj'a<sup>61</sup>  
 girutu-be

我的 心 在古代人 禮義 廉恥 把

<sup>50</sup> 東洋文庫本無停頓符號“.”。

<sup>51</sup> 東洋文庫本、北京民大本無停頓符號“.”。

<sup>52</sup> 東洋文庫本、北京民大本無停頓符號“.”。

<sup>53</sup> 北京民大本無停頓符號“.”。

<sup>54</sup> 大阪本字作 xacin-i, -i teiile 表示「唯獨」。

<sup>55</sup> 東洋文庫本有停頓符號“.”。

<sup>56</sup> 東洋文庫本、北京民大本有停頓符號“.”。

<sup>57</sup> 東洋文庫本無-i, 但有停頓符號“.”。

<sup>58</sup> 東洋文庫本連寫作 yônide.。北京民大本有停頓符號“.”。

<sup>59</sup> 東洋文庫本、北京民大本無停頓符號“.”。

<sup>60</sup> 東洋文庫本、北京民大本有停頓符號“.”。

<sup>61</sup> 東洋文庫本、北京民大本有停頓符號“.”。

gurun-i duiin hešen sehengge. aiinci  
國家的 四 準則 稱為者想必  
6 abqai fej'ergi<sup>62</sup>-i amba.<sup>63</sup> duiin mederi-i geren.<sup>64</sup> gemu  
terei dolo  
天的下 的 大 四海 的 眾 都 其的 裡面  
baqtambume qôwarafi<sup>65</sup> dartai andande  
包括後 一瞬間  
7 seme alj'aci ojoraqô bime. bithei urse<sup>66</sup> dorolon. juryan.  
xanj'a.  
雖然 離開 不可以 而士的 眾人禮義廉  
girutu bisire-be wesihun  
恥 有 把 貴  
8 obuxabi.<sup>67</sup> sehe<sup>68</sup> gisun jorixangge umesi γoro.<sup>69</sup>  
baqtambuxangge<sup>70</sup> umesi  
使為 說 話指示者 非常 遠 包括者非常  
amba. dergide oci<sup>71</sup> ejen oxo.  
宏 在上 是主 為的

## 滿文本《世宗憲皇帝聖訓》（二）：

tuwaci. terei wen jang-ni saiin ehe fulu eberi. udu adali aqô bicibe. amba  
murû gemu  
據看 其的 文 章 的 好 壞 優 劣 雖然 不一樣 雖然大致  
都  
gisun fiyelen-be ejche xôlaxa an-i leolen. timu-i dorgi somisxôn giyan-be  
tengkime

<sup>62</sup> 東洋文庫本、北京民大本為 fejergi。

<sup>63</sup> 北京民大本無停頓符號“.”。

<sup>64</sup> 北京民大本無停頓符號“.”。

<sup>65</sup> 東洋文庫本有停頓符號“.”。

<sup>66</sup> 東洋文庫本、北京民大本有停頓符號“.”。

<sup>67</sup> 東洋文庫本、北京民大本無停頓符號“.”。

<sup>68</sup> 東洋文庫本有停頓符號“.”。

<sup>69</sup> 東洋文庫本、北京民大本無停頓符號“.”。

<sup>70</sup> 東洋文庫本為 baqtambunxangge，應為筆誤。

<sup>71</sup> 北京民大本有停頓符號“.”。

篇章把 記 誦 平常的言論題目的 裡 潛藏的 道理 把 熟知後

safi.yargiyan-i getukeleme tucibume muteheqôbi.terei gisurehengge.damu šu yangse-i

真地敘明 已不能 其的 論者 只是 文章 的  
dubei xacin dabala. dorolon. juryan. xanja. girutu-i amba ba waqa. mini  
γônin-de oci.

末的 項 罷了 禮 義 廉 恥 的 大 處 非 我的 心 在  
是

julgei niyalmai henduhe dorolon. juryan. xanja. girutu. gurun-i duiin  
hešen sehengge.

古人的 說的 禮 義廉 恥國 的 四 準則 所謂  
abqai fejergi-i amba. duiin mederi-i geren-be. ( 頁 3a ) gemu terei  
dorgide qôwarama

天的 下 的 大 四 海 的 眾 把 都 其 在裡 包含  
baqtambuxa bime. majige andan seme aljaci ojoraqô-be henduhebi. bithei  
urse.

而 須與 雖然 離 不可以 把 已說 士的 眾人  
dorolon. juryan. xanja. girutu bisire-be wesihulembi sehe gisun. terei  
jorixangge

禮 義 廉 恥 有的 把 推崇 說的 話 其的 指示者

umesi γoro. terei baqtambuxangge umesi amba. dergi-de oci ejen.

非常 遠 其的 包括者 非常 宏 上 在 是 主

### 《百二老人語錄》筆者譯（二）：

據朕親自逐一閱看，其文句雖然優劣高低真的不一樣，但大致上都是記誦章句的平常之論，並非是能夠確實知道題目中的道理與意義，敘明其確切之處。論者不過僅止於文章末節，完全不是禮義廉恥之大處。在我的想法中，古人將禮義廉恥稱為國之四維一事，想必天下之大、四海之眾，都包含其中，雖是一瞬間（也）不可離，而「以士人有禮義廉恥為貴」一語，所指甚遠，所包甚宏，

## 滿文本《世宗憲皇帝聖訓》筆者譯（二）：

據朕親自看，其文章的好壞優劣雖然不一樣，大致上都是記憶和誦讀篇章的平常之論，不能熟知題目中隱藏的道理，確實地敘明。其所論者，只是文章的末節罷了。不是禮義廉恥的大處。在我的想法中，古人所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一語，說的是『將天下之大，四海之眾都包含其中，而雖是須臾（也）不可離。』『推崇士人有禮義廉恥』一語，其所指甚遠，其所包甚廣，

## 《百二老人語錄》富俊漢譯（二）：

朕逐一閱看，雖<sup>72</sup>文意之美惡，優劣不同，大概皆係記誦章句尋常之辭，並未切<sup>73</sup>知題中切<sup>74</sup>要，據實敷<sup>75</sup>陳，所論者直不過<sup>76</sup>文章末節<sup>77</sup>而已，全非禮義廉<sup>78</sup>恥大旨，想古人謂禮義廉<sup>78</sup>恥，為<sup>79</sup>國之四維，蓋<sup>80</sup>以天地之大，四海之眾<sup>81</sup>，俱包<sup>82</sup>括在內，須臾不可離也。士有禮義廉<sup>83</sup>恥為貴之說，其旨<sup>84</sup>包<sup>85</sup>括至廣，

## 《雍正朝起居注》（二）：

朕躬自批<sup>86</sup>覽，見其文藝之工拙優劣，固有不同，然大概<sup>87</sup>皆詞章記誦之常談，見解卑淺，識量狹隘，<sup>88</sup>未能真<sup>89</sup>知題中之理蘊<sup>90</sup>，而寔<sup>91</sup>有發

<sup>72</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雖」。

<sup>73</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切」。

<sup>74</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切」。

<sup>75</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敷」。

<sup>76</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過」。

<sup>77</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節」。

<sup>78</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廉」。

<sup>79</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為」。

<sup>80</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蓋」。

<sup>81</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眾」。

<sup>82</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色」。

<sup>83</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廉」。

<sup>84</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旨」。

<sup>85</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色」。

<sup>86</sup> 《上諭內閣》、《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此處為「披」。

<sup>87</sup> 《上諭內閣》、《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此處為「槩」。

<sup>88</sup> 《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無「見解卑淺，識量狹隘」諸字。

<sup>89</sup> 《上諭內閣》、《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為「真」。

明。蓋<sup>92</sup>所言止於儀文末節<sup>93</sup>而已，非禮義廉<sup>94</sup>恥<sup>95</sup>之大者也。朕則謂古人言禮義廉<sup>96</sup>恥<sup>97</sup>，國之四維者，蓋<sup>98</sup>以天下之大，四海之衆<sup>99</sup>，皆範<sup>100</sup>其中，而不可湏<sup>101</sup>臾<sup>102</sup>離。而士人貴有禮義廉<sup>103</sup>恥<sup>104</sup>之說，所指甚遠，所包甚宏。

### 《百二老人語錄》芝加哥本（三）：

頁 33

1 niyalma. fejergide oci<sup>105</sup> amban oxo niyalma. gemu  
giyan-i terei

人 在下是 大臣 爲的 人都理應 其的  
amba<sup>106</sup> ba-be baiime kiceci

大處 把求而 勤勉

2 acambi. šu yangse<sup>107</sup> dubei xacin-de memereci oj'oraqô  
qai.

<sup>90</sup> 《上諭內閣》、《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此處爲「蘊」。

<sup>91</sup> 《上諭內閣》、《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此處爲「實」。

<sup>92</sup> 《上諭內閣》此處爲「蓋」；《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爲「蓋」字。

<sup>93</sup> 《上諭內閣》、《世宗憲皇帝聖訓》此處爲「節」。

<sup>94</sup> 《上諭內閣》此處爲「廉」，《世宗憲皇帝實錄》爲「廉」；《世宗憲皇帝聖訓》爲「廉」。

<sup>95</sup> 《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爲「耻」。

<sup>96</sup> 《上諭內閣》此處爲「廉」，《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爲「廉」。

<sup>97</sup> 《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爲「耻」。

<sup>98</sup> 《上諭內閣》此處爲「蓋」；《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爲「蓋」字。

<sup>99</sup> 《世宗憲皇帝聖訓》爲「衆」。

<sup>100</sup> 《上諭內閣》、《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此處爲「圍」。

<sup>101</sup> 《上諭內閣》、《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此處爲「須」。

<sup>102</sup> 《上諭內閣》、《世宗憲皇帝聖訓》此處爲「臾」。

<sup>103</sup> 《上諭內閣》此處爲「廉」，《世宗憲皇帝實錄》爲「廉」；《世宗憲皇帝聖訓》爲「廉」。

<sup>104</sup> 《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爲「耻」。

<sup>105</sup> 北京民大本有停頓符號“。”。

<sup>106</sup> 東洋文庫本寫爲 amban（臣），誤。

<sup>107</sup> 東洋文庫本作 yakse-i（？的），加上-i 符合文法，但卻將 yangse 誤寫爲 yakse。北京民大本爲 yangse-i，芝加哥本此處應爲誤。

應該 文章 末的 種類 在 拘泥 不可以 啊

dorolon-be gisureci utxai irgen-be

禮 把 若說 立即 人民 把

3 wembume. tacin-be šangyabume. tacihiyan-be ilibume.  
ciqtan-be

教化而習俗把 使構成而 教把 樹立而 倫 把

getukeleme. abqai fej'ergi niyalma-be

弄明而 天的 下 人把

4 amban ofi<sup>108</sup> gemu tondo-be sakini. jui ofi<sup>109</sup> gemu  
hiyoošun-be

大臣 後都 忠 把 希望知道 子 爲後 都 孝順 把

sakini sere gesengge. ere

希望知道希望 似者 此

5 dorolon-i amba<sup>110</sup> qai. ibere bederere.<sup>111</sup> foryošoro marire.  
wesire

禮的 大啊 前進 回來轉 回來 升

wasire.<sup>112</sup> canjurara anaxônjarangge<sup>113</sup>.

降揖讓者

6 ere dorolon-i aj'ige ningge qai. juryan-be gisureci. utxai

此禮 的 小 東西 啊義 把當說即

unenggi-be tucibume<sup>114</sup> tondo-be

誠 把 使出而公正 把

7 badarambume. onco necin tob sij'irxôni-i<sup>115</sup> abqai  
fej'ergi<sup>116</sup> niyalma-be<sup>117</sup>

拓展而 寬 平 正正直 以 天的 下 人 把

xoki aqô. urhu aqô.

黨無 偏 無

<sup>108</sup> 東洋文庫本、北京民大本有停頓符號“.”。

<sup>109</sup> 北京民大本似有停頓符號“.”。

<sup>110</sup> 東洋文庫本此處作 amba ningge（大的東西），北京民大本與大阪本亦同。amba 爲形容詞，不會如此銜接在所有格-i 之後，故此處應爲芝加哥本漏抄之誤。

<sup>111</sup> 東洋文庫本、北京民大本無停頓符號“.”。

<sup>112</sup> 東洋文庫本無停頓符號“.”。

<sup>113</sup> 東洋文庫本爲 anaxônj'arangge。

<sup>114</sup> 北京民大本有停頓符號“.”。

<sup>115</sup> 大阪本此處無工具格-i，爲誤。

<sup>116</sup> 東洋文庫本爲 fejergi。

<sup>117</sup> 北京民大本有停頓符號“.”。



8 uhei muj'ilen-i tusa arame yabure gesengge.<sup>118</sup> ere  
 juryan-i amba  
 合以 心的 做有益之事而 行 似者 此 義 的 大  
 ningge qai.<sup>119</sup> inu je  
 東西 啊 是 噓

滿文本《世宗憲皇帝聖訓》（三）：

fejergi-de oci amban oxo urse. gemu terei amba babe baiita obufi kimcici  
acambi. šu

下 在 是 臣 爲 人們 都 其的 大 把之處事務使爲後 勉力  
 應該

yangse-i dubei xacin-be memereci ojoraqô qai. dorolon-be jafafi gisureci.  
 irgen-be

文章 的 末的 項 把 拘泥 不可以 啊 禮 把 根據後 若論  
 民 把

wembufi. tacin-be šangyabure. tacihiyan-be ilibufi ciqtan-be getukelere.  
 abqai fejergi

教化後 俗 把 使形成教 把 樹立後 倫 把 弄明天的 下  
 niyalma-be. amban oci. gemu (頁 3b) tondo-be sara. jui oci. gemu  
 hiyoošun-be sara-de

人把 大臣 是 都 忠 把 知 子爲 都 孝順 把 知 於  
 isibure oci. ere dorolon-i amba ba. ibere bederere. aššara arbušara. wesire  
 wasire.

使至 若 此 禮 的 大 處 進 退 動作 舉動 升降  
 canjurara anaxônjarangge. ere dorolon-i ajige ba qai. juryan-be jafafi  
 gisureci.

作揖謙讓者 此 禮 的 小 處 啊 義 把 根據後 若論  
 unenggi-be tucibufi tondo-be yabubume. onco necin tob sijirxôn-i abqai  
 fejergi

<sup>118</sup> 東洋文庫本無停頓符號“.”。

<sup>119</sup> 北京民大本無停頓符號“.”。

誠 把 使出後 公 把 使行而 寬 平 正 直 以 天的  
下

niyalma-be. urhu aqô xaršaqa aqô. uhei γônin-i ishunde aiisilara-de  
isibure oci. ere

人 把 偏 無 偏袒 無 合 心 以 互相 幫助 於 使至  
若 此

juryan-i amba ba. inu je

義 的 大 處 是 噫

### 《百二老人語錄》筆者譯（三）：

在上，爲君之人；在下，爲臣之人，都理應求其大處而勉之。不可以拘泥於**文章末節**啊！若說到禮，即是像教化人民，形成風俗，樹立教化，明確倫常，使天下人，爲臣都知忠；爲子都知孝這類的東西，此爲禮之**大者**啊！進退周旋，升降揖讓這些東西，此爲禮的小者啊！若說到義，就是像出誠，布公，寬平正直地使天下人無黨無偏，同心爲益而行這類的東西，此爲義的大者啊！

### 滿文本《世宗憲皇帝聖訓》（三）：

在上爲君；在下爲臣之人們，都應以其大處爲務（並）力求之。不可以拘泥文章末節啊！若據禮論之，若是教化人民後，使形成風俗；樹立教化後，明確倫常；使天下人到達臣皆知忠，子皆知孝的地步，此爲禮的大處。前進後退；一舉一動；升降揖讓這些事情，此爲禮的小處啊！若據義論之，若到達發出誠心後，使公道行，寬平正直地使天下人無偏無坦，同心互助的地步，此爲義的大處。

### 《百二老人語錄》富俊漢譯（三）：

上而爲<sup>120</sup>君，下而爲<sup>121</sup>臣，均應務求其大，不可拘泥文章<sup>122</sup>末節<sup>123</sup>。

<sup>120</sup> 臺北中研院本爲「爲」。

<sup>121</sup> 臺北中研院本爲「爲」。

<sup>122</sup> 臺北中研院本無「文章」二字。

<sup>123</sup> 臺北中研院本爲「節」。

以禮言之，大則化民成俗，立教明倫，俾<sup>124</sup>天下爲<sup>125</sup>臣皆知盡忠，爲<sup>126</sup>子皆知盡孝，似此之類，乃禮之大者。如進退周旋，升降揖讓，此禮之小者。以義言之，開誠布公，寬平正直，俾<sup>127</sup>天下之人無黨無偏，同心會歸<sup>128</sup>，是義之大者。

### 《雍正朝起居注》（三）：

上之爲人君，下之爲人臣，所<sup>129</sup>當求其大者以爲務，而不可屬<sup>130</sup>于<sup>131</sup>儀文末節<sup>132</sup>之<sup>133</sup>間也。以禮言之，如化民成俗，立教明<sup>134</sup>倫，使天下之人，爲臣者<sup>135</sup>皆知忠，爲子者<sup>136</sup>皆知孝。此禮之大者也。進退周旋，俯仰揖讓，此禮之小者也。以義言之，如開誠布公，蕩平正直，使天下之人無黨無偏，和衷共濟，此義之大者也。

### 《百二老人語錄》芝加哥本（四）：

頁 34

1 sehe-be aiifuraqô. tucire dosire-de urunaqô ginggulerengge.  
ere

說 把 不反悔出 入 在必定謹慎者此

juryan-i aj'ige ningge qai.

義 的 小東西 啊

2 xanj'a-be gisureci. ulin-be icihiyame. baiitalara <sup>137</sup> -be  
toqtobume.

廉 把 說 當財 把 處理而 使用把擬定而

<sup>124</sup> 臺北中研院本爲「俾」。

<sup>125</sup> 臺北中研院本爲「爲」。

<sup>126</sup> 臺北中研院本爲「爲」。

<sup>127</sup> 臺北中研院本爲「俾」。

<sup>128</sup> 臺北中研院本爲「歸」

<sup>129</sup> 《上諭內閣》、《世宗憲皇帝實錄》此處爲「皆」。

<sup>130</sup> 《上諭內閣》、《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此處爲「局」。

<sup>131</sup> 《上諭內閣》、《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此處爲「於」。

<sup>132</sup> 《上諭內閣》、《世宗憲皇帝聖訓》此處爲「節」。

<sup>133</sup> 《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無「之」字。

<sup>134</sup> 《上諭內閣》、《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此處爲「明」。

<sup>135</sup> 《上諭內閣》、《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無「者」字。

<sup>136</sup> 《上諭內閣》、《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無「者」字。

<sup>137</sup> 東洋文庫本、北京民大本、大阪本此處作 baiitalan（使用），爲名詞，與動名詞 baiitalara 意思一樣。因此各版本均無誤。

- malxôn-be wesihuleme<sup>138</sup> fulehe-be  
節儉 把崇尚而根本 把
- 3 kiceme. abqai fej'ergi niyalma-be<sup>139</sup> boo tome elgiyen  
niyalma  
勉力而 天的下 人把家 每個豐裕 人  
tome sulfa.<sup>140</sup> juγôn-de  
每個 富裕 道路 在
- 4 waliyaxangge-be tunggiyeraqô.<sup>141</sup> xôlxa xolo dekdera<sup>142</sup>.  
xabšan  
丟失者 把 不撿起 賊盜 不興起 詞訟  
duiilen deriburaqô. doosi nantuxôn  
不發生貪瀆
- 5 xafan waiilan-be beye tomoro ba aqô-de isiburengge. ere  
xanja<sup>143</sup>-i  
官吏 把 棲身之處 無 於 到達者 此 廉 的  
amba ningge qai.<sup>144</sup>  
大東西啊
- 6 šoro<sup>145</sup>-i buda<sup>146</sup> moositun<sup>147</sup> šasiyan emu dangšan seme  
yairaqôngge.  
筐子的 米 豆 羹 一 芥雖然不取者  
ere xanj'a-i aj'ige<sup>148</sup>  
此 廉 的 小
- 7 ningge qai. jai girutu-be jafafi gisureci. ejen oxo  
niyalma.<sup>149</sup> abqa-be

<sup>138</sup> 北京民大本有停頓符號“.”。

<sup>139</sup> 北京民大本有停頓符號“.”。

<sup>140</sup> 北京民大本無停頓符號“.”。

<sup>141</sup> 北京民大本無停頓符號“.”。

<sup>142</sup> 東洋文庫本誤寫爲 dekderanqô ( ? )，誤。

<sup>143</sup> 東洋文庫本爲 xanj'a。

<sup>144</sup> 東洋文庫本無停頓符號“.”。

<sup>145</sup> 大阪本此字作 šolo (空閒)，於文意不合。

<sup>146</sup> 東洋文庫本、北京民大本有停頓符號“.”。

<sup>147</sup> 東洋文庫本作 moositon-i。滿文無 moositon 此字，應爲抄寫者筆誤。北京民大本作 moositun-i (斯達里漏標)。šoro-i buda moositun-i šarsiyān 剛好就是「簞食豆羹」之意。

<sup>148</sup> 東洋文庫本爲 ajige

<sup>149</sup> 東洋文庫本、北京民大本無停頓符號“.”。

東西 啊 在 恥 把 根據後 若說 君 爲人天 把  
 dursuleme<sup>150</sup> dasan-be  
 效法地 政治 把  
 8 yabubume. tumen irgen-be<sup>151</sup> xôwaliyambure-de.<sup>152</sup> emu xaxa  
 banj'ire  
 使行而萬 民 把 調和 時一 男生活的  
 babe baxaraqô-be girucun  
 把地方 得不到 把 羞恥

滿文本《世宗憲皇帝聖訓》（四）：

sehe-be aiifuraqô. tucire dosire-de urunaqô ginggulerengge. ere juryan-i  
 ajige ba qai.

說 把 不反悔 出 入 於 必定 謹慎者 此 義 的 小 處  
 啊

xanja-be ( 頁 4a ) jafafi gisureci. ulin-be icihiyame baiitalan-be  
 kemneme. malxôn-be

廉 把 根據後 若論 資財把 處理而 使用 把 節制而 節  
 儉 把

wesihuleme fulehe-be kiceme. abqai fejergi niyalma-be boo tome elgiyen.  
 niyalma

崇尚而 根本 把 勉力而 天的 下 人把 家 每 豐裕 人  
 tome tesubume. juÿôn-de tuheke jaqa-be ÿaiijaraqô. xôlxa xolo dekdera qô.  
xabšan

每 使足夠而 道 於 掉物 把 不取賊盜 不興起  
duiilen banjinaraqô. doosi xafan. nantuxôn waiilan. ini cisui yondoci  
ojoraqô-de

詞訟 不產生貪 官 污吏 任其容納 不可 於

<sup>150</sup> 北京民大本有停頓符號“.”。

<sup>151</sup> 東洋文庫本、北京民大本-be 後面還有 bireme（一律）一字，中央民族大學本亦是，看不出是否較接近與富俊之漢譯「協和萬民」。但與芝加哥本在文法與文意上均無誤。

<sup>152</sup> 東洋文庫本、北京民大本無停頓符號“.”。

isibure oci. ere xanja-i amba ba. šoro-i buda. deo-i šasixan-i emu dangšan-i

使至若此廉的大處筐子的米豆的羹的一芥以  
yaiijaraqôngge. ere xanja-i ajige ba qai. jai girutu-be jafafi gisureci. ejen oxo niyalma.

不取者此廉的小處啊再恥把根據後若論主爲人  
abqa-be dursuleme dasan-be selgiyeme. tumen irgen-be uhe  
xôwaliyambure-de.

天把效法地政把傳佈而萬民把協和時

(頁4b) emu xaxa seme banjire babe baxaraqô-be. girucun

一男雖然生活把處不得把羞恥

#### 《百二老人語錄》筆者譯（四）：

不反悔說了「是、噫」的事，於出入必定謹慎這些事，此爲義的小者啊！若說到廉，處理資財，擬定使用（方式），崇尚節儉，勉於根本，使天下之人到達每家豐裕，人人富裕，在路上不撿起失物，盜賊不興起，詞訟不發生（的地步），使貪瀆的官吏，到了沒有棲身之處的地步這些事情，此爲廉之大者啊！雖是**簞食豆羹**，一介（之物也）不取這些事，此爲廉之小者啊！再據恥而論，爲君之人，法天行政，*調和萬民時*；<sup>153</sup>應該以一夫不得生存之處爲恥。

#### 滿文本《世宗憲皇帝聖訓》（四）：

不反悔說了『是、噫』的事，於出入必定謹慎這些事，此爲義的小處啊！若據廉而論，若到了處理資財，節制使用，崇尚節儉，勉於根本，使天下人家豐裕，人人富足，在路上不取掉下來的東西，賊盜不興，詞訟不產生，貪官污吏自然不能容身的地步，此爲廉的大處。不因簞米豆羹一介之物而取這些事，此爲廉的小處啊！若再據恥而論，爲君之人，法天布政，*協和萬民時*；雖是一夫不得生存之處，應以爲恥。

<sup>153</sup> 東洋文庫本、北京民大本此處可翻爲「咸合萬民時」。

## 《百二老人語錄》富俊漢譯（四）：

如然諾不欺，出入必謹<sup>154</sup>，此義之小也<sup>155</sup>。即以廉<sup>156</sup>論，理財足用，尚儉務本，使天下家給人足，路不拾遺，盜賊不起，訟獄不興，使貪官污吏，不能托足，是為廉<sup>157</sup>之大者。若夫簞<sup>158</sup>食豆羹一介不取，特廉<sup>159</sup>之小焉者耳。即以恥論，為<sup>160</sup>君則體天行政，協和萬民，當以一夫不得其所為<sup>161</sup>恥。

## 《雍正朝起居注》（四）：

然諾不欺，出入必謹<sup>162</sup>，此義之小者也。以廉<sup>163</sup>言之，理財制用，崇儉務本，使天下之人，家給人足，路不拾遺，盜賊不生，爭<sup>164</sup>訟不作，貪官污吏，無以自容，此廉<sup>165</sup>之大者也。簞食豆羹，一介不取，此廉<sup>166</sup>之小者也。至於以恥<sup>167</sup>言之，為人君者，憲天出治，威<sup>168</sup>和萬民，則當以一夫不獲<sup>169</sup>其所為恥<sup>170</sup>；

## 《百二老人語錄》芝加哥本（五）：

頁 35

1 obuci acambi.<sup>171</sup> amban oxo niyalma. juryan-be yabume<sup>172</sup>

<sup>154</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謹」。

<sup>155</sup> 臺北中研院本「也」處為「者」字。

<sup>156</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廉」。

<sup>157</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廉」。

<sup>158</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簞」。

<sup>159</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廉」。

<sup>160</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為」。

<sup>161</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為」。

<sup>162</sup> 《上諭內閣》、《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為「謹」字。

<sup>163</sup> 《上諭內閣》此處為「廉」；《世宗憲皇帝實錄》為「廉」；《世宗憲皇帝聖訓》為「廉」。

<sup>164</sup> 《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為「爭」。

<sup>165</sup> 《上諭內閣》此處為「廉」；《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為「廉」。

<sup>166</sup> 《世宗憲皇帝實錄》為「廉」；《世宗憲皇帝聖訓》為「廉」。

<sup>167</sup> 《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為「耻」。

<sup>168</sup> 《上諭內閣》、《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此處為「誠」。

<sup>169</sup> 《上諭內閣》、《世宗憲皇帝聖訓》此處為「獲」。

<sup>170</sup> 《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為「耻」。

<sup>171</sup> 北京民大本無停頓符號“.”。

doro-be

使爲 應該 大臣 爲人 義 把 行而 道 把

xafumbume. abqai fej'ergi-be

通達而 天的 下把

2 yooni saiin obure-de<sup>173</sup> ejen<sup>174</sup>-be Yoo Šôn<sup>175</sup> adali obume

全部 好 使變 時主 把 堯 舜一樣使變

muteraqô-be girucun obuci acambi.

不能夠 把 羞恥使變 應該

3 aiiqabade yašan falya-i beye-be saiin obure. niyalma-de

gisun

設若 鄉黨的 身 把 好 使變的 人於 話

ufararaqô. niyalma-de

不失 人 於

4 cira tuyemburaqôngge oci. ere inu girutu-i aj'ige ningge

dabala.

臉色不表露者 若 此 也 恥 的 小 東西罷了 unenggi

ejen<sup>176</sup>. ej'en-i doro-be

果真 主君 的 道 把

5 aqômbuki. amban. amban-i doro-be aqômbuki seci. terei<sup>177</sup>

doro

想使盡大臣大臣 之 道 把 使盡 若希望 那的中

dorolon.<sup>178</sup> xanj'a<sup>179</sup> girutu sere

禮 廉 恥叫做

6 duiin xacin-ci tucinderaqô qai seme

四 項 從 不出於啊 說

7 genggiyen hese wasimbufi<sup>180</sup>

明 諭 下

8 neiileme tacibuxa babi. ere

開導 有處 此

<sup>172</sup> 東洋文庫本、北京民大本有停頓符號“.”。

<sup>173</sup> 東洋文庫本、北京民大本有停頓符號“.”。

<sup>174</sup> 東洋文庫本有停頓符號“.”。

<sup>175</sup> 東洋文庫本、北京民大本（斯達里漏標）作 šun-i（舜的），大阪本亦是。

<sup>176</sup> 東洋文庫本有停頓符號“.”。

<sup>177</sup> 大阪本作 teni。

<sup>178</sup> 東洋文庫本、北京民大本與大阪本 dorolon 之後還有 juryan.（義）一字。應是芝加哥本漏寫之誤。

<sup>179</sup> 東洋文庫本、北京民大本有停頓符號“.”。

<sup>180</sup> 東洋文庫本有停頓符號“.”。



滿文本《世宗憲皇帝聖訓》（五）：

obuci acambi. amban oxo niyalma. juryan-be yabume doro-be xafumbume abqai

使變 應該 臣 爲 人 義 把 行而 道 把 通達而 天  
的

fejergi-be qamcifi saiin obure-de. ini ejen Yoo Šôn-i adali ojoraqô-be girucun obu*ci*

下 把 兼後 好 使變 時 其 主 堯 舜 一樣 不變 把 羞  
恥 使變

acambi. aiiqabade yašan falya-de beyebe xaiirara jergi urse. gisun-be niyalma-de

應該 設若 鄉黨於 把身 愛 等 人 話 把 人 於  
ufararaqô. cira-be niyalma-de ufararaqôngge. ere damu girutu-i ajige ba.  
ejen oci.

不失 色 把 人於 不失者此 只 恥 的小 處 主 是  
ejen-i doro-be aqômbure. amban oci. amban-i doro-be aqômburengge.  
terei doro.

主的 道 把 盡 臣 是 臣 的道 把 盡者 其 的中  
umai dorolon. juryan. xanja. girutu sere duiin (頁 5a) xacin-ci  
tucinaraqô.

並不 裡 義 廉恥 叫做 四 項 從 不出

---

《百二老人語錄》筆者譯（五）：

爲臣之人，行義通達道，使天下全部變好時；應該以不能使主像堯舜一樣爲恥。如果鄉黨所（稱）善其身；不失言於人；不形色於人者，這也只是恥的小者罷了！誠然欲君盡君道；臣盡臣道，其中不出於禮義廉恥四項啊！』欽此。降下明諭，有開導之（用）。

---

滿文本《世宗憲皇帝聖訓》筆者譯（五）：

爲臣之人，行義通達道而兼善天下時；應該以其主不能變得像堯舜一樣爲恥。如果於鄉黨愛好其身之人，不失言於人，不失色於人這些事，這

只是廉的小處。君，盡君道；臣，盡臣道這些事，並不出於禮義廉恥四項。

《百二老人語錄》富俊漢譯（五）：

爲<sup>181</sup>臣則行義達道，兼<sup>182</sup>善天下，當以不能致君於<sup>183</sup>堯舜爲<sup>184</sup>恥。若夫鄉黨稱<sup>稱</sup>善，不失於言，不形於色，又其恥之小者也。誠欲君盡君道，臣盡臣道，其理不外乎禮義廉<sup>185</sup>恥之四端。降<sup>旨</sup>。訓諭剴切詳明。

《雍正朝起居注》（五）：

為人臣者，行義達道，兼<sup>186</sup>善天下，則當以其君之不為堯舜為恥<sup>187</sup>。若夫迂拘曲謹，如<sup>188</sup>鄉黨自好之類<sup>189</sup>，不失言于<sup>190</sup>人，不失色于<sup>191</sup>人，此乃知<sup>192</sup>恥<sup>193</sup>之小者耳，曾何足以盡有恥之道乎？<sup>194</sup>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而其道曾<sup>195</sup>不外禮義廉<sup>196</sup>恥<sup>197</sup>之四端。

《百二老人語錄》芝加哥本（六）：

頁 36<sup>198</sup>

1 hese umesi yolmin. bi yooni ej'eme muteheqô.

181 臺北中研院本為「爲」。

182 臺北中研院本為「兼」。

183 臺北中研院本無「於」字。

184 臺北中研院本為「爲」。

185 臺北中研院本為「廉」。

186 《世宗憲皇帝聖訓》為「兼」。

187 《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為「耻」。

188 《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無「迂拘曲謹，如」諸字。

189 《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無「之類」二字。

190 《上諭內閣》、《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此處為「於」。

191 《上諭內閣》、《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此處為「於」。

192 《上諭內閣》、《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無「知」字。

193 《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為「耻」。

194 《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無「曾何足以盡有恥之道乎」諸字。

195 《上諭內閣》、《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無「曾」字。

196 《上諭內閣》此處為「廉」；《世宗憲皇帝實錄》為「廉」、《世宗憲皇帝聖訓》為「廉」。

197 《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為「耻」。

198 此頁不同於其他頁，共有 9 行。其中第一與二行筆跡與其他行不同。可能是抄寫者漏抄，後來才補上之故。

- 旨非常 長 我 全部 記得不能夠  
 2 enduringge tacihiyan<sup>199</sup> yala  
 聖教果然  
 3 ferguwecuke genggiyen qai.<sup>200</sup> erebe gingguleme ej'eme  
 muteci.  
 神奇的 聰慧的 啊 將此 謹慎地記得 若能夠  
 yaya xafan-i<sup>201</sup> tušan-be alixa-de  
 凡 官職 把 承 在  
 4 unenggi<sup>202</sup> γônin.<sup>203</sup> unenggi xôsün-i gingguleme daxame.  
 ere duiin  
 誠的心 實的 力 以 謹慎地 跟隨此 四  
 hergen-be muj'ilen-de tebuŋi  
 字 把 心 在 使住  
 5 yabure oci. tusa aqô semeo. Abqai Wehiyehe-i sunj'aci  
 aniya  
 行 若 利益 無 說嗎 乾隆的 第五年  
 6 enduringge<sup>204</sup> ejen<sup>205</sup> coxome ere adali utala  
 聖 主 特意 此 一樣的 這麼多  
 7 enduringge<sup>206</sup> tacihiyan-i  
 聖 訓 的  
 8 genggiyen hese-be folome šuwaselafi. dendeme šangnaxa  
 bihe.<sup>207</sup>  
 明的 旨 把刻 印刷後 分開地 賞 曾  
 baiime baxafi.<sup>208</sup> gingguleme tuwaci<sup>209</sup> oiixori

<sup>199</sup> 東洋文庫本、北京民大本有停頓符號“.”。

<sup>200</sup> 北京民大本無停頓符號“.”。

<sup>201</sup> 東洋文庫本無-i，北京民大本亦是。名詞可限定名詞，故省略-i 或許可以。《新滿漢大辭典》以“xafan-i tušan”為「官職」之意；而《漢滿辭典》則以「官職」為“xafan tušan”。見胡增益等編：《新滿漢大詞典》，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376；劉厚生等編：《漢滿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年，頁 192。

<sup>202</sup> 東洋文庫本寫作 unanggi，為漏點之誤。大阪本則寫作 inenggi（日），誤。

<sup>203</sup> 北京民大本無停頓符號“.”。

<sup>204</sup> 東洋文庫本此處僅見 ge，推測為[enduring]ge。

<sup>205</sup> 東洋文庫本為 ej'en。

<sup>206</sup> 東洋文庫本之後還有 ej'en-i（主的），北京民大本亦是。

<sup>207</sup> 東洋文庫本無停頓符號“.”。

<sup>208</sup> 東洋文庫本無停頓符號“.”。

求 得後 謹慎地 當看非常  
 9 saiin seme. juwe gucu urgun sebj'en-i kejine  
 giyangnaxa-be.  
 好說二友 快樂地 良久 講 把  
 bi yala jabšabufi amtangyai doj'ixa..<sup>210</sup>  
 我 果真 使幸後 有趣味地聽

《百二老人語錄》筆者譯（六）：

此旨甚長。我不能全記。聖訓果然神睿啊。若能將此謹記，凡在承接官職時，以誠心實力謹慎遵從，若將這四字放在心中來行事，能說沒有益處嗎？乾隆五年，聖主曾特別將像這樣的許多聖訓<sup>211</sup>之明諭刊刻印刷後分賞了。當求得後謹慎閱讀，非常好。」二位朋友暢談許久，我果真有幸欣聞之。

《百二老人語錄》富俊漢譯（六）：

此旨甚長，我未能<sup>212</sup>全記，聖諭實為<sup>213</sup>神睿，人能謹識，大凡<sup>214</sup>立身<sup>215</sup>服官，實心實力，遵此四字，存心行事，豈不大有益乎？乾隆五年，聖主將<sup>216</sup>列聖明諭刊刻分賞，求來敬閱，大有好處，二友快談良久，我竊幸而聞之。

滿文本《世宗憲皇帝聖訓》（六）：

bithei urse abqai fejergi-be beyede alici acambi. beye amban ofi. ejen-be wehiyere  
 士的 眾人 天的 下 把 在己身 承 應該 自己 臣 為後 主 把 扶持

<sup>209</sup> 東洋文庫本、北京民大本有停頓符號“。”。

<sup>210</sup> 東洋文庫本停頓符號為“。”。

<sup>211</sup> 東洋文庫本等應該翻譯為「聖主之訓」。

<sup>212</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能」。

<sup>213</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為」。

<sup>214</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凡」。

<sup>215</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身」。

<sup>216</sup> 臺北中研院本為「將」。

tušan bisire-be daxame. damu ajige babe teiile sara. amba babe sarqô oci ombio. uttu

責 有因爲 只 小 把處 僅 知 大 把處 不知 變 可以嗎

ofi. dorolon. juryan. xanja. girutu-i emu xacin-i ajige ningge-ci. neiileme

因此 禮義廉恥 的 一 項 的 小 者 從

badarambuxa-de. duiin mederi-be gemu qarmaci ombi. tuttu seme  
urunaqô terei amba

開拓 當 四海 把 都 保護 可以然而必定 其的 大

babe safi kicere oxode. ini cisui ajige babe waliyaburaqô ombi. aiiqabade  
damu ajige

把處知後 勉力 當變 自然 小 把處 不落 變 設若只 小

babe safi. terei amba babe sarqô. calyari memereku šuburi ginggun ofi.

damu beyebe

把處知後其的 大 把處 不知 迂腐 固執 畏縮 謹 爲後 只  
把自身

(頁 5b) bargiyatara-be canggi kiceme. gelhun aqô abqai fejergi-i ujen-  
be aliraqô oci.

檢束把 唯獨 求而 不敢 天的 下 的 重 把 不承 若

ere buya irgen-i yabun. bithei niyalmai doro waqa qai. Kungzi-i  
henduhengge.

此 小 民的 行士的 人的 道 不是 啊 孔子的 說者

niyalma. doro-be badarambume mutembi doro. niyalma-be  
badaramburengge waqa

人 道 把 發揚而能 道人把 發揚者非

sehebi. ede beye xôsutuleme fafuršame iliburaqôci ombio. ice yaiixa jin  
ši-se. beyebe

已說 因此 自身 奮勉而 使不立 可以嗎 新 取的 進 士等

tuwabuxa fonde. bi utxai dere-de tacibure hese wasimbuki sembihe. abqai  
erin umesi

引見時 我 即 面 於 教諭 下應當想天的 時 非常

xalxôn. ce niyaqôrafi dartai donjire-de. γônin-de getuken-i ulhime muteraqô o~~jor~~axô

熱 他們 跪後 馬上 聽 因 心 於 清楚地 理解 不能 變  
seme. te coxome narxôšame ulhibume selgiyefi. bi amba ajige (頁 6a)

geren xafasai

恐怕 現 特意仔細地 曉諭後 我 大 小 眾官們

emgi ishunde taryabume kicere-be buyembi. dorolon. juryan. xanja. girutu-i amba

一起 互相 儆戒而 勉 把 欲 禮 義廉 恥 的 大

babe kimcime γônifi. beye dursuleme xôsutuleme yabure oxode. niyalmai mujilen an

把處 詳而 想後 身體力行當變 人的心

qooli yumpi. ulhiyen-i saiin-de isinara-be daxame. Tang. Ioi. ilan jalan-i dasan-be

風俗 融入後 逐漸地 好 於 去到 因為 唐 虞 三 代 的 政 把

dasame baxafi sabuci ombidere sehe..

重複而 得以 見 可以吧 說

---

滿文本《世宗憲皇帝聖訓》筆者譯（六）：

士人應將天下承擔於己身。自身為臣，有輔助君主之責，所以可以僅知小處不知大處嗎？因此，當從禮義廉恥的一項小者開拓出去時，都可以保四海啊！然而，必定要知其大處勉之，當此之時，自然不落於小處。假設只知小處不知大處，變得迂腐固執，謹小慎微，只求檢束自身，不敢承天下之重，這是小民的行為，不是士人之道啊！孔子所曾說過的：『人，能發揚道。道，不是發揚人的東西。』因此，自己能不奮立嗎？引見新取進士時，朕本就想當面發下訓諭。氣候非常熱。恐怕他們因為下跪後，馬上要聽，不能領會於心。現特別仔細地曉諭，我欲和大小眾官一起互相儆勉。詳思禮義廉恥之大處，身體力行，當此之時，人心風俗浸潤後，逐漸至善，所以唐虞三代之政得以復見吧！」欽此。

---

## 《雍正朝起居注》（六）：

士人者，必當<sup>217</sup>以天下為己<sup>218</sup>任，其身即<sup>219</sup>為臣之身，而有致君之責者。豈可徒知禮義廉<sup>220</sup>恥之<sup>221</sup>小節<sup>222</sup>，而不知禮義廉恥之<sup>223</sup>大者乎？夫禮義廉<sup>224</sup>恥<sup>225</sup>，由一端之小者，擴而克<sup>226</sup>之，皆可以保四海，然必知其大者而務之，自可不遺于<sup>227</sup>其小者<sup>228</sup>。或<sup>229</sup>徒窺小節<sup>230</sup>，而不知其大，則迂拘曲謹，祇圖檢束一身，而不敢任天下之重。此則<sup>231</sup>細民之行，而非士人之道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其可不勉<sup>232</sup>自奮立乎？朕引見新科進士之<sup>233</sup>時，即欲面加訓諭，因天氣炎熱，恐伊等暫時跪聽，不能悉心領會。今特詳為宣示，朕願與大小諸臣，交相<sup>234</sup>勉，詳思禮義廉<sup>235</sup>恥<sup>236</sup>之大者，身<sup>237</sup>體力行，則人心風俗，蒸蒸<sup>238</sup>日上。而唐虞三代之治，庶幾其可復見也。特諭。<sup>239</sup>

217 《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無「必當」二字。

218 《世宗憲皇帝聖訓》為「己」字。

219 《上諭內閣》此處為「既即」；《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此處為「既」字。

220 《上諭內閣》此處為「廉」。

221 《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禮義廉恥之」處為「其」。

222 《上諭內閣》、《世宗憲皇帝聖訓》此處為「節」。

223 《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禮義廉恥之」處為「其」。

224 《世宗憲皇帝實錄》為「廉」、《世宗憲皇帝聖訓》為「廉」。

225 《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為「耻」。

226 《上諭內閣》、《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此處為「充」。

227 《上諭內閣》、《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為「於」字。

228 《上諭內閣》、《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無「者」字。

229 《上諭內閣》、《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此處為「若或」。

230 《上諭內閣》、《世宗憲皇帝聖訓》為「節」。

231 《世宗憲皇帝聖訓》為「皆」字。

232 《上諭內閣》、《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此處為「勉」。

233 《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無「之」字。

234 《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為「傲」字。

235 《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為「廉」。

236 《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為「耻」。

237 《上諭內閣》此處為「身」、《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聖訓》為「身」。

238 《上諭內閣》、《世宗憲皇帝聖訓》此處為「蒸蒸」、《世宗憲皇帝實錄》為「蒸蒸」。

239 《上諭內閣》、《世宗憲皇帝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無「特諭」二字。

# 海峽兩岸少數民族事務與政策學術 研討會側記

張華克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所博士生

## 壹、前言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承辦的「海峽兩岸少數民族事務與政策實踐學術研討會」，已於 2011 年 8 月 15-20 日在青海省西寧市順利召開完畢。

其中會議兩天，相關參觀訪問三天。會議規模 70 人左右，其中臺灣學者代表約 30 人，大陸學者約 40 人。會議主題是 20 世紀中期兩岸少數民族事務的轉型與政策特點、少數民族權利保護與制度安排的理論、海峽兩岸少數民族經濟社會發展政策、海峽兩岸少數民族城市化進程中的民族事務、海峽兩岸少數民族語言文化的保護與傳承等項目。

因為會議不收任何費用，會議期間的住宿、飲食、參訪和會議資料，都由大會提供，學者個人只需承擔往來機票，條件極為優惠，所以臺灣學者報名人數多達五十餘人。然而由於暑假期間類似會議較多，例如周健教授同時要參加西安的學術研討會，分身乏術。劉學鈞教授要照顧忽然發病的老伴，無法動身。以致臨時有些學者專家無法親臨現場，參與盛會與考察，這是唯一較為遺憾之處。

以下就記憶所及，將這幾天發生的重要事項紀錄下來，提供讀者參考。

## 貳、盛會與考察

8 月 14 日

報到，19:00 西寧賓館 2 號樓 2 樓宴會廳，飲青稞酒。菜色有酸奶、釀皮、鐵板炒米線、手抓羊肉、青麥仁等西寧美食經典，其中以青麥仁這道菜最引臺灣學者關注與好奇，因為臺灣從未見過這種菜色。青麥仁顏色



青綠，據說是用已經長飽滿但未熟的小麥粒，急速冷凍而成。蒸熟以後，拌上蒜茸醋還有麻油，味道清新爽口，也是大陸宴會餐桌上的時令食品。

席間，「青海省民宗委研究中心研究員」完瑪冷智先生，即興表演藏族的勸酒歌，引起轟動，使晚宴的氣氛帶到最高潮，欲罷不能。

當晚雷雨，室外氣溫由白晝的 30 度降至攝氏 17 度，有些寒意。

8 月 15 日

早餐在西寧賓館 2 號樓 1 樓崑崙廳進行，採自助餐式，菜色繁多、可口。

9 時大會開幕，會場在西寧賓館 3 號樓 2 樓。主持人為「中國社科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書記張昌東。張主持人提出了大會的三個預期目標，一、介紹民族區域自治、兩岸少數民族自治情形。二、了解青海的民族區域自治、宗教、教育、生態等保護措施。三、促進海峽兩岸少數民族的研究交流。對於張主持人的期許，與會者均報以熱烈的掌聲。

接著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秘書長」郝時遠、「(台灣)中國邊政協會理事長」楊克誠、「(台灣)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教授」楊開煌、「青海社會科學院院長」趙宗福等先生的一一致詞。其中楊克誠理事長發言認為，蒙藏委員會前委員長郭寄嶠說過「內地無邊疆無以屏障，邊疆無內地無以繁榮」，可知邊疆的重要性。中國邊政協會一貫重視國土與民族的保障，對邊疆地區民族、教育、經貿等問題，也有深入的研究，近半世紀以來出版過一百八十七期的《中國邊政》季刊，是許多專家學者的立論精華。但協會並不以此為滿足，還希望藉著兩岸交流，來擴大研究層面，使成果更為豐碩，這也是來此參加本研討會的主要目的，預祝大會召開順利成功。

十時所有與會來賓赴西寧賓館 4 號樓前合影留念。會中留影名單如下：（三排左起）羅樹杰、吳起衎、李傳國、張進業、謝俊宏、褚靜濤、馬成俊、東主才讓、黃世演、董澍琦、賀政翔、江亞玉、陳再萬、黃誠甫、張倉銓、林遙鵬、李晨升。（二排左起）扎 洛、侍建宇、陳又新、鄂崇榮、李政諺、盧 梅、丁 賽、方素梅、張立群、劉景華、周毛草、司其元、鄭同學、賈 益、林靖翔、完瑪冷智。（一排左起）先 巴、陳旺城、張清良、張昌東、楊克誠、郝時遠、趙宗福、楊開煌、孫發平、張

華克、蘇海紅、宋月華。有部分人員，由於另有要公，未能及時趕上合影，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陳建樾、「青海社會科學院社會經濟研究所所長」拉毛措等人。

10:30-11:30 主旨報告，內容是郝時遠副秘書長報告，題目是「關於兩岸民族事務的若干問題」，郝時遠副秘書長表示，未來十年是民族事務問題的一個高潮，要審慎謀求解決。接著是由（台灣）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教授陳又新，代為宣讀中國邊政協會劉學銑秘書長所寫論文「六十年來國民政府之藏事措施」，陳教授說明，蒙藏委員會曾為藏族培育許多人才，相當具有時代意義。

午餐後在西寧賓館 2 號樓的四、五樓會議室，進行分組討論。各分組報告人及其題目，按照實際出場順序記述如下：

第一組，楊開煌「達賴喇嘛組織將“西藏問題”國際之策略」、馬驊、陳建樾「自治政治與中國大陸的民族區域自治」、張立群「大陸對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探索與實踐」、吳啓祜「國民政府的民族論述與邊疆政治模式」、完瑪冷智「論青海省少數民族風俗習慣權益保障的政策選擇」、廣定遠、袁公瑜「以“改土歸流”政策為視角看雍正帝的大一統天下觀」（由張華克代為宣讀）。

第二組，高文揚「台灣原住民大學生身體組成狀況調查研究」、扎洛「草場使用制度變革及其經濟社會效益分析」、丁 賽「回族和漢族農村勞動力外出轉移的動機分析」、黃誠甫、黃世演、遊純敏「應用六標準差流程提高原住民部落行政機構服務品質」、盧 梅「游牧民在城鎮化定居過程中得就業問題」、東主才讓「三江源生態移民的後續生計問題」、張清良、董澍琦、張宇安「ECFA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對台灣山地農業經濟影響及因應」。

會後晚餐。

8 月 16 日

早餐後在西寧賓館 2 號樓的四、五樓會議室，繼續進行分組討論。各分組報告人及其題目如下：

第一組，褚靜濤「析《台灣通史》對原住民的書寫」、林遙鵬「論中國邊政協會的成立－探討國民政府遷台後的邊疆政策」、侍建宇「美國對

應跨國維吾爾民族主義發展的策略評析」、馬成俊「宗教沖突、貿易沖突抑或族群沖突」、羅樹傑「從兩岸對台灣少數民族稱謂的差異談加強民族事務交流的重要性」、陳旺城「論清代乾嘉道三朝的回疆邊政」、賈益「中國近代民族認同與台灣原住民」。

第二組，陳又新「試析台灣社會對藏傳佛教的迷思」、江亞玉、陳再萬「台灣原住民巫師的文化意義」、陳坤盛、張倉銓、施慧敏「應用DMAIC 流程提高原住民部落觀光之經營服務品質」、周毛草「古藏語作格助詞在現代方言中的表現」、張華克「台灣新移民子女母語教學情形初探」、李晨升「藏區的教育：傳統、變遷和挑戰」。

由於時間、場地有限，原來排定的題目引起熱烈的討論，如陳又新「試析台灣社會對藏傳佛教的迷思」、江亞玉、陳再萬「台灣原住民巫師的文化意義」等，報告精采，質詢數量極多，所佔用時間較預估為長，以致有些很有份量的論文，如方素梅「基諾族社會文化變遷及其與國家政策的關係」、拉毛措「簡析歷代中央政府的藏區宗教維穩政策與制度」等，即使文章撰寫人已經到場「徘徊關切」，仍無法排入議程，這實在是本次會議的遺珠之憾。

午餐後在西寧賓館 2 號樓的六樓會議室，進行大會總結報告，由「（台灣）青雲科技大學歐亞研究中心助理教授」侍建宇、「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方素梅等人進行詳細的總結講評。接著主持人「中國社科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書記張昌東宣布此次「海峽兩岸少數民族事務與政策實踐學術研討會」研討成果豐碩，達成預期目標，圓滿閉幕。

接著是三天參訪活動，大會安排、考察了為紀念黃教創始人宗喀巴而建的塔爾寺、典藏豐富的青海民族大學博物館、青海省黃南州同仁縣熱貢藝術之鄉、開闊壯麗的青海湖等風景名勝古蹟，使參與者均感覺收穫豐碩，不虛此行，留下了美好的回憶。

### 叁、結語

此次「海峽兩岸少數民族事務與政策實踐學術研討會」，由於「中國社科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鼎力承辦，其他如「青海社會科學院」、

「（台灣）中國邊政協會」、「（台灣）銘傳大學」、「（台灣）青雲科技大學」、「（台灣）勤益科技大學」、「（台灣）台中技術學院」等學術單位，熱情襄助，所以辦得有聲有色，可說是海峽兩岸少數民族研究的典範。

「中國邊政協會理事長」楊克誠在會中一再表示，大會所營造的氣氛，令其感動，所以他宣布邀請所有與會的來賓，明年到台灣來開會，以回報大會濃情厚意，這項宣布，獲得了與會者熱烈的掌聲回響。

###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諺語出自心中，花草生在山中。（蒙古族）

井水裏沒有魚蝦，諺語裏沒有假話。（蒙古族）

人有禮貌好，狗有尾巴好。（蒙古族）

花枝子在土壤中長，好日子從勞動中來。（蒙古族）

話無諺語難說，水無茶葉難喝。（藏族）

羊毛越撕越鬆散，諺語越傳越精煉。（藏族）

驕傲與失敗相隨，虛心與進步交友。（藏族）

小溪聲喧嘩，大海寂無聲，稍具學識輒高傲，大智大賢反謙虛。（藏族）

好言相對，是做人的根基；惡言相傷，是當鬼的開始。（藏族）

最乾淨的水是泉水，最精煉的話是諺語。（哈薩克族）

鹽能給菜提味，諺語能使語言優美。（哈薩克族）

不要對陌生人說東道西，不要對自家人虛情假意。（哈薩克族）

好漢不食言，好馬不擇鞍。（回族）

禮多人不怪，話多人不愛。（回族）

嘴快惹是非，褲長沾露水。（回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 六十年來國民政府之藏事措施

劉學鈔<sup>1</sup>

### 摘要

西藏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始終是一個重要問題，西藏事務（簡稱藏事），自 1912 年中華民國成立至今一百年來，政府一直都極為重視，1949 年之前，各項措施檔案，目前大多保存在南京第二檔案館，而大陸之學者專家依據該檔案，已撰成許多專書<sup>2</sup>，成為研究近代藏事之重要著作，但 1949 年之後國民政府在台灣之藏事措施，鮮有專文論及，而流亡海外之達賴集團又刻意予以醜化，使外界對國民政府之藏事措施，諱莫如深，而蒙藏委員會基於息事寧人及預留將來會面談判時之和諧氣氛，不忍心予以嚴詞駁斥。本文擬就六十年來國民政府之藏事措施予以敘述，希望達賴集團能有所收斂，並使各界瞭解中華民國政府，尤其兩位蔣總統時代，不僅重視藏事，更堅持西藏為中國領土。

**關鍵字：**西藏、西藏事務、蒙藏委員會

<sup>1</sup> 劉學鈔，曾任蒙藏委員會參事藏事處長、委員兼主任秘書、文化大學、輔仁大學、中原大學、清雲大學中亞研究所兼任教授，現任中國文化大學兼任教授，中國邊政協會秘書長，《中國邊政》季刊主編，著有《匈奴史論》、《鮮卑史論》、《五胡史論》、《歷代胡族王朝之民族政策》、《外蒙古問題》、《藏族源流蠡測》等專書十餘種。

<sup>2</sup> 如中國第二檔案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之《九世班禪內地活動及返藏受阻檔案選編》1992 年，另同單位合編之《黃慕松、吳忠信、趙守國、戴傳賢奉使辦理藏事報告書》1993 年等十多種。

## 壹、國民政府重視蒙藏委員會

國民政府於 1950 年退出大陸播遷台灣，行政院所屬各部會大幅縮減，僅餘八部二會<sup>3</sup>，蒙藏委員會即為其中之一，足證國民政府對蒙藏事務之重視，依照蒙藏委員會組織法之規定，其職掌為：蒙古、西藏行政事項；蒙古西藏興革事項<sup>4</sup>，且來台初期（指 1950~1980 年，也即前三十年）所任命之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均為黨政軍知名人士，如周昆田、田炯錦、劉廉克、李永新、郭寄嶠、崔垂言、薛仁仰、董樹藩等，其中周昆田曾到西藏參與十四世達賴喇嘛坐牀大典；田炯錦為甘肅望族，知名憲法學者，曾任考試院銓敘部長，其後更出任司法院長；劉廉克，蒙古族，曾任熱河省教育廳長、國大代表；李永新、蒙古族，曾任國民黨邊疆黨務處處長、立法委員；郭寄嶠，曾任陸軍上將、甘肅省主席，並曾親至新疆參與敕平「三區革命」；其餘各人也均夙著聲望，以示重視蒙藏。

以上各任委員長各有其施政目標，周、田、劉、李四位委員長，以政府初遷台灣，頗多蒙藏人士生活困頓；需要照顧，青少年更需扶助其升學；及至郭氏就任後，其施政大方向為喚起國人重視蒙藏，郭氏盱衡近二百年歷史，蒙藏邊疆對國家盛衰興亡有密切關係，因此提出：「內地無邊疆無以屏障，邊疆無內地無以繁榮」說法，此與大陸「兩個離不開」幾乎完全一樣，但郭氏提出此種說法事在 1964~65 年左右，較大陸為早<sup>5</sup>，可見海峽兩岸智者對邊疆問題之看法，大致相同。

繼郭氏出長蒙藏委員會者，為崔垂言氏，崔氏為三民主義理倫專家，早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專攻《公羊傳》，出長蒙藏委員會前，為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及國民黨考紀會主任，崔氏以學者從政，特重理論，出長蒙藏委員會期間，力主：「國家主權統一，領土完整及國族團結」，也即蒙古、西藏均為中國領土，不容外人蠱惑分化，崔氏對於此點至為堅持，國土不容分裂，主權不容分割，乃是任一具良知良能中國人所必須擁有之認知。

<sup>3</sup> 所謂八部係指內政、外交、國防、教育、經濟、財政、交通及司法行政部；二會則指蒙藏及僑務二委員會。

<sup>4</sup> 《蒙藏委員會組織法》第三條。

<sup>5</sup> 筆者曾任郭氏機要秘書，對其擬定此一名言過程知之甚稔。

稍後繼任者爲董樹藩，董氏爲內蒙薩拉齊縣漢人，對族群融合感受必深，董氏就任後，特重西藏、蒙古學識之推廣，以及拉攏海外藏人（此點詳後），破解外人分化之陰謀；關於前者，在有限經費情況下，仍堅持推動蒙藏學術研究，出版《蒙藏專題研究叢書》，前後共出版一百餘種，際茲蒙藏委員會即將裁併之時，在各圖書館見到此項叢書感慨尤深。

以上三任委員長爲蒙藏會在台前三十年有作爲首長，此三人有關作爲當在下節加以敘述。至於蒙藏會在台後三十年其首長計有吳化鵬、張駿逸、李厚高、高孔廉、徐正光、許志雄、高思博、羅瑩雪，其間歷經政黨輪替，再輪替，其多無甚作爲，甚至有涉及私德有瑕疵者，其中七人於西藏、蒙古等邊疆知識，可說是一無所知，首度政黨輪替後，兩任首長既無蒙藏學識，又以去中國化爲施政手段，政黨再輪替後，以台灣政治世家二代出長蒙藏會，不但蒙藏知識爲零，且僚氣十足，期冀此等人物對藏事有所作爲，無異緣木求魚。

總括國民政府來台六十年，前三十年政府極爲重視藏事，且對國家領土完整，主權統一、國族團結均極堅持，因此推動藏學等邊疆學術研究，促進國人重邊愛邊，著力頗多；至於後三十年，則乏善可陳，民進黨執政時，雖高喊「去中國化」，但仍不敢裁撤蒙藏委員會，以免過度刺激北京，但政黨再輪替後，馬政府自持兩岸情勢大幅改善，悍然裁併蒙藏委員會，並以精簡行政機構爲藉口，若論精簡行政機構，何不將原住民委員、客家委員會及蒙藏委員會合併爲「民族事務委員會」，名實兩合，更達精簡目的，可見馬政府之裁併蒙藏委員會乃作出民進黨不敢作之事。

## 貳、有關蔣介石《告西藏同胞書》之評議

1949年三月十日，西藏薩拉發生台北稱之爲「西藏反共抗暴事件」，大陸則稱之爲「西藏暴動」或「西藏暴亂」<sup>6</sup>，無論其名稱爲何，其爲一動亂事件，則無庸置疑，事件發生後，十四世達賴喇嘛在外力支援下，流亡印度，同年三月二十六日，台北蔣介石總統發表《告西藏同胞

<sup>6</sup> 徐明旭《西藏暴亂來龍去脈》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年，書名即稱之爲「暴亂」，第七章標題則稱之爲「叛亂」，頁105。



書》<sup>7</sup>，該文告最主要之處在於宣告：「一俟西藏同胞能自由表達其意志時，政府當本民族自決的原則，達成你們（指西藏同胞）的願望。」蔣氏之《告西藏同胞書》看似完全尊重西藏民族意志，一俟其能自由表達其意志時，政府同意其自決。但吾人如稍加思考，蔣氏此舉頗有可評議之處。

按中華民國於 1947 年行憲，縱然位高如總統，其言行既受憲法之保障，也受憲法之約束，試看《中華民國憲法》第一二〇條，其條文為：「西藏自治制度，應予以保障。」此項條文明白規定西藏為中華民國領土，可討論者乃是：何種形式之自治，並非自決，而自決之結果，有可能涉及脫離中國（此乃西方國家及日本千方百計推動，夢寐以求之結果），是則與領土變更有關，依照《中華民國憲法》第四條：「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議決，不得變更之。」可見領土之變更，必須經國民大會之議決，非總統所能片面宣佈，所幸當年蔣氏提出「自決」時，有兩項前提為：「一俟摧毀匪偽政權之後，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時」，目前中共政權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日益壯大；而在印度，尼泊爾乃至歐美日各地西藏人，基本上全在達賴喇嘛意志控制之下<sup>8</sup>，並無自由表示其意志之可能，因此蔣介石之《告西藏同胞書》雖有踰越憲法規定之意思表示，尚無造成違憲之事實，以往探討國民政府在台灣之藏事措施時，甚少觸及此一問題，亦即提醒所有談論西藏者，必需徹底明白國土變更係屬憲法層次，不宜輕率作出看法。

## 參、郭、崔、董三位委員長之藏事措施

### 一、郭寄嶠委員長時期之藏事措施

郭寄嶠委員長曩在大陸時，曾任第一、五、八各戰區副司令長官兼修謀長、國民政府主席西北行營副主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北行轅副主任、國防部參謀次長、甘肅省主席代理西北軍政長官、東南行政長官公署副長官，來台後任國防部長；1963 年出長蒙藏委員會，任期長達八年半

<sup>7</sup> 全文見蒙藏委員會編室編之《蒙藏委員會簡史》台北蒙藏委員會，1971 年 12 月。經查該書為時任參事兼編譯室主任徐東濟所執筆，該文告見頁 125~126。

<sup>8</sup> 據西藏流亡組織所謂憲法第四章第十九條明白規定：「政府最高權力屬於達賴喇嘛」，流亡政府尚且唯達賴喇嘛馬首是瞻，一般海外藏人豈有自由表示其意志之可能。

(1963.12~1972.5)之久，郭氏官拜陸軍上將，歷任要職，且曾親赴新疆參與救平「三區革命」，對西北邊疆有頗為深入之瞭解，兼以位高望重，極為在台蒙古、藏族、維吾爾、哈薩克等各族人民所敬仰，在推展蒙藏事務時自少阻力而較為順暢，此所謂人和而後政通。郭氏深切體會西藏、新疆、蒙古對國家安全之重要性，因此提出「內地無邊疆無以屏障，邊疆無內地無以繁榮」之名言，縱然時過半世紀，此話仍屬至理銘言。

郭委員長對藏事極為重視，對當時流亡印度、尼泊爾數萬藏人，認為不宜任其流落海外，成為外人分化中國之籌碼，因此郭氏主張接運流落印度、尼泊爾藏人二至三萬人，來台定居，選擇橫貫公路地勢高亢氣候涼爽之地，建立「西藏村」，假以時日，人口必然增加，足以與海外西藏流亡組織抗衡，按當時海外西藏流亡組織在達賴家族嘉樂頓珠等人把持操控下，排除舊西藏貴族異己者，嘉樂頓珠一再宣稱，凡接近中央政府之藏族人員，其罪惡等於中央<sup>9</sup>，因此高倡藏獨，設若當時採納郭氏之議，接來二至三萬藏人，經過近半世紀，在生活安定，政府輔導下，到目前（2011年）至少也有十餘萬人，足以對達賴集團之藏獨主張作出有力之反制，惜乎當時極少數人，惟恐海外藏人大批來台，影響其既得利益，力予反對，致使此議胎死腹中，時為 1967 年，四十多年後之今日，回首往事，益覺郭氏之高瞻遠矚洞燭機先，令人感佩不已。

1966 年五月，十四世達賴喇嘛之姊夫塔克拉、彭措札西以曾為南京中央政治學校學生身份，要來台面謁校長（蔣介石曾兼南京中央政校校長），案經批定由蒙藏委員會負責接待，按塔克拉、彭措札西時任所謂流亡政府安全噶倫，有極敏銳之政治嗅覺，時郭委員長指定由筆者負責全程陪同（以筆者既係郭委員長之機要秘書，又係台北國立政治大學畢業，與彭措札西可算前後校友），當時筆者初出校門未久，閱歷不足，更談不上有若何政治靈敏度，因此郭委員長再三叮囑言談之間必須堅持西藏為中華民國領土、西藏問題係中國內政問題，絕不可應其要求拜會外交部，晉謁蔣介石總統可聽候安排，至於彭措札西如有任何物質要求，均予答應云

<sup>9</sup> 徐正光主編，劉學銑編輯《民國以來蒙藏重要政策彙編》台北蒙藏委員會 2001 年十二月出版，中國國民黨邊疆工作指導小組第十九次會議紀錄，所列附件二，一、關於嘉樂頓珠者，見該書頁 228~229。按此書列蒙藏專題研究叢書，編序為 112，曾公開發售。

云，筆者謹記在心。果然彭措札西曾表示渠之來台應由外交部接待，筆者立時告以西藏乃我中華民國領土，藏族係構成中華民族之一，自應由主管蒙藏事務之蒙藏委員會接待，渠也能接受。彭措札西頗具君子風度，在台期間從未提出任何物質上之需求。未幾接到時任新聞局長之沈錡通知（沈在南京中央政校時，代表蔣介石伉儷照顧在政校的各邊族學生，故與彭措札西鼓算是舊識）前往台北賓館與之會晤，隨即前往晉謁蔣總統，總統亦面告不談西藏獨立，一切問題都好解決，當下致贈彭措札西五千元，蔣總統之主張一直延續到政黨輪替（2000 年）。

## 二、崔垂言委員長時期之重要藏事措施

崔垂言係學者從政，對原則性問題特別堅持，崔氏提出處理西藏問題，應本諸「國家主權統一，領土完整及國族團結」原則，在此項原則下，派出藏事處長到尼泊爾訪問滯尼藏胞、活佛，此為政府首度派蒙藏委員會官員到海外藏人聚居地區訪問，引起海外藏人對台灣之好感，從此流亡尼泊爾、印度之活佛、喇嘛不斷前來台灣弘揚佛法，接受供養，目前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鬧區寶塔附近新式洋房大多為藏族活佛、喇嘛所有，其資金來源泰半為台灣信徒所供養，由於尼泊爾之藏族活佛、喇嘛，大多滿載而歸，設道場、起樓房，自是引起滯居印度之藏族活佛、喇嘛注意，遂不顧達賴集團之禁止藏僧到台灣之禁令，也紛紛來台弘法，上世紀 90 年代，一年來台藏族活佛、喇嘛居然有一千數百人次之多，而台灣地區藏傳佛教各教派信徒也紛紛組織社團多達九十餘個<sup>10</sup>，可見崔氏派員赴尼泊爾宣慰藏人，所產生之良性後果如此可觀。

崔委員長在職長達九年多（1972.6~1980.11），在職期間除積極推動藏事工作外，特值一提者為「噶倫辦事處」之成立，所謂「噶倫」係西藏地方政府最高之行政官員，十四世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後，設立流亡組織（中外媒體皆稱之為西藏流亡政府），仍置四位噶倫，但達賴兄長嘉樂頓珠大事攬權，冀圖操控流亡政府，凡對其有異議者，無不設法羅織罪名加以排除（見註 9），舊有之宇托札西頓珠及蘇康旺欽噶勒兩噶倫（此兩人

<sup>10</sup> 劉學鈞《蒙藏委員會簡史續編》台北蒙藏委員會，1996 年詳細社團名稱見該書頁 269~384，此書發行至今(2011)又已十五年，想必有更多藏傳佛教社團成立，以常理推估當有 150 個之多。

與稍前十數年，十四世達賴喇嘛親政前之攝政熱振呼圖克圖之死，有密切關係<sup>11</sup>），因此被排斥，此二人乃向中國國民黨派駐印度工作人員表示願意來台，並數度上書蔣介石總統表示其忠於政府之忱<sup>12</sup>，及請求來台設立「西藏地方政府駐台辦事處」<sup>13</sup>，此事經過多年研討，終於在 1980 年代在台成立「西藏噶倫辦事處」，蘇康旺欽噶勒及宇托札西頓珠二「噶倫」（當時已被西藏流亡政府排斥，應無噶倫頭銜）也順利來台定居，並主持該辦事處業務。按此事從提出到辦事處之成立，均與蒙藏委員會無關，但西藏流亡政府一口咬定蒙藏委員會從事情報及分化海外藏人工作，但蒙藏委員會為預留未來可能碰面會談時的和諧氣氛，均不忍加以駁斥，西藏流亡政府內部紛爭，甘受英、美、印帝國主義者之挑撥，不思反省何以排斥舊貴族蘇康、宇托，反而怪罪蒙藏委員會，並以之作爲拒絕與蒙藏委員會接觸之藉口，其實骨子裏是深怕一旦與蒙藏委員會接觸，西藏即成爲中華民國之一部份，此種心態，是流亡政府之本意？或外國之教唆？恐怕只有達賴喇嘛心中明白。

在崔委員任內曾有西藏流亡政府高層人員來台，向崔委員長表示達賴喇嘛可能願意來台，時崔氏認爲達賴喇嘛必須先行放棄藏獨想法，同時向層峰請示，時蔣經國總統明白指示如達賴喇嘛不能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份，則不必來台，可見崔氏與經國先生之看法完全一致。可惜後來以經國先生傳人自居的李登輝，完全不能理解經國先生大是大非之堅持。

### 三、董樹藩委員長時期之藏事措施

董樹藩先生生在今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土默特左旗（原綏遠省薩拉齊縣，今土默特左旗旗治爲薩拉齊鎮），對邊疆少數民族自幼親身經歷，董氏出長蒙藏委員會後，爲蒙藏工作奉獻，可說不遺餘力，就任之初（1984 年 6 月 1 日）即深感欲順利推動藏事，必得籌建一座具規模之藏傳佛教寺廟（即俗稱之喇嘛廟），召邀藏傳佛教四大教派高僧前來駐錫弘法，必可邀致海外藏人之向心，但董氏深知政府機關不得編列任何有關宗教之預

<sup>11</sup> 關於熱振呼圖克圖被害事件，請參見劉學鈞《十三輩達賴喇嘛圖寂與熱振呼圖克》台北蒙藏委員會，1994 年 11 月，頁 38-45。

<sup>12</sup> 同註 9 所引書頁 234。

<sup>13</sup> 國民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 371 次會議，第二組報告，同註 12。

算，只得另行向民間勸募，然而公務機關依法也不得向人民募款，幾經研商決定與佛光山星雲大師合作，成立「西藏佛寺興建委員會」及協助星雲大師成立全國性社團「漢藏文化協會」，均敦請星雲大師為主任委員及理事長，兩者均以籌備處形式，向內政部登記為社團法人，兩者也均指定筆者為籌備處秘書長，經過數月之籌備，均獲成立，筆者也卸下籌備之責，於是「西藏佛寺興建委員會」正式向社會募款，為擴大募款成效以期早日動工興建，董氏率同筆者赴二十一縣市，請求各縣市首長能鼎力協助，經過數月之努力，確已募得數百萬元，而土地方面，也有某李姓人士願意提供，正在一片形勢大好時，董委員長以積勞成疾於 1986 年三月六日凌晨因心肌梗塞，與世長辭，所謂人亡政息，西藏佛寺興建工作因而停頓，其後不了了之。

約在 1985 年左右，因此間聯合報社董事長王惕吾先生，先後在日本東京及印度達拉姆沙拉與達賴喇嘛兩度會晤，王氏身兼國民黨中常委，顯然與達賴喇嘛經過商量獲致共識，因此王氏向國民黨邊疆工作指導小組建議，在台設立民間單位，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同時設立一民間單位，兩民間單位作為西藏流亡政府與中央之溝通平台，台灣方面由某機構出資成立一民間社團，敦請谷正綱先生為理事長，籌備期間出資單位原擬排除蒙藏委員會，但經董委員長力爭，認為處理藏事如無蒙藏委員會參與，豈非將西藏視同化外之地，幾經爭取，始允予蒙藏委員會兩席理事（共有理事 21 或 27 席，由於事隔遠記憶模糊），蒙藏會由董委員長及筆者當選理事，但因非常務理事，許多決策並未參與，台北方面如約成立民間社團，但達賴喇嘛則食言並未成立對等社團，僅囑達賴喇嘛私人駐日代表作為對口單位，其輕諾寡信反覆無常於焉可知，其後據報載達賴喇嘛在東京之代表有財務不清狀況，而後幾經輾轉，台北方面之民間社團業已更改名稱，不再介入藏事，而成為一純學術研究單位，此事來龍去脈知之者極少，董委員長當初堅持凡藏事必須有蒙藏委員會參與，用以象徵西藏乃我中國領土，此項堅持自有其歷史意義。

董委員長鑒於來台海外藏族活佛、喇嘛日見增多，其中絕大多數均旨在弘揚西藏優良傳統宗教文化，不免有一、二有不端作為，為端正社會風氣，責成會內主管藏事單位研擬注意事項，並向內政部、外交部爭取海外

藏族活佛、喇嘛來台要求簽證、入境時，需會同蒙藏委員會辦理，幾經研擬初步完成《蒙藏委員會協助國內西藏佛教（學）團體邀請海外藏僧回國弘法注意事項》初稿，於董委員長謝世後五個月核定<sup>14</sup>，此也可見董氏對藏事既全力推動，又設法扶良汰劣，可說是用心良苦，而含意極深。

#### 肆、其他有關藏事措施

其他各任委員長對藏事也各有著墨，茲以事件方式分別敘述如下：

- 一、接運海外藏族兒童、青少年來台就養就學，所有費用均由蒙藏委員會編列預算支應。
- 二、接運海外藏族青年來台接受職業技術訓練，蒙藏委員會本身並非職訓機構，完全委託民間職訓單位代為培訓，如汽車駕訓、烹飪、美髮...等，學成後返回尼泊爾、印度，可自行創業，以改善生活。
- 三、接運海外藏族高中畢業生來台就讀大學。
- 四、補助尼、印地區藏人所辦學校，或興建教室，或贈送制服。
- 五、補助尼、印地區藏人社區修築聯外道路，以便利其農產品運出銷售，增加收入，改善生活。
- 六、對在台藏人其生活困苦者，補助其生活費用。

#### 伍、結語

六十年來蒙藏委員會之藏事措施，約如上述，所有措施均為照顧各地藏人，而蒙藏委員會係行政機關，所有預算只占中央政府總預算萬分之一，而且須受立法院監督，事後還須審計部審核，絕不可能從事施政計畫外之任何工作，更不可能從事任何情報工作，然而海外西藏流亡組織卻經常攻訐蒙藏委員會在海外進行諜報工作及分化藏人，此種純屬莫須有之詞。

過去半個多世紀，受蒙藏委員會培植之大學畢業生不計其數，尼、印地區藏人所建學校受蒙藏委員會資助者，也不計其數，凡此實際之藏事工作，均將於 2012 年隨同蒙藏會併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後，走進歷史，不勝令人感慨不已。

---

<sup>14</sup> 同註 9 所引書，頁 143~144，全文九項。

###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好看的花草勝過壁毯，聰明的百姓勝過愚蠢的可汗。（哈薩克族）

勇士和羣衆在一起，罪人和法庭在一起。（哈薩克族）

兩座大山雖不能相遇，兩國人民卻可以相交。（哈薩克族）

山衆多的地方，河流總是奔流不息；羣衆多的地方，智慧總是層出不窮（柯爾克孜族）

一個人不會有什麼力量，真正的力量在羣衆之中。（維吾爾族）

老百姓不多說，說出來不會錯。（維吾爾族）

羣衆的怒火，誰也無力把它撲滅。（維吾爾族）

有村莊，必有田地；有地方，必有首領。（黎族）

一羣羊，進園子，總有一個帶頭的。（傣族）

籬笆不打樁就倒塌，士兵無統帥就渙散。（布依族）

見了壞人要拔刀，見了野獸要放炮。（景頗族）

幹部敢上山，羣衆把山搬。（壯族）

一根羊毛拴不住一匹馬駒子，九條鐵鏈鎖不住一個奴隸心。  
（彝族）

斷氣的雞還要蹬兩下腿，受官家欺凌豈能不動刀槍。（白族）

髮亂找梳子，心亂找朋友。（苗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 少數民族美食簡介（五）—回族食品 「羊雜麵」

華華

### 壹、前言

2011 年 8 月 15-20 日在青海西寧舉辦的「海峽兩岸少數民族事務與政策學術研討會」，是海峽兩岸少數民族學界的一項盛會。

大會的主辦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考慮相當周到，除了讓兩岸學者專家就少數民族事務與政策進行深入的交流和討論外，還協助與會者參觀考察了為紀念黃教創始人宗喀巴而建的塔爾寺、典藏豐富的青海民族大學博物館、青海省黃南州同仁縣熱貢藝術之鄉、開闊壯麗的青海湖等風景名勝古蹟，讓所有的來賓都感覺到收穫豐碩，不虛此行。

但是再豐盛的宴會，也有散會的一天。8 月 20 日一大早，中國邊政協會副秘書長林遙鵬，把握在青海的最後一個上午，率領親朋好友司其元小姐、賀政翔先生、林靖翔先生，及筆者等五人，從西寧賓館走到對面的北大街上，展開一趟西寧市的自助城市觀光。

路上有許多商店，其中以一家接著一家開的「冬蟲夏草」等珍貴藥材的保健食品店最為搶眼，算是西寧市的地標。不過「冬蟲夏草」現在價格超過黃金，最便宜的也要七萬元人民幣一公斤，貴的要二十萬元，是名符其實的「黃金草」，無人敢買。只有平價超市，才是最適合我們採購菸酒、紀念品的好地方。超市標價清楚，正是我們這些外來客購物的首選，到底人生地不熟，要討價還價總還是有些困難。果然沿街購買了蘭州菸、延安菸、周杰倫頭像洋芋片、互助縣五年陳釀青稞酒、各種口味的牦牛肉乾、牦牛角梳子等有趣又有特色的各地土產。

如果純粹走馬觀花，那可就辜負了西寧東大街菜市場的美食餐點設施了。在東大街跟北大街的交叉口，是當地人叫做「大十字」的地方。在大十字旁很容易看到一條車水馬龍的小巷子，那就是有名的莫家街，或稱做



馬忠美食街的地方了。

一到街口，剛上大學的新鮮人賀政翔先生目光銳利，很快就發現到，菜市場裡有好吃的回族食品「羊雜麵」。司其元小姐眼睛更尖，叫嚷著要買隔壁的回族食品「油炸散子」，她說她爸爸在她小時候，經常做這類油炸食物給她吃。奇怪這個菜市場裡所賣的食品怎麼都是回族的呢？莫非「十馬九回」這句話應驗了，馬忠美食街的「馬」字一定有什麼玄機。不過美食當前，沒空多想，這點我們就不去深究了。

當然是小姐優先，我們先買了散子。「油炸散子」是一種回族的小吃，焦酥、香脆。作法是用麵粉加蛋與少許鹽和好，撚成細條，油煎而食，有盤散和酥散之分。花十塊錢就能買到一大包盤散，整整齊齊的平行排列，煞是好看。司小姐很滿意，一面還請大家分享試吃，好不熱鬧，只是這一大包不知道她要怎麼帶上飛機？

接著就是到隔壁吃賀政翔先生點的「羊雜麵」了。「羊雜麵」的店鋪並不大，店裡的客人幾乎是背靠背坐著吃，頂多坐得下十個人。三個夥計忙著擀麵、煮湯、端麵、結帳，忙得不亦樂乎。夥計都戴著白色小帽，跟招牌上的「清真」二字，相互輝映。一碗麵好像是六塊錢，並不算貴，林副秘書長搶著付帳，所以這數字記得有些模糊。不過碗是中碗，口徑約二十公分左右，湯麵在下，羊雜在上。男士們都把整碗麵吃完了，直呼過癮。司小姐胃納小，也可能是散子吃多了，還剩了一些羊雜，可見碗雖不大，份量還是足夠的。

餐後，店家還會奉上羊肉清湯一碗，以順脾胃。碗是小碗，約十公分左右，湯色清清，不像羊雜湯呈現牛奶色。清湯裡胡椒的味道明顯，十分鮮美，讓人齒頰留香。

## 貳、回族食品「羊雜麵」

回族，是青海西寧及其附近常見的少數民族。西寧市本身就有一個市轄縣大通回族土族自治縣，簡稱大通縣，由此可知回族在當地有可觀的數量。西寧市滿街都是戴著白色小帽的穆斯林，很是搶眼。穆斯林傳統上也被稱為回教徒、回民。穆斯林在西寧街上，常與寬袍大袖的藏人擦身而過，或是比鄰而居，構成一種奇特的景觀。

其他類似的民族雜居情景，在青海也不罕見。當我們參觀青海省黃南州同仁縣熱貢藝術之鄉的熱貢藝術館時（詳細的地址是熱貢路 52 號），遇到一位美麗的導覽小姐。她能把熱貢藝術中的藏傳佛教成分，介紹得栩栩如生，讓人聽得入神。有人以為她是個藏族，事實上，詢問之後才知道，這位年輕姑娘是保安族的，自小就是穆斯林，家人也都住在當地。藏傳佛教是找到導覽工作後才深入學習了解的。她記憶力不錯，那麼多佛像、神蹟、唐卡畫法，她都能如數家珍，倒背如流。保安族是中國西北少數民族，信仰伊斯蘭教，主要聚居在甘肅省積石山，少數散居青海與新疆，是元朝色目人的後代，所以面孔五官深邃，相貌秀麗。保安族其實也是廣義的回族，不只與藏人比鄰而居，還能在藏區擔任導覽佛教藝術的工作，就知道在青海藏回交融的情況是多麼普遍了。

因此，我們在這裡所談到的回族食品「羊雜麵」，也許是青海藏回交融後的產品，作法不見得與外地相同，這是我們在介紹之前要先說明的。

「羊雜麵」要煮得好，首先原料要選得對。舉凡：羊肝、羊肚、羊腸、羊肺、羊頭肉等，都得是依照回教屠宰規則所完成的，一絲不能馬虎。按照台灣的「中國回教協會」規定，清真食品是需要經過清真（HALAL）生鮮肉品認證過才能提供給回教徒吃的。牲畜在屠宰前後，都要以回報單表向中國回教協會通報。屠夫必須是虔誠的回教徒，並通過嚴格的宗教知識測試，方能就業。屠宰牲口時，屠夫要先清洗牲口、電暈、背誦「Bismillah-Allahu-Akbar」經文、放血等手續，生產出來的肉品才能過關，極為嚴格。據說大陸的屠宰業也採取相同準則，因為清真（HALAL）認證是舉世通行的。這就難怪，滿文專家廣定遠先生到了大陸，外出吃飯總要選擇清真館，他老說清真館乾淨衛生，看來真真不假。

要做「羊雜麵」，得先煮好「羊雜湯」。台灣口味的「羊雜湯」以溪湖最為知名，是以羊大骨熬湯約四至五小時並加上獨家調配十幾種中藥材、薑母、白蘿蔔等精燉而成的高湯，喝起來像是為婦女坐月子而設，中藥味很重。青海西寧的「羊雜湯」也熬羊大骨、羊頭，當作高湯。但是只添加少許蔥薑、八角、花椒等佐料而已，也不像老廣喜歡在湯裡加橘子皮。因為青海人認為青海大草原出產的羊隻沒有什麼腥味，所以加料不必太多，以免喧賓奪主。

湯頭熬製的同時，依序逐步放入蹄筋、羊肚、羊心、羊肺、羊腸、羊肝、腰子等，因為這些內臟結構不大相同，有的易熟，有的難熟。難熟的先煮，易熟的後煮，取其平衡。煮好之後，撈起切成同樣大小的長條備用。

做到這個地步，「羊雜麵」已經成功了八成了。接著的揉、揪、切、拉麵，做成麵條、下鍋煮麵，都是一般程序，並無特殊之處。然後麵起鍋進碗時加上羊雜、高湯、香蔥、香菜、雞精、鹽、胡椒等，一碗香噴噴的「羊雜麵」就算大功告成了。

### 叁、結語

只要客人一吃完了「羊雜麵」，夥計馬上端來羊肉清湯一碗，這算是北方的待客習慣。廣東館則是一坐下馬上奉茶，南北當然有所不同。

西寧「羊雜麵」不會像川菜在麵裡放紅紅的辣油，也不會像台灣牛肉麵裡放綠綠的酸菜，所以一碗白麵，就像穆斯林的白色小帽一樣，白白淨淨。

吃了這種麵食，你必然會滿頭大汗，感到有些心跳加速，喘不過氣來。不必懷疑麵有問題或是瓦斯中毒。因為西寧市區平均海拔為 2,275 公尺，空氣有點稀薄，平地人稍微興奮就會心臟砰砰跳，喘幾口大氣，倒並不礙事。

從做麵這事看來，回民很有自信的民族。他們的麵食，乾淨衛生，品質管制是從屠宰牲口的第一時刻就做起了，否則，就不敢在招牌上大大的寫上「清真」二字，也難以向真主阿拉交代。小小的一碗「羊雜麵」，不需要大事宣傳，或是添加太多的調料，只要簡單的工序，就能讓食客吃得高興滿意，這點我們三位年輕的美食家司其元小姐、賀政翔、林靖翔先生可以當作見證。

前面本文簡單介紹了「羊雜麵」的製作過程，說不定有些讀者已經躍躍欲試，想要自己下廚也來弄他一碗嚐嚐。對此，筆者抱持著保留的態度，認為成功的機會不大，因為詩云：

西寧美食羊雜麵，回回做來很簡單，缺少青海高原羊，依樣畫符恐腥羶。

## ◆ 稿 約 ◆

- 一、本刊為研究中國少數民族史地政治及現況之中文刊物，歡迎學者專家踴躍賜稿。
- 二、來稿請依一般學術論文格式撰寫（A4，Word 檔），使用註解，說明來源，文長以一萬字以內為限。並請附摘要（三百字以內）、作者簡介（學歷、現職及研究領域），以上資料請附磁碟。
- 三、來稿經本社聘請學者審查通過後採用，未刊登者，本社恕不退件。
- 四、來稿一經刊載，依本刊規定致奉稿酬。
- 五、來稿限未曾發表過的作品，文責由作者本人自負。
- 六、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凡經採用之論文，著作權歸本社所有。
- 七、來稿請以掛號郵寄新店市二十張路 129 巷 2 弄 10 號 3 樓，劉學鈔。

電話：（02）2218-6116

0921-883325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創刊  
中華民國一〇〇年十二月出版

# 中國邊政協會

中國邊政季刊

名譽：楊克誠  
發行人  
發行人：阿不都拉  
社長：林恩顯  
主編：劉學鈔  
電話：0921-883325

發行者：中國邊政協會  
印刷者：晟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寧波西街 124-2 號 1 樓  
電話：2303-9471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 0197 號  
中華郵政臺字第 1658 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